

嘔百年王敦蘇峻桓溫父子相繼稱兵內侮其
弱甚矣敦峻之亂自劉隗刁協庾亮殷之然寇
至輒道王導亦避峻出奔數人皆執政大臣或
元舅故老一時之望而倉卒之西晉以清談苟
求自全况其下者哉此無它自苟免為恥公談
勝而節義廢故李士大夫不以為過人遠甚矧
是時獨能見危授命破家為國其過人遠甚矧
公剛烈鯁直見于平生王導貴重雖天子猶卑
下之而公數攻其失可謂柔不茹剛不吐者矣
至當官幹寔以矯華放誕衰崇名檢為任其
志豈苟阿時好以取容流俗者哉及亮之召峻
舉朝知其不可而莫敢正言公獨固爭不從卒
蹈其禍蓋其始終大節如此異乎匹夫之勇効
奮于一旦者矣雖更萬世聞其風者猶將感激
所以尉忠魂于地况神靈所依拱木猶在祠之
在禮以死勤事則祀之歷代之制賢臣之墓會
收有禁維公所立寔應二法况夫遠論隋會見

嘉靖四年黃公度建忠孝堂治城

思九原近稽巡遠血食雙廟則公予期祀夫何
歉哉堂成賓屬曰願有識余不得辭迺併著所
以祠公之意使來者有考云左朝請大夫充寶
文閣待制八年自彭城鎮遼業明年移河間經建
以元祐八年刻久失之見于廟壁後七十有六年
災兵火記刻久而移之石乾道四年三月壬申
得番陽章甫隸而移之石乾道四年三月壬申
右朝散郎直祕閣江南東路轉運判官韓元吉
題左朝散郎直顯謨閣權發遣江南東路計度
轉運副使公事兼本路勸農使趙彥端左朝請
郎尚書戶部員外郎總領淮西軍馬錢糧專一
報發御前軍馬文字葉衡左朝奉郎充集英
殿修撰知建康軍府事充江南東路安撫使馬
步軍都總管兼行官留守司公事兼沿江水
軍制置使
正志立石
嘉靖四年黃公度建忠孝堂治城
樓于墓側
馬公之純詩當時風俗尚清談笑道
公心瓦石含臨難此曹皆處女惟公

嘔百年王敦蘇峻桓溫父子相繼稱兵內侮其
弱甚矣敦峻之亂自劉隗刁協庾亮殷啟之然寇
至輒遁王導亦避峻出奔數人皆執政大臣或
元舅故老一時之望而倉卒之自西晉以來清談
求自全况其下者哉此無它不以苟免為恥公于
勝而節義廢故李士大夫不以為過人遠甚矧
是時獨能見危授命破家為國其過人遠甚矧
公剛烈鯁直見于平生王導貴重雖天子猶卑矧
下之而公數攻其失可謂柔不茹剛不吐者矣
至于當官幹寔以矯華放誕衰崇名檢為任其
志豈苟阿時好以取容流俗者哉及亮之召峻
舉朝知其不可而莫敢正言公獨爭不從卒
蹈其禍蓋其始終大節如異乎匹夫之勇効
奮厲想見其為人况神靈所依拱木猶在祠之
所以尉忠魂于地下興節義于稟俗豈苟然哉
牧在禮以死勤事則祀之歷代之制賢臣之墓見

曹啓乃曾摩之訛文
大書曾公摩為之記
則此記即曾摩所
作觀下文曲阜文昭
其為曾摩無疑

思九原近稽巡遠血食雙廟則公予期祀夫何
哉堂成賓屬曰願有識余不得辭迺併著所
祠公之意使來者有考云左朝請大夫充寶
閣待制八年自彭城鎮遼業明年移河間經建
元祐八年刻久失之見于廟壁後七十有六年
得番陽章甫隸而移之石乾道四年三月壬申
右朝散郎直祕閣江南東路轉運判官韓元吉
題左朝散郎直顯謨閣權發遣江南東路計度
轉運副使公事兼本路勸農使趙彥端左朝請
即尚書戶部員外郎總領淮西軍馬錢糧專一
報發御前軍馬文字葉衡左朝奉郎充集英
殿修撰知建康軍府事充江南東路安撫使馬
步軍都總管兼行官留守司公事兼沿江水
軍制置使趙
正志立石
嘉定四年黃公度建忠孝堂冶城
樓于墓側
馬公之純詩當時風俗尚清談笑道
公心瓦石含臨難此曹皆處女惟公

一箇是奇男 一門忠孝夏 難得大 代衣冠 孰與
恭墓草沒頭 人不見 令人惆悵 極無堪 〇 關 孰與
曾極詩 握節 顏公 奉透 瓜 歸元 先軫 面如生 晉
陵發掘 今無主 獨有 思 竟 占 冶城 〇 關 蓋有完軀
哀哉 戰死 國門 邊 忠 孝 千 年 獨 兩 全 蓋 有 完 軀
保妻子 談謾 奏凱 說 廉 捐 〇 北 各 羅 愚 詩 節 義
之風 古所 褒 清 談 于 晉 視 如 毛 百 詳 見 冶 城 樓
年王 謝 丘 墟 了 惟 下 將 軍 墓 最 高 詳 見 冶 城 樓
忠孝亭 忠烈廟

謝安墓 在城南九里梅嶺崗

考證 漢晉紀事云謝安墓前惟立一白碑當時
謂難述其功德耳按南史齊豫章文憲王蕭綏
薨郡吏南陽樂藹與右率沈約書請為碑文答

曰郭有道漢末之匹夫非蔡伯喈不足以耦三
絕謝安石素族之白輔時無麗藻迄乃有碑無
文蓋謂此也安墓舊在城南梅嶺〇南唐書云

梅嶺崗相接處即謝安墓 野亭馬公之純詩中

誰如太傅賢桓賊尋常思問鼎荷秦百萬已臨
邊笑談解折姦雄銳指顧能推敵陣堅平昔經
綸終試此依 〇 賈恨向重泉

王祥墓 在城西南八十里化城寺之北有斷碑

衛玠墓 在新亭東去城一十里

考證 玠字叔寶河東安邑人以天下大亂遂扶

示下股字

老母將家南行至豫章以王敦非純臣而不久
留來向建業京師人士聞其姿容觀者如堵卒
年二十七葬新亭東今在縣南十里時人謂看
殺衛玠

顏含墓

右光祿大夫西平靖侯顏府君葬靖安道旁

考證

晉顏含乃唐時真鄉十四世祖也得古碑

于靖安道旁乃李闡及顏延之文墓不知所在
君諱含字弘都琅邪臨沂人春秋以降戰國以
前賢智比肩備于載策昭穆次序上至顏蜀漢

未罌

亂舊譜淪亡自青州使君以上不復詳具

祖欽給事貞侯父默汝陰太守父子素相承有聲
邦黨君幼直貞粹長而好古睦親之譽發于羈
貫每讀書見孝友通靈之事輒悽然改容以為
人神相與何遠之有但患人心澆偽自絕于神
耳苟能無以偽雜真神其捨諸修己立誠盡歡
就養訓行聞門義達州里久要心許之信夷險
不爽正冠納履之嫌終始不蹈兄畿患亡更生
君棄絕人事蓬首屏氣以就含養者十有三年

次闕繁欽孫老而失明合藥須髮地膽有青衣
童子持裏授君出戶化成青鳥飛去本州辟不
就鎮東琅邪王參軍事過江累遷東閣祭酒朝
議謂君正性端素孝行通深有命太子中庶子
轉黃門侍郎本州大中正封回車縣侯轉侍中
吳郡太守事停還除侍中園子祭酒加散騎常
侍光祿勳以年遜位就加右光祿大夫門施行
馬特賜牀帳被褥四時致膳固辭不受馮懷欲
為王導降禮君不從曰王公雖重故是吾家阿

龍君是王親丈人故呼王小字王處明君之外
弟為子允之求君女婚桓溫君夫人從甥也求
君小女婚君竝不許曰吾與茂倫于江上相得
言及知舊杖淚叙情茂倫曰唯當結一婚姻耳
吾豈忘此言溫負氣好名若其大成傾危之道
若其闕敗也罪及姻黨尔家書生為門世無富
貴終不為汝樹禍自今仕官不可過二千石闕
婚嫁不須貪世位家時議者以君審裁將以應
軍司之選君遽告蔡謨曰此非輕弱所宜尸泰

羯逆方熾當保國養民以俟事會想愛人以禮
宜寢此言王相聞之卒不授督統之任謨秉君
此言終不唱討賊之詩計在朝正立不眠權豪及
致仕還居長子髦解職視膳中子謙躬率田桑
中外莫不取給闔門靜軌廿餘年九十三薨遺
命素棺薄斂吉凶官飾一無施列天子嗟悼詔
賜墓田謚曰靖侯禮也停柩在殯鄰家失火三
子抱柩號惶分同灰燼焱爛垂及歛然頓滅論
曰君平生素行既感達幽靈終殯在堂又獲福

異豈神祇保佑以顯淳德乎聞託姻顏氏頗識
舊聞與君二子髦約採集言行而著此傳銘曰
岨夷導日岱方禋春星離望合水別浸鄰少陽
畜德蒼祇效神厚僊字聖誕智息仁洙上道奧
禮下儒淵乃昔宗林傾席耀筵升門取儁接室
稱賢闔則遯哀獨亦抗宣獷彼琅邪寔惟海宇
憬屬之眾邪臨漸擗載濟越師大淹秦旅誰其
來遷時聞遠祖青州隱秀爰始貞居內辟鼎府
外康邦問建節中平分竹黃初刑清齊右政優

營區葛嶧明懿平陽聰理或薦公庭或登宰士
列美霸朝雙鳳千里華萼之茂於昭不已博士
淵退再送儒躬貞子七穆比世稱盛無忝汝陰
有偉安定舍人攷敏亦元儲命靖侯潛德信豈
在明言則側幽歎寔聳靈仁親之寶大孝之榮
官必凝績李乃敦經隨難蕃霸持安闡掖扶元
陟帝翼成復辟忌滿裁婚監冲貶石望年靜駕
樂恬延曆三祖連光衆門稟教于時列孝克端
殊搯潔景衡陰湮心理與任不窮秩是謂高蹈

山曾木

闕一

曾積芳深永惟世少一思樹梓林碑表

有毀策素匪任誦靈墳阿長寄風音晉江夏李
闡字弘模傳曾孫宋金紫光祿大夫贈特進延
之字延年銘大曆七年歲次壬子夏四月甲寅
十四代孫唐金紫光祿大夫前行撫州刺史上
柱國魯郡開國公真卿書重建于舊龜趺上

史萬壽墓

在溧陽縣東北三十五里

考證

晉書萬壽為安南將軍蔡州刺史

史爽墓

在溧陽縣東北十五里

考證 晉書史爽為冠軍將軍

馬訓墓 在溧陽縣東北三十里 舊志

考證 晉書訓為南海太守

呂游墓 在溧陽縣東北五十里 舊志

考證 晉書游為尚書起居郎廬陵太守

史光墓 在溧陽縣東南四十里

考證 晉書光為中書侍郎

史憲墓 在溧陽縣東北五十里

考證 晉書憲為尚書山陰侯。○史崐撰神道碑

云伊昔有熊道德資始名列五帝澤流于祀文

捨伯邑武興太史官有世功春秋所紀衛尉疇

嗣孝成以康將軍樹績光武其昌事列盟府功

書太常源分陸海派別三江懿彼侍中飛纓殿

內為王之伯熙帝之載左貂右蟬切問近對八

舍攸履七車不昧散騎帝友朝夕進規奉輿肅

事贊道攸宜有濟之論兼濬之儀獻替之美復

在于斯桓桓積石允文允武外擅爪牙內為心

膂氣逸南仲才高召虎作師之貞爰誓其旅豫

章太守人之領袖如玉之貞如松之茂共理天下寔資時秀良二千石抑非虛授惟君挺生材術縱橫黃裳元吉白賁永貞荆巖植潤漢水騰明是謂家寶膺茲國楨英々孝藝為郎滿歲紫帳趨榮青縑沐惠王譚練習鄭泰才計持寔有章大猷無替悠々廣熙南海之湄言典斯郡遠于將之變其風俗鎮以宣慈人斯攸賴吏不忍欺列郡之政茲焉為盛開國承家大君有命山川光錫圭組輝映是曰懋功往哉惟敬重此台

望期諸棟隆初欣鄭鹿奄歎虞鴻麟傷孔子馬思滕公死而可作善始令終言式其墓岷山之路如芥載形廣輪為度委鬱松檟蒼茫草露萬古同悲千春罷曙猗歆雲徂允世豈乏賢不忘其本願述其先陸家茂德潘氏流泉少一聲懿月俱懸唐景龍四年所作其碑字多磨滅

史雅墓在溧陽縣東六十里

考證晉書雅為散騎常侍

史輝墓在溧陽縣東六十里

考證 晉書輝為積石將軍

呂負墓 在溧陽縣東北五十里

考證 晉書負為安西將軍南蔡州刺史

周琛墓 在溧陽縣西南三十里

考證 晉書琛為遂安太守

紀瞻墓 在句容縣東南二十五里

舊府志云在縣一里縣志云在東南

一十五里府遠而縣近今從縣志

考證 晉書穆侯諱瞻有宅在烏衣巷今有古碑

在縣圃易并堂碑字磨滅僅辨其額云晉故僕

射散騎常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紀穆侯之

銘後有胡克充跋未詳何代人字漫不可辨。

知縣山陽真元弼題云紀思遠之碑自東晉明

帝時逮今元豐癸亥歲僅千餘年可謂遠也已

然風霜剝裂字皆漫滅惟題額存焉石亦斷而

為二僵仆于道旁幾為農夫野老所壞故置之

縣宇之東軒屋壁間蓋以其古物可貴爾後之

好事者願常護之勿使毀也。○知縣邗城張侃

題云元豐癸亥邑令山陽真公元弼取紀穆侯

碑陷東軒壁間且識歲月後百三十四年寶慶
丙戌邗城張侃得之邑後圃榛棘中拂塵而觀
題額尚存因誦古物可貴護便勿毀之語益信
前輩所謂風霜湮淪磨滅散弃于山崖虛莽未
嘗收拾良可惜也初明帝引穆侯于廣室論社
稷之臣屈指君便其一班班史冊觀此則銘章
頌美又下一等遂買石作趺移置于易并堂左

宋謝濤墓在上元縣上山

考證淨名寺得古碑云宋散騎常侍謝濤元嘉

十七年葬于揚州丹陽郡建康縣東鄉土山里

王夫人墓在土山

考證大明七年夫人琅邪王氏合祔于土山里

謝濤之墓有古碑可考夫人之祖曰獻之父曰

靜之

冥漠君墓在東崗

考證宋書元嘉七年彭城王義康修東府城

塹中得石塚為之改葬東崗使法曹參軍謝惠
連為文祭以豚酒不知其名字遠近故假為之

號曰真漠君文云元嘉七年九月十四日司待

澤令亭侯朱御屬領直兵令史統作城錄事臨

忝揔徒旅板築是司窮泉為漸聚壤成基一擲

既啓雙棺在茲捨吝悽愴縱鍾漣而芻靈已毀

塗車既推九筵糜腐姐豆傾低盤或梅李盞或

醢醢蔗傳餘節瓜表遺屏追惟夫子生自何代

曜質幾年潛靈幾載為壽為天寧顯寧晦銘誌

湮滅姓字不傳號冥漠君永垂千年馬公之

純詩經營東府後紛紛掘土城壕得古墳但見

雙棺垂欲朽不知何世了無聞遂令移殯孔壟

上初與獅為冥漠君萬事到頭成幼滅祭時猶

讀惠連文虞部揚公備詩柴壘牢壕見古墳

元嘉東府惠連文可憐名字知音少祇使雙棺

萬古

宋宗愨母鄭夫人墓在秣陵

考證皇祐中金陵發一墓有石志乃宋宗愨母

夫人墓有誌無銘不著書撰人名氏其後云謹

牒子孫男女名位婚嫁如左蓋一時之制也按

愨本傳與此志歷官終始不同傳云孝武即位

以愨為左將軍累遷豫州刺史監五州諸軍事

討竟陵王誕入為左衛將軍廢帝即位為寧蠻

校尉雍州刺史卒此誌乃大明六年作云為左

衛將軍監交廣二州湘州之始興冠軍將軍平

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始遷豫州刺史監五州軍

事又為散騎常侍左衛將軍領太子中庶子荆
州大中正而傳皆略之慤南陽涅陽人而此誌
云涅陽縣都鄉安衆里人又云安于秣陵縣都
鄉石泉里都鄉之制前史不載

謝惠連墓在上元縣本業寺相近

考證

唐保大中里人孫熹等嘗建碑

南譙張晉孫詩幾年

夢草句難成一日春風草又生來
謁荒墳空展轉卜塘幸有謝公名

齊巴東公墓在棲霞寺側有墓碑字皆不可辨其額
云齊故侍中尚書令丞相巴東獻武公之碑

齊海陵王墓在金陵

考證

夢溪筆談曰慶曆中予在金陵有饕人以

方石鎮肉

內

視之若有鐫刻取石洗濯乃齊海陵

王墓誌

謝眺

撰并書其字盡如鍾繇可愛予携

之十餘年文思副使夏元昭借去託以墜水

齊王孝恭墓在溧陽縣東南二十八里

考證

齊史孝恭為散騎常侍

梁始興王墓去城三十里

考證

南史梁始興王蕭憺謚曰忠武墓在清風

鄉黃城村有石麒麟四及神道碑云梁故侍中
司徒驃騎將軍始興忠武王之碑

安成王墓去城三十八里

考證梁安成王蕭秀字彥達謚曰康墓在清風
鄉甘家巷有石麒麟二石柱一神道碑二題云
梁故散騎常侍司空安成康王之神道又南史
云佐史夏侯亶等表立墓碑誌王僧孺陸倕劉
孝綽裴于野各製其文欲擇用之而咸稱寔錄
遂並建于墓今存者二其一已磨滅其一字畫

間有可辨乃孝綽文也

臨川王墓去城三十里

考證南史臨川王蕭宏字宣達謚曰靖惠其墓
在北城鄉有石柱碑二題云梁故使黃鉞侍中
大將軍揚州牧臨川靖惠王之神道

吳平忠侯墓去城三十五里

考證南史梁吳平忠侯蕭景字子照謚曰忠墓
在清風鄉花林村之北有石麒麟二石柱一題
云梁故侍中中撫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吳平忠

侯蕭公之神道

建安侯墓 去城三十五里

考證 南史建安侯蕭正立謚曰敏其墓在淳化鎮西宋野石柱塘有石柱二題云梁故侍中左衛將軍建安敏侯之神道

南康簡王續墓 在句容縣西北二十五里

范府君墓 梁招遠將軍臨川王國侍郎范府君墓在溧陽縣東北五十里

史府君墓 梁散騎常侍兗州刺史、府君墓在溧陽

縣東北五十里 旧志

周洪正墓 在 縣東三十五里

考證 梁元帝平侯景于江陵嗣位洪正諫帝不納江陵果陷洪正兄弟遁歸金陵大同末洪正嘗因著占謂弟曰國家危在數年間吾与汝等不知何處逃形及帝納景又曰禍至矣

陳王僧辯墓 在方山下

考證 僧辯為陳霸先所害父子七人束以葦席同瘞一穴宣帝天嘉中故吏衛卿許亨抗表請

以家財造墓葬之

唐顏尚書塚在縣東來蘇鄉後顏村石龜尚存淳熙十一年顏運使度重建祠堂

考證寔齋王公遂因閱縣志見所載來蘇顏墓屬邑士高元龜訪求遺跡所在得尚書墓隧于荆榛間隧門龜跌儼然如舊顏氏子孫之居是鄉者出淳熙年間江東計使顏公度蠲租故籍以白元龜好義者也因屋墓前而祠之寔齋感慨忠義援筆作記推原魯公從容就死之志其

目有四繼得魯公集讀之乃知魯公之墓寔在長安今來蘇之墓尚書墓而非魯公墓也按魯公所撰靖侯含大宗碑則知自含以下七葉皆葬金陵就七葉中言之如延之之子曰竣曰奩蓋魯公八世從祖皆嘗歷位尚書則來蘇所謂顏尚書墓者豈其人耶

許司徒墓在句容縣東白土奉聖寺側今寺中有捨寺墓碑見存

史仲謨墓唐越王府東閣祭酒史仲謨墓在溧陽縣

東北三十里西山之前賈曾為之碑

史務滋墓在溧陽縣東北三十五里

考證務滋仕唐通議大夫守納言詳見古伊本任墓至此表

劉府君墓在溧水縣北三十五里

考證唐文藝傳劉太真宣城人善屬文師蘭陵

蕭穎士為信州刺史卒葬于此

李順公墓在金陵鄉七里鋪去城十二里

考證公名金全字德鏐有神道碑題云唐故開

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兼侍中贈中書令李順

公神道

張懿公墓在金陵鄉石頭城後去城一十里

考證公名君詠字德之有神道碑題云大唐順

天翼運功臣特進守太子太傅上柱國清河郡

開國公張懿公神道

高越墓在棲霞寺舊門外北山之麓去城四十五里

有石題云侍郎高府君墓南唐人也

韓熙載墓在梅嶺崗

考證熙載病卒後主謂近臣曰吾竟不得熙載

為相乃追贈平章事謚文靖葬于此

荆將軍墓 在湮水縣南四十五里因羊左事始知有
荆將軍墓

盧循道王師乾墓 在句容縣東一十里

苜府墓 西平將軍杜陵侯苜府墓在句容縣西七里
有碑

雙女墳 在溧水縣南一百一十里

○ **考證** 雙女墳記曰有雞林人崔致遠者唐乾符
中補溧水尉嘗憇于招賢館前有塚號曰雙女

墳詢其事迹莫有知者因為詩以吊之是夜感
二女至稱謝曰兒本宣城郡開化縣馬陽鄉張
氏二女少親筆硯長負才情不意為父母匹于
監商小豎以此憤恚而終天寶六年同葬于此
宴語至曉而別

元懿太子攢宮

高宗皇帝建炎元年五月十三日申時生太子三年
車駕在建康一行宮太子得疾未瘳有金香鼎置于
地宮人誤觸之仆地有聲太子應時驚搖不止
上命斬宮人于廡下少頃太子薨寔七月十二日也
攢于府城內西冶城後鐵塔正覺寺法堂西偏小室
中紹興元年二月二十九日三省同奉

聖旨給降度牒一十道付建康府專一應副修葺月
輪軍負兵級防護本地分官旬具平安狀申府春秋

差官祭享

揚忠襄墓在南門外

○ **考證** 建炎元年江寧府禁卒周德叛溧陽縣卒

起應之揚公邦又為宰諭止之不聽乃設方略

圍捕殺之且擄隣邑共入討賊以故不得逞

卒就擒事聞于 朝遷本府通判三年十一月

虜犯建康官更皆降虜邦又獨不從罵虜酋口

不絕寧作趙氏鬼不作它邦臣虜剖其心以死

及詳見表 紹興中游公九言作墓道碑慶元初趙

師晨立石

碑云所貴乎大丈夫者為其有恥心也孰不好生而畏死寧死弗顧者為

其無以自立于天地間死重于生故也如其不

恥則大丈夫不足為難而名義不重矣建炎已

酉金虜寇江駐東采石先是車駕幸越杜充

以宰相總諸道兵鎮江左前執政李昉供饗事

顯謨閣待制陳邦光守建康充懦不能戰以軍

六萬人列江岸乃閉壁莫敢出虜謀知遂渡江

我師自潰充與麾下數十降虜北去虜入建康

邦又獨不從大書其衣裾曰寧作趙氏鬼不為

它邦臣授其僕曰持此以見志吾死矣昉不為

漸謝猶強擁公上馬即野次俱見虜酋四太子

者命之拜公叱曰我不降何拜虜莫敢逼縱歸

明日遣其將張太師諭公授以舊官公以首觸

階陞求死虜人驚止之徐白公所守固高然勢

去矣第歸審思之明日復來公亟移書其酋曰

世豈有不畏死而可利動者幸速殺我又明日

四太子觴二降人于堂上樂作召公立庭下公
注視梳邦光曰天子以若扞城賊至不能抗又
不守節更與共燕樂尚有面目見我乎虜取幅紙
書死活二字謂曰無多言即欲死書死字下則
顧旁更有簪筆者躍起奪而書曰死于是虜皆
動色又使引去明日再見公遙望四太子遂
大罵若夷狄而圖中原天寧久假汝行磔萬段
尚安得汚我虜怒使人疾擊挺交下公罵不絕
口見殺剖腹取其心明年虜去州以事上聞詔
贈直秘閣官其子二人即死旁為墓立廟賜諡
忠襄九言嘗謂節義者國家之元氣也人無元
氣則死國無節義則七朝廷有仇直之風則遇
之多伏節之士大夫臨難不可免遂以身死
之所立君臣之義明逆順之理使任人之事
者曉然知廢義背理決不可立乎天地之間
其有功于名教也大矣嗚呼我國家涵養二
百年自熙豐一壞蔓延以至政宣安起倉猝當
時京師不屈僅得數人而繼之者公也使靖康

此亦州四句下
不為公通順州
子輩云云以為

之難一時百位人人如數公戎虜安得談笑而
移城闕及使靖康之難無公等數人南渡何
中興然則有國家者平時獎崇正直扶人心
其可忽乎以建康論之杜亮輩皆宰執侍從相
倡降賊公使朝廷以亮授公之午城未必遽
陷今既敗事在公報國之義固已無負而朝廷
所失向如我此又為古忠義之士所深嘆也
公言為吏金陵再拜墓道嗟嘆而為辭曰山川
九言陰陰木肅風蕭森骨荒榛兮顏隧野鳥
起兮清音噫丙午兮燕安藹藹生兮多盤繫
怨兮弗戒論舊好兮開邊釁生兮召戎瀕大
桑兮塵蒙粲承平兮百載莽夷門兮廟宮我踰
方梁山地潏食兮既陳人自靖兮身寧為鬼
方後先獨立兮虞庭有醕餉兮身寧為鬼
趙氏肯涅緇麟兮犬豕曾莫嘆兮羶腥豈曰
貌頽握玉麟

方獨死汝尸坐方偷生振英声方塔下氣烈動
方清寧凜名義方身世九鼎重方一羽輕翳翳
方幽藏頽陽照方山荒髮毛爪齒方一世同腐
廟貌圭衮方千古之光春秋方代謝勿替方烝
嘗慶元戊午春修職郎建
康司戶參軍趙師農立石

王舒王墓在半山寺後

翰林給事張唐公墓在上元縣長寧鄉呂惠鄉作誌

資政管元善墓在句容縣下蜀鎮柔信鄉之原白時

銘曰另提卷依一
取仍小字據以過
必寫左考証下本
依一板若即不必提
起原據連寫

中撰誌銘銘曰管以國氏世遠而分龍泉著姓
績文川流岳峙暨于從政激濁揚清有施有守
偉其休声濟是顯融持橐珥筆獻替絲綸左右
密勿出殿方面入濟廟堂謀猷來告愍恤百
章惟其令名詔于後裔勒茲堅珉幽宮永閱

楊忠介墓在上元縣鍾山鄉

考證揚宗閔字景齊代州崞縣人太傅和義郡

王存中之父也屢立戰功建炎元年十二月金
人犯永興衆以永興無備勸宗閔去宗閔曰吾
結髮從戎蒙一國厚恩行年六十有七唯有死
耳他非所知明年正月城陷血戰而死贈太師
魏國公謚忠介其子存中招魂葬于鍾山敷文
閣待制劉一正為之銘揚為顯姓世澤以滋由
漢及唐別派分支公家
鴈門奕奕有聞儒季相授位微德尊公曰丈夫
志尚名異我必以功自見于世惟時夏童跳梁

千紀躡我西陲幾無寧歲公初即戎氣已蓋泉
雙帶兩鞬射則命身居先將士內激凡師所敵
是求計不返預公身不居先將士內激凡師所敵
當百以料敵制勝不虞連城不守援絕勢孤
鬼神晚佐興遭時難虞連城不守援絕勢孤
人或謂公子盍去諸公曰國恩必報以軀帝為
嗟悼告弟疏榮孰慰思魏公有孝孫孝孫翼
位在九棘勲名孔昭恭懼靡忒光大厥家未見
窮已天其賚又有子

葉狀元墓

在上元縣宣義鄉

考證

葉祖洽字惇禮熙寧三年廷對第一官至

徽猷閣直學士太中大夫政和七年四月六日
終于真州寓舍詔賜賻加等贈宣奉大夫郡具

葬事以九年正月二十五日合葬于江寧府上

元縣宣義鄉鴈門原夫人之墓上官均撰誌銘

銘曰惟士狃常文溺而弊纂祖範華寢矣根抵
神宗獨運以古為制章明六經策以經濟惟公
哀然眇視濟類放詞汪洋克當一帝意聲名偉
如多士嗟喟峻陟蓬山炳燁郎位出殿侯方入
聯近侍天官之宗權衡百吏帝諮其入惟公
之試有謀必陳有作必遂峙立孤騫第傾弗倚
俗方喜同公則弗隨眾為遜恭公以簡持安于
譽誹自信不疑投間綴書研道之微尚期奮飛
為國之毗孰云其亡士友嗷歎年豈不多其位
克濟有鬱其中不究其施銘幽宮以永其垂

秦檜墓

在牛首山去城十八里

大資秦梓墓

在溧陽縣南屏風山

少保威定王德墓在上元縣鍾山之原

傅雱撰神道碑

銘曰赫赫炎宋中興不基蕩攘

龜曰授起及行依一
魁虜三心以夜換
換他字又恐不可約矣
侯約字

崛起感會風雲鷹揚萬里靖康之初手擒黠虜
大振天聲名聞聖主管虎跳梁震驚漢沔戎略
一施二逆就嚮昱亦擁眾盜據濟上親臯其道
風威遠暢成挾強援鴟張淮蔡公談笑間星奔
獸駭遇寇江夏鋒如蜚芒轉戰千里敗之池陽
淮海震擾大駕南巡招懷降附獨成一軍亟趨
東吳覬清國難賊壓和壘民墜塗炭求援于公
乃麾備將昱彥授首軍容益壯傳等造變以逞
異圖公奮袂起期于誅鉏逆臣既擒天子復辟
軋維再張公與有無所聞胡馬南渡武昌卷甲
而趨直阮其公吮虜進無隆其退惟艱勢益窮蹙
歛軍比還公奏凱旅將迎隆未連艱勢益窮蹙
妖寇肅聚貴溪曰凱旅將迎隆未連艱勢益窮蹙
師沙彭蠡江等遊魂嬰公之鋒如大號特險憑陵

鄙陽鄱陽危急之舜猖狂矢石四集公冒重圍
敵人褫魄指頽之項兇渠盡獲爰乘兩勢擣念
經壘抱鼓一鳴巢傾卯毀控扼天整屏蔽京口
擒之不頽琳切其眾歸身逆徒不容旋踵之崇
過其虐燄推麟悉眾肥水公往驅之曾不折筮
當塗逆雛公方整旆群醜謀知望風奔潰就襲
應援西穎公方整旆群醜謀知望風奔潰就襲
斬邑虎神宿城助律面縛一塵不驚元木精甲
踰十萬眾長驅江許利與我並于時分兵將保
江東公請先登以拆其衝獨麾虎旅夜涉采石
父子捐軀誓死于敵賊陳拓臯旌麾塞空公親
合圍首挫其鋒繫公之勝眾方堵進名王貴首
殲夷殆盡由茲一戰敵勢大推不敵南鄉飲馬
長淮獯鬻可汗其束桀鰲視公凜然乞盟請好
濟時承平疆場肅靖舍爵策勲節旄是命當寧
閱公承平疆場肅靖舍爵策勲節旄是命當寧
其誰公久膺煩劇聽解軍務甚都卧鎮上游控制

荆楚忽焉淪喪失茲召虎訃聞西來上心震悼
昭示眷懷錫之渙號蘭砌芬芳勲庸益著高大
其門紹隆厥緒有宋功臣翊
戴皇極用詔後昆刻諸金石

忠壯李節使墓 在溧陽縣西北青龍山之南

考證 邈字彥思臨江軍人靖康元年八月詔以

邈知真定府事邈至守備單弱金人入寇己未
兵薄城下辛酉虜圍城邈率其麾下且戰且守
而援兵不至十月戊戌城陷邈巷戰不克將赴
井死左右持不得入斡高不脅邈拜不拜以火
燎其須眉及兩髀亦不顧虜問邈團境內民使

擊我謂我為賊何也邈曰汝負盟所至掠吾金
帛子女非賊而何虜不能屈乃拘于燕山府久
之欲以邈知滄州笑不答且說虜曰天下彊弱
安有常吾中國適逢其隙爾汝不以此時歸
二聖及兩河地歲取重幣如契丹以為長利彊
尚可恃乎虜韙其言命邈祝髮左衽邈憤詆虜
甚力虜以槌擊邈口流血邈復吮血喫之翌日
自去其髮為浮屠虜于是大怒遂擊邈死時建
炎二年也紹興二年招魂葬此葉叅政夢得為

之銘官至青州觀察使真定府路安撫使贈昭
化軍節度使謚忠壯

四廂王節使墓在上元縣鍾山鄉棠梨山

考證王瑋字君瑞隴西成紀人紹興中屢立戰

功官至四廂都指揮使贈節度使陸敦臣撰誌

銘碑字斷缺

贈節度使盛新墓在上元縣宣義鄉武岡山

考證墓記略云盛新亳州人以勦賊功賜承節

軍護駕南渡轉官至武功大夫差充建康府中

辛巳虜主完顏亮入寇屯兵和州謀自采石渡

江時都統制主權往建康府稟議軍事存留張

提舉謂軍一行事務官遊奕軍張統制在石跋

岸備禦其虜主于臺上親麾紅旗進發人船自

一十隻徑行衝突南岸盛新賈勇將士以海歟船

虞舍人宣諭江土至采石登山觀看戰陣發

使收兵保守南岸申發報捷新蒙恩加官至

中亮大夫正任濠州團練使淳熙貳年追錄前

勞特贈福州觀察使繼贈昭慶軍節度使

待制錢端修墓在溧陽縣南上墟村

考證端修諱時敏溧陽人擢政和二年上舍第

紹興初監修行宮官至中大夫敷文閣待制

李公處全誌其墓苗傳劉正彥之變呂忠穆公

願浩以簽書樞密鎮金陵謀

帥師勤王公特為終行宮官屬力贊之預草
請復辟表置懷中一日出以告忠穆公曰艱危
如此公以見執政處方趨行在所表語有田太
後忠穆聳然即日提兵趨行在皇帝以幻冲之
質淵默臨之身高居嚴遠皇帝以幻冲之
交至變故乘時則迫切之虞可勝道哉惟念神
器之大祖業之重不憚再四請復明辟親攬萬
機以安眾心然後思致寇之由奮撥亂之略據
東南形勝以固西北期以歲月中與不難致矣
張魏公後時以防邊使留平江同勤王不難致
表俾騰本傳四方讀者增氣發運副使呂源覽
之泣下白國有人焉可無憂矣公獨以不獲執
鞭弭從諸軍周旋為朝見大臣子諸司表賀往
多軍旅方與戎幕所辟置要須智謀策略之士
今則伏節死義之人今屬僚輩中非奔競無取
否事諸將為求官射利之計則陰負咎累絕進
奴事諸將為求官射利之計則陰負咎累絕進

龍李錢元英墓在溧陽縣燕山之原

考證元英諱周材溧陽縣人鄉舉第一登建炎

二年進士第嘗為

孝廟潛邸舊僚再掌內外制官至龍圖閣學士

尤公亮撰誌銘銘曰堂錢公一世之師騰寔

氣萎公以道德養其華淮雅健雄深盤詰爭奇
士以之顯器識或卑公所踐履明白坦夷在險
弗渝在涅弗淄有知所去見思校離道山應事
如燭與龜所居可紀所去見思校離道山應事

取望者苟祿自私徼倖技拭而已至于倉卒見
敵欲決疑定議則托儒為姦緣飾前代欺惑主
將惟務退縮自為身謀國家何賴焉乞悉
從堂選以革前弊切中時病識者避之

石螭進登掖垣遂掌訓詞大冊雄篇星晶日暉
常揚燕許厥問四馳帝在初潛公始受知執經
王府四閱歲暮帝既踐祚公方奉祠曰予舊李
其亟來歸公來自西天子曰嘻久不見卿乃今
未衰勸講華光旋陟再賜之環謂公卿當輔台
棘人藥、俄反故樓印綬如脫馬羈以疾辭皇揆
方深我志弗移遂上印綬如脫馬羈以疾辭皇揆
左書右詩骨竒陳陳有蓄未施人後又月天不
慙遺燕山峩峩深水繚之有崇其
崗自公兆之懿德清芬世其詔之

待制張孝祥墓在上元縣清果寺側

考證張孝祥字安國舉進士第一官至顯謨閣

學士本歷陽人未第時多留建康隆興中嘗為

留守後葬于此乾道六年三月郡人朱曠泮墓

塢處、花柳明耕鋤徧壠畝麥苗見膚寸拳扁
方出土乃知去義早布種坐遲暮夏祖競如何
未免催迫若投鞭扣蕭寺束謁張公墓再拜拭
淚行疇昔感知遇盛年厭紛華騎鯨上天去披
離三洞章飛仙自倚侶笑唾人間世一品競何
補世人患死生未究死生故是性本不滅來往
若寒暑休矣勿復言僧窻睡春雨墓。紹熙庚戌
中秋後三日門人武陵董道輔拜墓下留詩曉
出白下門瘦馬踏秋色鍾山度蒼翠慰我遠遊
客暮投清果寺花草獻幽寂長廊靜無人落日
照西壁平生張子湖萬里去一息翩跹然九州
汗漫誇鯨脊乾坤能幾時安用較顏跖文章失
津梁所念斯道厄夜闌敢不寐搔首聽蕭瑟懷
人感西風翁仲守孤柏○上元縣尉蕭瑟懷
墓下留詩古塚誰來香一瓣浙蓬哀草自
斜陽至今唯有文章骨埋入幽泉土也香

張防禦保墓在江寧縣鳳臺鄉松林莊之原

考證保字和叔太師循王俊之母弟也佐兄立

功累官至拱衛大夫榮州防禦使留建康十五

年紹興二十六年七月終于松第年六十六

銘曰

黃帝子揮始制弓矢以功賜姓命張為氏自仲
孝友世不乏賢猗歆循王克享其全公以母弟
寔侍戎陳攻堅擊強屢犯鋒刀帝曰予嘉好
爵汝縻八遷橫列震耀一時歸自招臯約成偃
武循王入覲留長西府公始脫胃領祠赤城時
此建業皆循王兵公居其間思所以處曰余伯
氏為國心膂予敢沽譽以感眾情予敢賈勇以
憂吾兄迺屏故習況默間靜晦智與能益知防
競十有五年跡不涉疑循王之忠天下益知防
逼真拜我律貳總天與善人意公且用鴈序忽
盡公亦何心憂能傷人一乞古今長于
之原循王所卜公其寧居貽子孫福

趙節使彦墓在上元縣金陵鄉初家山之原

考證彦字公美本初之深澤人御前水軍統

制純之父也初隸呂剛中戲下建炎初剗臂納

密書間道走謁

高宗皇帝于相州遂扈駕駐吳會勤王平

寇屢立奇功最後以拓臯功進七等乾道九年

十一月卒于建康贈昭慶軍節度使

趙總管士盱墓在句容縣政仁鄉慈恩寺

考證墓誌云士盱字岩老太宗皇帝弟

子周恭肅王之四世孫也靖康

午八月生于睦親宅丁未之變公在襁褓養于
 乳母李氏李適梅氏相與保毓甚謹晦其姓氏
 紹興己未虜請和公始得同親王居廣休歸年
 已十四矣追念父母泯迹朔荒嗚咽流涕始不
 能生聰敏長厚以近屬賜名授官及冠奉衡山
 祠祿于金陵攬形勢之雄壯歎中州之榛蕪謂
 茲土裏江表淮王炁所聚且距河南地近振復
 之本當道于此指日疆土還職方之舊則歸父
 母邦不遠矣故樂與軍帥游譚兵家事以資異
 峯執戈衛社計于焉謀居蓋有待爾始則卜築
 南郭外咫尺城闈且有清勝之趣鄉貴丈夫慕
 公高潔外與論交車轍闐門殆無虛日公雖天
 性節儉然雅好賓客有解貂換酒之風居既安
 不事榮進朝廷嘗以公行尊屬近欲命襲爵
 主禋公聞之巽謝甚力時議高之故凡奉祠者
 六食負外監征文祿者三而公處之裕如淳熙
 辛丑有以武經大節升聞上深嘉歎特命進
 秩積階至武經大節升聞上深嘉歎特命進

崔中書墓在溧陽縣南泉山諱敦

李戶部墓在溧陽縣北下湯之原諱朝

董侍郎墓在溧陽縣北前馬里諱平

李侍御墓在溧陽縣西南大石山諱處

魏參政墓在溧水縣諱良

王宗丞墓在溧水縣諱端

程孫墓在清涼寺後山之麓蓋明道先生程純公五

世孫也諱偃孫本伊川先生五世孫寓居池州

周應合為明道書院山長日請于帥府將求伊

程孫墓在清涼寺後山之麓
 蓋明道先生程純公五世孫寓居池州
 周應合為明道書院山長日請于帥府將求伊

川之後人教養選擇以繼明道之後裕齋馬公

移文池州尋訪太守定齋陳公謀之闔族參之

公舉禮送偃孫來應茲選

江東撫幹兼明道書院山長周應合申照

會書院為明道先生程純公立也固將有以壽

其道脉亦當思所以壽其家脉今純公之後所

至未見其人而伊川先生正公之子孫在池陽

為稍眾擬欲從閩府行下池州委請通判教授

于伊川先生子孫中自十五至三十歲遴選其

資質可以進學者五人並禮送書院養而教之

觀其有立別議區處庶幾為子孫者崇德象賢

足以嗣續先世之舊而家脉與道脉俱壽矣更

合取自指揮秦鈞判行池州回申備述通直郎

新差知興國軍永興縣主管勸農公事兼軍正

伯陽伯四世嫡長孫程淮劉子照得明道先生

子二人而端懿居長孫四人而昂居長曾孫六

人其後不復可考准本位伊川先生亦二子四

孫曾孫八人充孫十二人仍孫見止十人來孫

見止四人可以遷繼明道者寔難其選獨節之

之子濤之子偃孫乃伊川一氣之正派可為

明道後節之與克家為兄弟若空代而以偃

孫為克家之孫于法亦通然不可使節之之無

後也今莫若全以節之一位三世為明道先生

嫡孫昂命繼節之為明道曾孫濤為明道元孫

偃孫為明道來孫則明道曾孫濤為明道元孫

節之乃伊川長子知宣端中第三子通判晟之

第五子于通判本位即不相妨雖非禮之正而

合乎禮之推可以邱稱絕之盛德嘗經戶部

看詳指定伊川先生次子通判第五子節之一

位三世移繼純公之後按禮援法寔為允當奉

聖旨依劉偃孫年方十七自幼而孤以貧失孝

付池州偃孫年方十七自幼而孤以貧失孝

有母六衰無以為養定齋惻然為具衣冠而資

有母六衰無以為養定齋惻然為具衣冠而資

上節之子濤
節之子為元孫
別傳字仍當作
時

節之子為伊川
節之子為伊川
別傳字仍當作
時

洪

送之既至建康山長率堂長以下告于純公命
之為五世孫以掌祠事請于府月廩四百千米
四石以養其母貼占官屋以安其居給綿絹以
完其衣定課程以勉其孝委堂長胡淳講書程
立本任訓導如己子以時察其孝之進否專留
書院薰陶氣質惟休澣日歸省其母非休日不
許出其後張山長顯注意尤篤蓋其監豐儲倉
門日嘗納劄廟堂力言此事方冀偃孫之成立
以嗣家孝而偃孫忽以疾終寔景定二年三月

也應合適歸自池陽乃与胡山長立本謀具喪
歛且請于府偃孫雖死而母無所依仍以偃孫
存日所得之餐錢養其母終其身秋八月應合
与翁山長泳謀治葬藏得地于清涼寺後山左
右環抱面挹江淮咸曰吉壤委講書李朴任其
事應合泳率諸士友縞服臨送更議為偃孫立
繼未得其人姑俟它日

〇〇義塚

四門義塚八所今為義阡

〇紹興己酉

天子大饗食明堂詔凡虜所破州縣暴骨之未斂者官募僧道收瘞建康守臣葉夢得度城四隅高原隙地各為穴以待藏在西門清涼寺之南茶山之下者二北門張王廟之西北麟蛇山之

下者二南門官道之西越臺之下者二東門官道之北齊安寺之西者二

掩骼記建康承平時民之籍于坊郭以口

計者十七萬有奇流寓商販游手往來不與建
炎已酉冬虜既大入十真一月壬戌南渡自漂水
徑趣浙留其偽太師張真奴分兵五百光以薄建
宰相杜充率麾下北去知府事陳邦光以城降
虜由是未盡肆其虐別築城于西南隅以居取
城中器械子女金帛儲之禁吾民毋得出州城
明年夏回自浙東五月復至建康與所留兵合
丙午入城始料其強壯與官吏以兵圍守于州
之正覺寺散取老弱皆盡乃擁衆去殺之縱火
越三日府寺民廬皆盡乃擁衆去殺之縱火掠
者十之五逃而免者十之一驅而榜者俱
蓋十之四城中頭顱手足相枕籍血流通道傷
殘宛轉于煨燼之間猶有數月枕籍血流通道傷
繼收復又二年鳥所殘風雨所蝕後阡陌官渠
暴骨皆充斥行更踐感居者雜卧起與溝渠
荆莽相半也紹興辛亥天子會稽秋大礫
響明堂詔虜所破州縣暴骨之未斂者稽
募為傳老道者收瘞累數至二骨子未斂者稽

州之寺五得其隸業精勤者二十人益以貧民
之餓者食而佐之度城隅高原隙地各為窟
以待藏出羨穀四斛錢三百萬以給費為籍
日以校其所獲以時檢察之八有七折殘中
十九日得全骸又七千六百八十八有七折
不可計以全者二月甲子遂瘞虜之殘酷不
籍以略盡之也惟子遂瘞虜之殘酷不道載
請命于上帝而不得則猶欲及其未腐之推
文王葬枯骨而天下歸心其未腐之推秦
所葬以及其所不葬而天下歸心其未腐之推
穆公越國而伐人及其敗也下能封其尸以
許以霸天生斯民必使其生養蕃息可以厚
禍福與奪寔將聽之其曰得乎立民可以好
子殺一不辜寔將聽之其曰得乎立民可以好
德然則自虜荐食中國奪天之所厚而好生
不為量數而吾後天固享之矣合此億兆無辜
一而收之于後天固享之矣合此億兆無辜

之寬則亦必有聞者虜之亡其無日乎凡穴深
廣皆二丈以其四之三藏骨其一寔以土其上
封皆高一丈在西門清涼寺之南茶山之下者
二北門張王廟之西北麟蛇山之下者二南門
官道之西越臺之下者二東門官道之北齊安
寺之西者二合八塚督役者兵馬鈐轄拱衛大
夫寧州防禦使張禧都巡檢武翼郎王利檢察
者安撫大使司準備差遣奉議郎安自求迪功
郎沈正路工畢以狀上尚書明年二月禮部給
牒而度者華藏寺五人能仁寺五人保寧寺五
人清涼寺三人
壽寧寺二人

義塚之旁遂為義阡凡軍民皆雜葬焉垣牆弗
設牛羊踐之土淺骨暴過者頽泚甚失揜骼之
初意開慶己未馬公光祖再鎮之初惻然動心

封其土繚以長垣在東門者一百五十四丈在
南門者一百五十八丈在西門者一百九十八
丈五尺在北門者二百八十九丈五尺為門為
榜嚴其扁鑰非葬祭不啓委上元江寧兩尉綜
其事選隣僧之慈愍勤事者掌之東阡則選之
半山寺南阡則選之宋興寺西阡則選之清涼
寺北阡則選之永慶寺人各月支錢三十緡米
一石

南北義阡

係轉運副使真公德秀立

建康府城內外昨于嘉定八年內民間因有死
亡之家無力買地埋葬以致棄在溝壑遂踏逐
到南北兩門外各有空閑高荒地段置立兩所
差撥僧道專一在各處看管埋瘞月支僧道等
添給錢米內南義所見造屋三間于毗近殊勝
寺輪差僧一負行者一人在庵專一看守早晚
焚修每月本司支錢叁貫米一石目今見係僧
道明行者濮了茂外有此義所見係後湖真武
廟道士孫守清就行看管每月仍支米一石

鵲柱牌以江東轉運司新初南北義所為名
兩所並委連管提督

遇有貧乏之家欲于義所埋葬僧行等即時放
入不得稍有邀阻及乞取錢物如違許提督
廳覺察具申本司追究施行

所置義所地段姑據見定地步尚狹未能開展
合立定則例每名只許破一丈庶幾不致多
占地段有妨他人安葬

所破葬地既以一丈為準又恐安葬之時廣占

尺寸合行下尉司先將其地以一大界為一眼令深五尺以防他日墾滅止許于界眼內安葬所有坐向却從其便

看管僧道並不許拋離如點檢得不在其本月錢米更不支給

所葬人姓第于簿內抄上

義阡葬地如已遍潘即申本司支錢取掘焚化有子孫親屬者令其自行舉化其日隨宜添請僧負就庵修設功德追薦

葬穴不可太淺庶免他日暴露仰僧行告報定

要掘深五尺

西復舟山下義塚

○端平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制置使陳尚書鞞調兵勦虜江北戰而死者甚衆遂于建康府北門外覆舟山龍光寺側擇地開二大穴甃以灰磚凡陣歿將士骸骨悉收而葬之給牒度二僧以守其塚給田百五十八畝有奇以其租入為每月供享忌日追薦之用版榜寺門于勘會常司昨

北門外龍光寺側擇地結砌曠口勦蕪鑿戰陣
設將士墳塚以妥忠魂除給度牒二道附本寺
度僧看管外所合給田與寺中每年修忌逐月
供養尋呈僉廳書擬忌辰欲自十二月十五日
鑿戰日分逐月供養欲見在制司收租計一
得鍾山鄉婁立中戶絕見在制司收租計一
伍十八畝一角四十分五釐與龍光寺附近歲
收小麥二十八斛二斗一升米三十四斛五斗
六升陸合欲全撥此項給據付本寺逐月忌辰
之用仍牒建康府劄僧正司板榜本寺照應

勘
訖
批

大使馬公光祖任內修四義阡東西南北四義阡各

在城外死而無歸者給棺槨殯焉歲久樊墻頽

圯牛羊從而牧之暴骨如莽後殯者多發前塚

棄枯骼而納新柩光是祖雖屢行禁止然網維無

人率為具文 大使始命上元江寧兩縣簿尉

分其責月給十八界二十貫酒四瓶又踏逐寺

之去阡近者東半山西清涼南宋興北永慶分

命主僧經理營繕以脩垣置門啓閉鑰則寺

僧掌之月各給十八界六貫米一石又慮東義

阡之去半山遠也創庵三間就寺選僧行各一

名守視凡遇殯葬官給土工十八界五貫量棺

之短長廣狹深穴而厚封立牌標記西南北亦

如之又于清涼寺西偏得地三十餘畝以廣西

所依山為墻自是皆無蹂躪之患凡築墻五百
八十一丈為庵一為門四共糜錢十八界四十
三百餘貫米七十餘石

京定建康志卷之四十三

景定建康志卷之四十四

承直郎具差充江東南路安撫使司幹辦公事周

應合

修管祭

祠祀志一

十志後祠祀何也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也功德之
祀著于禮經神示之居掌于宗伯詎可忽諸建康山
川之靈甲于東南由古以來郊社于此者皆興君廟
食其間者多忠臣若琳宮梵宇又多僊士高僧之迹
見于古今名流之所記詠者宜不誣也因而書之是
亦社稷宗廟罔不祇肅山川鬼神亦莫不寧之意祠

祀志所以作也諸不在祀典非有賜額者不書

古郊廟

南郊壇

案建康實錄晉太興二年所築郭璞卜立之

在宮城南十餘里注云在長樂橋東籬門外三

里又云今縣南有郊壇村即吳南郊地

考證

吳大帝太元元年始祭南郊在秣陵縣南

十餘里

吳志大帝時羣臣上奏宜修郊社以承

何施此重秦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者以天
下為家若周文王都于鄴鎬非必中土帝不聽
終吳之世郊祀廟都于鄴鎬非必中土帝不聽
社缺然無可紀者晉元帝渡江大興三年始議

郊祀立南郊于已地建武二年定郊兆于建業

之南尚書令方協國子祭酒杜夷議宜須旋都

便立郊自宜于此修奉王導等皆從組議遂始

立南郊天已地其制度皆太常賀循所定唐會

要晉元建武二年定郊兆于建業之南去城七

里一作壇之上尊卑雜位千五百神寔錄云大興

三年作南郊在宮城南十五里郭璞卜立之圖

經云在今縣東南八里長樂橋東籬門外三里

其縣南郊壇村宋孝武大明三年遷郊兆于秣

陵牛頭山西在宮之午地廢帝復舊尚書左丞
祀之位遠古蔑聞禮燔柴于泰壇就陽位也建
元初甘泉河東裡埋失位終亦徙于長安南此
光武紹祚定二郊于洛陽南北晉氏過江悉在
北及郊兆之議紛然不一又南出道狹未聞開

闕遂于東南已地創立丘壇皇宋受命因而弗
改且居民之中非邑外之謂今聖圖重造旧章
畢新南驛開途陽路脩遠謂宜郊正午以定天
位乃移于秣陵牛頭山在宮之午地廢帝即位
以舊郊為吉梁武帝即位南郊為壇在國之陽
祥復移本處常與北郊間歲普通六年改作南北郊南郊壇
高二丈七尺上徑十一丈下徑十八丈其外再
壝四門運曆圖天梁武中大通五年郊祀異香
三至神光五色圖照滿壇陳武帝又修善南郊
圓壇高二丈二尺五寸上廣十丈又柴燎白天○
金陵故事云梁武帝特改作四周築土壇宮三
重便殿一所兆域數里今其地在城東南與委
湖相南唐郊壇即梁故處在長樂鄉去城十二
里今為藏冰之所

北郊壇

案建康寔錄在縣東八里潮溝後東近青溪

考證

晉元帝立南郊未立北郊明帝大寧三年

始議立北郊未及建而帝崩成帝咸康八年追

述明帝前指于西復舟山南立之制度一如南郊

宋書云江左未立北郊地祇衆神共在天郊成

帝立二郊天郊則六十二神五帝之佐日月五

星二十八宿越昌北北斗三台司命軒轅后土太

乙天乙太微鈞陳北極南師雷電司空鳳伯老

人六十二神也北郊則四十四神五嶽四望四

海四瀆五湖五帝之佐所山嶽山白山霍山鑿
巫閭山蔣山松江會稽山錢塘江先農凡四十
四神也江南諸小山蓋江左所立猶如漢京開
中山水皆百望秩也文帝元嘉十六年有事北
郊帝復下其議于是八座奏省四望松江浙江

五湖等座其鍾山白石既土地所在並留如故
文帝立儒孝館于北郊十二年嘗閱武于此

宋孝武大明三年移北郊于鍾山北原今鍾山
定林寺山巔有平基二所闊數十丈即其地書

云北郊晉成帝世始立本在覆舟山南宋太祖
以其地為樂游苑後以其地為北湖移于湖塘
西北其地卑下泥濕又移于白石村東又以為
湖乃移于鍾山北原道西與南郊相對後罷白

石東湖北郊還舊處梁武帝北郊為方壇上方十丈下方
十二丈高一丈四面各有陛其外為壝再重陳

北郊為壇高一丈五尺晉王恭使前將軍王珣
入守北郊。宋元嘉中
每閱武于此。梁嗣徽引齊兵為寇侯安都距
齊軍于北郊壇紹泰中齊蕭執等渡江亦屯于

北郊壇

禊壇石按通典江東太廟門北有石文如竹葉小屋

西復之宋文帝元嘉中修廟所得陸澄以為晉孝
武時郊禊石然則江左亦有此禮矣或曰姓
祀其傍或謂之落星石

明堂在城東南七里不詳其處

考證宋書晉元帝受命中興依漢故事宜享明
堂宗祀之禮江左不立明堂故闕焉大明五年
有司奏國季之南地實丙巳爽塏平暢足以營

造其墻字規範宜擬則太廟惟十有二間以應
暮數但作大殿屋彫畫而已無古三十六戶七
十二牖之制是年五月新作明堂丙己之地宮
苑記云在博士省南博士省在國李南○梁武
帝天監十二年詔以明堂地居卑濕可量就埤
起以盡忱敬○陳亡焚毀皆盡將作監大匠字
文愷量臺趾丈尺寫樣奏聞

晉太廟舊址在秦淮西

考證晉太元十六年二月庚申改築太廟秋九

月新廟成案地志太廟中宗置郭璞遷定在今
處帝常嫌廟東迫淮水西逼路至此年因修築
欲依洛陽改入宣陽門內尚書僕射王珣奏以
為龜筮弗違帝從之于舊地不移更開墻捍東
西四十丈南北九十丈宋以後仍之至陳乃廢
社稷諸壇附

府社壇舊在城南與江寧縣社壇同處慶元二年留

守張公杓移置下水門內秦淮南岸風伯雨師
壇附

上元縣社壇

在縣白下門外尉司之東

記云上元治秣陵中名壯縣先

祀云提魁仍小字張
以俱一梳

唐合于江寧宣孝皇帝五載號上元明年因
以名邑國朝天禧闔昇州為節度府中興
嶽狩列于陪京一同之寄賦昔為重矣淳熙六
年五月承議郎趙侯洙涖茲邑昔丞相中國公
積得魁望鎮北門寬大蘇平百吏樂職俟素所蓄
沮弗愉顧瞻社宮歲月荒老祠宮日慢間嘗寓
之它所侯曰是職也宜先粵明年撰日即二以
七月既望經始三旬而成其地西直臺城財里
所東走句曲南枕秦淮北眺鍾山直為屋六楹
有暗外為垣餘百五十丈密其壇時立爽塏
雲煙紫翠森列獻狀春秋歲事寬戟具束明宮
齊廬粧飾儼雅子男邦君之祠莫與儼焉先是
歲戌戌飾儼雅子男邦君之祠莫與儼焉先是
社禮之禋于國家用太社令言祠制詔郡邑增
祈報惟謹敬儒先論句龍棄之功蓋謂風人所稱

故得祀徧天下嘻其重矣哉今茲壇崇恭
上之詔明古之訓一舉而二嫩其始可書侯
名伯晟字明仲萬古而之綜練有官業同予弟
進士且俱吏吳中相樂書倅徵吾文俾共于
謝弗獲剝為蹠寔月而日之三月十五日宣教
祀事尚候之一心云淳熙八年三月十五日宣教
即充詳定邑社久弗葺後四十年秋浦葉宰為長
于斯乃更新之設壇壝四始甃以石築墻堵百
六十有奇始覆以瓦建齋宮十有八楹視昔加
崇豪焉前闕軒字拜下始有地後勑直廬更衣
始有所擇舊材可用者為屋東隅以剗牲牲西
隅以處徒御始肅然無譁舊循墻自剗而計今
始作南門舊行草莽間今始為砥道縣入西
歲赤立銖積粒聚經營于庚辰仲夏不年而後
落成夫邑有民有社稷皆當務邑不年而後
新之亦常事也長至日書而書之紀歲月也嘉定而
十四年辛巳歲長至日書而書之紀歲月也嘉定而

元為壯邑有社社有宮經始於淳熙庚子越四
十年稍葺于嘉定辛巳又經始於二十有三年秋浦陳
侯始至視宮墻推頽已甚樵牧出入蕩無限制
未幾齋廬為西風所震棟桷屋壓積瓦礫與壇制
齊秋祀雨驟作仰漏旁穿無所庇障相禮者至
操益行事薦裸興俯弗暇如式侯惕然靡寧喟
然歎曰令所職在農農所重在祀春祈秋報從
昔加嚴旱乾水溢于為致禱而歲祀之地祀陋
如許更新且收聚誠意求神願歆大拱睨不間始
銳意更新且召粹人畫神願歆大拱睨不間始
孟公點廉而聞之自當塗書扁額來力贊其成
侯退而視夫帑廩則枵如也且邑為附庸一絲
粟皆上之府令不以負祖督遇已幸苟可撐
了歲月何新為新之寧不勤吾民前此諉之近
郊里正吏執舊比來令沉焉責之彼苟塞責
不久仍與其辦也煩費而無補孰若搏約以有
積裕則一其辦也煩費而無補孰若搏約以有
積裕則一其辦也煩費而無補孰若搏約以有

刻

以堅木繚墻覆以陶瓦去積壞披荆榛置門闕
嚴高鑄于是仰瞻乎齋宮昔壇壝之中隆周視乎
垣墉昔痺而今宗循行乎恭矣終三年舍侯不容
通于斯過者昔慢而今恭矣終三年舍侯不容
豐十鄉之民諫歌于春風和氣中舍侯不容
口倭曰此神之體何功之有欲然以為未足
也儲材庸力凡可以植壞起仆者靡不經思治
事之庭退食之堂游息之園洵問之靡不經思治
淫朽腐藉濕支傾凜乎若壓不可問之靡不經思治
撤新之市材役工直與時晏然罔聞知夫嚴鷺行
一孔弗敢謾訖事而田里晏然罔聞知夫嚴鷺行
字以弗敢謾訖事而田里晏然罔聞知夫嚴鷺行
之非才也孰克辨此由逢夜觀之于此蓋西得
次焉世之為揜切為不恆者遇事立辦而民不
免告病茲非短于才正以過于才爾然則不以
才集事非難以李為政斯難吾夫才爾然則不以
為色者至不難許子路在四難吾夫才爾然則不以
聞其使子羔為費宰則曰賊夫料中子及事稱然

有人民社稷何必讀書則曰是故惡夫佞者蓋
未嘗讀書而使之即任以為孝未必不適以害
之未必不至慢神而虐民子路且以此為聖
人所非甚矣邑之不易為也侯以儒飾吏由分
教有聲而長斯邑廉而不求人知明而終歸于
怒民神之主也政善故得民民和故神降之福
居是室也微有愧于心登斯壇也將有愧于神
新社宮而及縣治其寔相閔其本則在講孝是
說也健決之吏笑以為迂孝道愛人者儻有取
焉逢辰備數郡之笑與侯相始終三載于此知
侯為詳報述所必以詔無窮佞名夢高字子升
治行轉聞及瓜而代有日方進進為時用云淳
祐五年歲次乙巳三月望日從事即充建康府
府李教授方逢辰撰并書奉議官汪埴篆額從
置使司主管機宜文字兼參議官汪埴篆額從
事郎建康府上元縣丞趙洪修職郎建康府上
元縣主簿趙崇檐迪功郎建康府上元縣尉徐
宗大同立石

江寧縣社壇在縣西南府社壇之東

江寧縣社壇在縣西南二里紹定四年知縣史彌鞏

漂水縣社壇在縣西南二里移建于縣治西此望京

句容縣社壇舊在子城北今移在青元觀西南陳後山談

業葉君表為句容令縣正

漂陽縣社壇在縣西南二里記云邑之祀事社稷為

民也記曰重社稷故愛百姓宜其然乎則垣垣
之隙毀祠室之撓腐詎容若是想耶漂陽社壇
在縣治之西自立縣固已立社第歲久不治壇
地墳夷蓁莽潢汙或致宸穢春秋薦享牲糝雖
其向寓祭之所乃不克稱行禮者慙觀禮者歉
嘉定戊寅會稽陸公來視邑事始慨然念之然

記云提趙依一

抄字

記云提趙依一

政務膠轄財計枵瘠支顛補錄未暇也越明年
己卯歲則大熟十有一月顛補錄未暇也越明年
末以事公公眷顧特皇有懷必吐閱歲庚辰嘗
諭神稷者社稷自古尚矣考先儒之釋社者五土
之益亦各以其有功于水龍配食于社棄配食于
稷益亦各以其有功于水龍配食于社棄配食于
成粢盛既潔祭則且將變置其所以配食之無早乾水
溢之憂不然則且將變置其所以配食之無早乾水
人興事盡誠責寔幽明不問若此今茲登稔荐
臻家給人足公私倉廩儲粟浩穰豈非社稷之
有功于民乎不葺其弊不新其舊不嚴其報非
予責而誰責帝曰唯于是九頓首以順公之美
贊公之決居無何甲申衆工齊事七月癸丑乃
督刻兵護作六月甲申衆工齊事七月癸丑乃
成爲二壇其廣袤也文九尺有五寸其密峻也
二尺有五寸以祀社稷又爲三壇其廣則丈其
宗皆莫燎瘞各左右以祀社稷又爲三壇其廣則丈其
興灌莫燎瘞各左右以祀社稷又爲三壇其廣則丈其

藻一新明敝改觀公始歲事儀牧增煥神之聽
之祥社昭拾庶民用寧百穀用成公之重社之
義爲民之意于是乎驗矣雖然昔子路使子羔
從政于費邑吾夫子何以爲賊夫然後爲子路曰
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子路而夫
子深惡其佞蓋子路謂有民人而治之有社稷而
之神而事之治民事神于是而習是亦爲子路而
不知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事者也然則
詎可以世不讀書于治民事神之先乎矧惟公之
先公世世積孝逮于治民事神鳴道闡心日益富
而源流所自公獨深造之博洽經籍貫穿史傳
以至於終夜不寢益進進而而不息則其讀書也
康常者此哉故其于縣堂亦必以讀書爲重社愛民
政績章、無非其英華之發見者也重社愛民
特其一耳公命帝記其事因以述之併及公祭
古從政之大槩以示來者茲時嘉定十有四年
正月迪功郎建康府溧陽縣尉陳帝記
次春初至溧上適行社祭入壇之境道弗而垣

此壇壇存縱廣大畧祠官屋上漏下濕幾不可
頓足問其方所則違于經詳其儀設則悖于禮
觀諸祝史則翫于習竣事而退厥東愀焉曰令
至社稷也社稷猶家也整則春祈秋報此為何事以
堂外門巷所入安神靈者亦然若家廢則事
踈窳居處出入弗治何有于幽冥祝告之所次
春靜而思前此視邑之抗有幽冥祝告之所次
穰乎雖然置彼整此猶不失為社稷也夫天統元孰
為大社稷為大社稷也夫天統元孰
氣而始萬物地統元形而治是忘本也稷主其邑孰
所位天國地皆萬物也先王之制饗帝則于郊形
祀社則于國凡皆以類來之邦國都鄙則設社郊
稷之壇社土神也配以類來之邦國都鄙則設社郊
祭以時蓋天之尊不配可以瀆而神人依形以立道不財也
以養惟地最親故田社之所瀆而神人依形以立道不財也
明禮廢樂壞之士親見社之所瀆而神人依形以立道不財也
依利害之私以渚鬼神之分繇是疑天道也

風伯雨師壇附府社壇

乞靈于龍岡謂寶坊真館潭洞秋樂之所尊于
社稷黃冠白足巫覡方伎之流士于禳禱呼
其味理也甚矣次春蚤夜恂慄幸邑治粗葺則
及于社稷因考晦庵朱文公參訂政和儀
神位祭器儀式具可法也廼正方嚮廼新開壇
廼闢塗路為屋凡九楹望拜有宮執獻有位於祭
器有室更衣有所于以飭玩立情示吾重社稷
之意記不云乎重社稷故愛百姓重社稷
社稷敬也愛固生于社稷故愛百姓重社稷
民誣矣雖然人心涵太極五行之理所謂敬者
澄穆虛靜以此心神明交彼神無念不敬則無
民不愛儻平曰心與敬違雖矯飾于非伏戲裸
之頃非敬也如民何次春既以自警併著其刻
于社以告來者寶祐改元八月吉日宣教即特
改差知建康府溧陽縣主管勸農營田公事兼
松江制置使司幹辦公事劉次春記

祭龍壇在縣西南十二里陰山上

國朝景德三年置

古太社太稷壇 晉元帝建武元年初立宗廟社稷在

古都城宣陽門外郭璞卜遷之左宗廟右社稷

玄風觀在太社西偏對太社右街東即太廟地

社立三壇帝社太社各一稷一在縣東二里

書晉元帝建武元年依洛京二社一稷禮左宗

廟右社稷歷代因之洛京社稷在廟之右而江

左又然也吳時宮東開雩門疑吳社亦在宮東

與廟同所也宋仍舊無所改作○寔錄云晉初

仍漢舊儀置官社而無官稷太社有稷而官社

無稷故常二社一稷也太康中詔併二社之祀

心字榜連大字供
頂核

雩壇 通典晉穆帝永和有議制雩壇于國南郊之

傍依郊壇遠近注阮湛云在已地隋志天監九

年有事雩壇遂移于東郊在籍田之域內武帝

既陰類而求之正陽其謬也甚東方既非盛陽

而為生養之始則雩壇應在東方祈晴宜于此

籍田壇 在城東十五里按隋志普通二年又移籍田

于建康北岸築兆域大小列種黎栢便殿及齋

官省如南郊別有望耕壇在壇東帝親耕畢登

此以觀公卿之推別有祈年殿普通二年徙籍
田于東郊外十五里詔曰平秩東作義不在南
震方門求沃大同五年又築雩壇于籍田兆內
野具茲千畝紹泰元年齊餘嗣徽復入至玄武湖陳武帝遣侯安都扼之戰于耕壇南即此地也蔡宗
旦金陵賦注充梁籍田壇在城東二十里止青
龍山前

鍾山壇

在鍾山南巖上苻堅大軍至壽春晉武禱于
壇神曰當助攻堅見八公山上草木盡為人形
又聞風聲鶴唳皆言王師至堅衆大潰西走

名誌

制使姚公希得任內初修社壇邦之有社重祀也壇

墳齊廬歲久頽敝景定四年鼎新修初祭壇四
座齋廳一所櫺星門及前後左右掖屋看守宿
屋大小總一十有七間週迴界墻屋下裝摺一
一圓備總費四萬二千七百餘緡米五十三石
有奇

社壇

大使馬公光祖重建郡邑有社壇春祈秋報古
也今存其名而禮制失之矣祀事之頃升降跪
起聽命胥徒動容鄙野甚非所以格神明而來

靈貺也夷攷政和五禮新儀壇壝崇廣具有成式乃命主江寧簿楊相如按古制而築之社稷之壇各一飾以方色燾以黄土南位而北向燎壇瘞故悉如禮又為齋廬間以備陰寧而祭風雷雨三壇位北向南亦鼎新焉

記云

社稷在祀典視群祀為重以其關於民者大也我朝政和列于五禮新儀淳熙編

次成書頒之天下制度威儀織悉畢載自禮律同錄藏于法家不能家傳而人誦之州縣循習苟簡平居暇日莫過而問及乎行事惟執事者是聽諉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有志于古者相視太息而已金陵陪都立社有年矣壇壝非制祭器禮服猶闕咸淳丙寅夏潦害稼丁卯雨不

時若裕齊先生馬公念念在民靡神不舉社稷莫失焉至誠昭格以克有秋嗣歲將興祀事斯藏于命之曰祭三守茲土至則首謁于社環視前而觀大異先朝所頒之制非闕典欵夫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禮之存神將安饗獨念夫古者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曩民瘼未甦周敢輕用其力茲歲事告豐民氣熙洽繫神之貺今守臣古諸侯也社稷之事可不改而正諸子慈湖家季也從臣嘗以此明古禮薦于朝矣蓋為我興起而一新之者竣矣事則邦知有此故典洗積習之陋亦幸之大者載惟公以記其勿多遜相如不敏懼弗克堪載率指誨荒穀旦度舊社稷如不敏懼弗克堪載率指誨荒穀旦度舊社址聚羣材會眾敢不恪乃祇率指誨荒穀旦度舊時五壇崇成社稷位于午風雷雨雷位于子昔主

奉
漢

社

石不琢今方圓中度昔隘不四出今升降有階
昔方色不拖今五彩輝映昔瘞燎無所今壇坎
從方致齋有次熟牲有庖犧象豆簋簠尊俎
壘洗勺篚拈脫中冓必以式旒冕弁幘衣裳鞞
佩組纓帶履績畫絺繡必以等經始于良月越
明年成一物不欺百廢具舉以此交神明其庶
矣乎公之盛心豈為徼福于神而為是哉亦曰
禱初祭祀非禮不誠不莊期于仰稱是國家立
社之意為爾矧公之于政薄歛勸分蠲租已責
養老慈幼惠孤恤寡獄無冤民庭無留訟已定
對越而無媿社稷有靈愚知其福公之復請于公
昭矣相如既奉公命董其役紀其成復請于公
圖而刻之碑陰以扶是禮于勿墜云戊辰正月
既望修職郎建康府江寧縣主簿兼本府僉廳
楊相如撰并隸古修職郎特差
充建康府、李教授許棨篆蓋

諸廟

城隍廟 唐天祐二年置舊在城西北今在府治南

御街東太廟街內

東嶽廟 在城內西南斗門橋之東 宋朝雍熙二

年置紹興十一年重建

江瀆佑德廟 在城西清涼寺東

事跡

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知樞密院事督視軍馬葉義問言北虜寇進逼江

上與鎮江建康太平諸郡總隔一水先被虜人
謀開第二港河欲徑衝丹徒施工累日一夕大
風沙漲截斷不得渡以為水府陰祐仰惟
陛下神聖威武將士用命犬羊之衆未遽衝突

然滔大澤與江漢東入海是為南江其源委可
有舟楫不待施者寔神陰相于冥之峻退卻雖
致然乞詔禮官考其制依五嶽例峻加帝號令
建康守臣擇地建廟其金山采石二水府乞增
封遣官精潔祭告已而太常寺言江瀆已封廣
源王止係二字欲特增如六字作八字土擬昭
靈孚應威烈廣源王令建康府守臣稷爽壇之
地建廟賜額曰佑德其乞峻加帝號一節恢復
中原日別議封冊兼契增八字王本廟係在成
都府今來所封廟額并增八字王本廟係在成
稱呼從之○黃度記岷水自江出為沱漢體
為潛禹貞紀沱潛梁州以岷嶓見著所出也荆
州以九江見著所入也漢東南行過大別與
俱東至彭蠡漢行于北為江行過大別與
為中江以孔安國曰有北江可近出蘇文
忠公遂以彭蠡為南江經文也揚州紀彭蠡下
嶠山下岷衡荆州分域衡陽為南界贛水發大
嶠下合彭廬塗盱濁餘鄱僚循十川鍾于彭

強為大澤與江漢東入海是為南江其源委可
如彭蠡為三矣余登金山其北為鶴窠山兩山
對立江分為之而東因陸羽三泠之說驗禹貢
舍江為信又求所謂第七泠者在寺北趾僧
金山下二十里冷海門山亦兩山對立江分
三入海它日又有海門山亦兩山對立江分
立江中江亦分為三而岷嶓下尾江域于九江
山之行乎江中者皆岷嶓下尾江域于九江
流相漸被而異槽其安行順道而不駭蕩遷徙
者由此也夫自漢尚書家說沱潛說三江皆失
寔吳越春秋范蠡汎舟出三江之東謂今浦
剡也三水異出合流于會稽郡之東北今猶稱
三江水口頻海小瀆稱謂偶同非一州之望不
紀錄水經松江下流奇分為三瀆尤小本無三
賦指東江委岸蓋牽合不可憑也金陵故石頭
之名且非口岸蓋牽合不可憑也金陵故石頭

城南有江瀆神廟不知其所起紹興辛巳虜人寇郡禱于廟虜潰去有旨賜號佑德久之棟宇頽圮弗稱靈貺歲在癸酉制置劉公改作之江導源岷山行梁荆揚三州三千餘里挾漢彘而長之由此入海灌溉濟沙之功博矣食于此宜也因念河自秦漢不行九河故道濟絕源不復截河入滎淮亦与汴泗交錯多非禹跡四瀆惟江溟淼衍長持固處順歷數千載而津運不易方其自梁入荆去海尚遠甚而已有朝宗之勢經特表見之夫豈非融結之初其受命于兩獨異也

真武廟

在宮城西北清化市東

國朝太平興國

二年置

建炎四年虜人燒建康應官舍民居寺觀神祠無不蕩盡惟此廟獨存

後湖真武廟本吳赤烏玄武觀後燬于兵

國朝嘉泰中王運使補之親即其地禱雨而應遂建

真武廟

取土得龜蛇

嘉定間胡運使規增創前殿寶慶初

丘大卿壽邁又增兩廊三門

蔣帝廟

在蔣山之西北去城一十二里

事跡

神蔣姓名子文漢末尉秣陵死而靈異吳

大帝為立廟

搜神記曰蔣子文廣陵人嗜酒好色自謂已骨青死當為神漢末為

秣陵尉逐盜至鍾山下職擊傷額因解綬縛之有頃遂死及先主之初其吏見子文于道乘白馬執白羽侍從如平生子文曰我當為此土神為吾立祠不尔使蟲入人耳為災吳主以此為妖言後果有蟲入耳皆死醫巫不能治又云不祀我當有大火是歲數有火災吳主患之封為中

都佞加印緩立廟改鍾山為蔣山表其靈異。○
吳志吳初封子文為中都侯次弟子緒為長水
校尉皆加印綬立廟晉加相國之號晉蘇峻之
堂轉號鍾山為蔣山晉加相國之號難鍾山神
同蔣侯為助且曰蘇峻為逆當共誅鋤之後果
斬峻。○太元中符堅八冠望見王師部陣齊整
又見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慙然有懼色初
會稽王道子問堅人冠以威儀鼓吹求助于鍾
山神奉以相國之號宋加相國大都督中外諸
及堅望見若有助焉宋加相國大都督中外諸
軍事封蔣王社佑通典宋高帝承初二年普禁
初修復加蔣侯爵位至相國齊進號為帝乃以
六都督中外諸軍為蔣王
廟門為雷光門中門為興善門外殿曰帝山內
殿曰神居齊永明中崔慧景之難迎神還梁武

嘗禱雨有異及魏軍圍鍾離復見陰助。○南唐

謚曰莊武帝更修廟宇徐鉉奉勅撰碑其略

正直之資寔一德之所生與五龍而北翼自西

江考績聯事于玄夷北部申威輯庶功于黃

緩于時祚終四百運偶三分人懷墜炭之愁家

有剝廬之痛帝則勤勞徇物慷慨憂時既援張

敞之桴即震李崇之鼓赤心未盡執漢節以忘

生青骨難誣降北山而享飛虫顯裕生民之

舒慘為依白馬耀奇平昔之威容如在云云○
詔曰蔣帝受命上玄奠職茲上功昭累代澤被
中區所謂有益于人以死勤事者也今位號已
極名謚弗彰闕典未申朕甚不取其以勝敵克
亂之業為人除害之功因姓開國追謚
莊武仍令有司修飭寢廟備制度焉

宋朝開寶八年廟火雍熙四年即舊址重建景

祐二年陳公執中增修請于朝賜額惠烈景

二年春蔣莊武帝廟成廟去治城北走据鍾山之趾帝即東漢秣陵尉子文之神功烈載于前史威靈見于後世項嘗逐盜勇死誓當血食初有變怪廼祠于吳因姓名山雄壓境上繇吳迄晉或侯或王陰助國難終敗賊峻遂帝其號偽唐因之至于代朝日月寢遠治而廢開寶中田野弗時悉火其屋厥後完緝甫就像壞庫存處尊一隅鞠為榛莽前此出鎮率巨公大目所邦下車之明年欵帝宇下周覽齋嗟頽圯之甚以為捍蓄禦患寔在祀典茲山靈一府之望水旱疾疫歲時禱祠云攸居民不蒙福非弟父母之意即日禱祠云攸居民不蒙福非惡聿圖宏壯既立門戶乃樹頤指前後挾室左右刻廡南翼隆夏烹燂之樹堂寓前後挾室所廣敞靚深幾百許柱遐賻輪奐若病腫刮膜

景

忽見物象之明滅却晚嘯愕如丹青新圖半出霄漢而飛動蘋藻可薦簫鼓可樂千里之俗嬰然驚抵叫呼奔走僉以為公尊奉神靈發揚幽光蘄于樂康覲于歲成君子曰左傳有神聰明正直依人而行者也若夫公之聰直與神通故神有所依憑而山得嗣興說以使人不日而成不然而何曩時之敗壞一旦必葺若斯之盛欵先是御史蔣君司計東道蓋出商自近在治所躬謁以竣總文于石府公感之愈加誠焉二賢固符徽惠邦人不朽之作古之制也御史以予嘗季春秋繪傳其事政和八年漕使劉公保書始末而為之記云唐劉公會元將漕江左會元重修以政和八年福唐劉公會元將漕江左剝懼無以仰稱威靈用政和六年天子德音使新廡之三萬有畸委屬縣完治殿之毀者完之工始千正月十一日甲午而成于九月十三日

壬辰越三日公率屬吏具祭祠下奉安神像事
既畢以次列坐公願客而謂曰事神者內誠欲
其至外儀欲其肅然事有激于外而動于內者
不可不察也令夫裸以入廟者仰首四顧凜然
竦動毛髮懼色見顏面非習于刑威使然也彼
其見于外者嚴肅可憚則恭畏之心怵然生于
內自自然然之勢也茲廟之食于金陵將千歲矣
之福斯民不可謂不久而昔之金陵將千歲矣神
不飾俾民之祀者牽牲奉俎以八見其隳廢若
此則恭畏之心何自而生焉夫挾慢易之心以
求于神而神弗荅豈神之過哉今韋甚棟宇復
完使今而後民以業而育子孫士以神而莊官
守者咸知事神之聰明亦將昭荅于無窮矣屬更邵
而不隳神之神聰明亦將昭荅于無窮矣屬更邵
搏撫公之乾道八年樞密洪公道重修乾道七
言而為記乾道八年樞密洪公道重修乾道七
年詔侍衛騎軍屯建康明年樞密洪公道重修
守邊鎮真本道廼行城東直蔣山得高亢地以為

營循山而比以謁于蔣帝之廟慨然念神之食
于茲山千數百年赫有靈響輔立討賊前王賴
焉今貌虎萬群連營其左折衝之威神尚克相
之而祠宇陋頽不葺何以徽福于四月戊午告
治其廟若神之百須皆後而新之四五月告
成移書石湖之上求文以為記云竊推神之
英烈能殺身不顧發靈兵間漂疾無方掀推逆
允已敵先代所懽至像設輿馬皆有行色可謂
壯哉可謂異哉烏呼舊京之盜不烈于滔天之
虜石頭之逼于原萬里數十年之黍黍鍾離之
陽之柵不熾于中威怒有此武功寧獨無意子
其小者猶能奮其威怒有此武功寧獨無意子
丕天之不虛乎嘗試酌椒漿桂酒酌亦將合人
其必有不虛乎嘗試酌椒漿桂酒酌亦將合人
神之助崇建勲業以無負于洪公亦將合人
大不佞故志其遠且大者以告神且以復公之
命八年十一月二日左朝奉即充集英殿
修撰新一年一月二日左朝奉即充集英殿

使充廣南西路兵馬都鈐轄兼本路經略安撫使兼提舉買馬吳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范成大記弁書資政殿大宰士左中大夫知建康府事提舉李事兼管內勸農使充江南東路安撫使馬步軍部總管兼管田使兼行宮留守鄱陽縣開國子食邑六百戶賜紫金魚袋洪

題詠

元祐辛未寒煙深鎖舊山愁悲風力掃換搶恨未休澤國秋身殞一朝心報國功襲千古勇氣平吞年白羽雲頭扇還許來仍得見不又鍾阜魏人插太虛祠堂高拱此山墟誰言荒草埋青骨時有仙風掃舊廬曾極白馬千年繫廟門爐煙浮動袞龍昏閩棺謾說榮枯定青骨猶當履至尊○揚備深區巖扉敞廟門靈風時動戰衣翻禦災捍患陰功大玉冊榮加帝者尊○馬之純一尉為官亦已輕後來封爵一何

吳大帝廟

在西門外清涼寺之西舊傳今廟即當時

故宮

題詠

表世弼詩人若曹瞞唐天悲漢祚終山河分鼎峙氣象發江東一旦墟京洛彌年黍

幼冲炎精意灰燼紫蓋出滕矐長策資公璞雄材得呂蒙招延師友議繼述父兄忠舊府峨雙闕驚濤涌半空風雲龍虎勢日月帝王宮地外因時險神謀與意同屈伸思所濟逆順審于衷駿足始交質靈牙曜即戎同盟界函、獨斷保蚕叢定霸葵立劣推心建武同盟長沙兆生識典

午刺餘風戰守餘忠在登臨四望中隴遷成萬
 古出異想群雄歌舞于民祀干戈逐虜功征帆
 來浦外久客愴途窮精銳消孤劍飄零若斷蓬
 徘徊廊廡下紅葉亂江楓會極曾將一劍定
 全吳斗大祠庭泣楚巫故國神遊應撫掌蘆花
 楓葉幾年無。庭綠有酒登京口西為無魚憶武
 此地六興王東。殿上空餘猩血泣祠旁何年並
 昌非復虎臣陪淮山草木長。劉克莊露坐空
 建琅邪廟共對迴久無祠祭主曾伯帝王來壞
 山裏英靈喚不迴久無祠祭主曾伯帝王來壞
 壁蟲傷畫殘炉鼠印灰今
 人渾忘却江左是誰開

晉元帝廟唐天祐二年置舊在城內西北卞將軍廟

側 國朝景德四年重修後移就嘉瑞坊城隍廟東

廡嘉定五年黃公度作新廟于石頭東西廡設禮樂

榜大字
 項格

群英三十六像

尚書事領揚州刺史衛將軍大都督始興文獻公
 軍事贈太傅廬陵文靖公陳國謝安字安石諸
 侍中太尉使持節都督并冀幽三州諸軍事廣
 武愨虞中山劉琨字越石鎮西將軍豫州刺史
 史贈車騎將軍范陽祖逖字士稚散騎常侍
 安車軍司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嘉
 興元公吳郡顧榮字彥先左光祿大夫開府
 儀同三公司贈司空穆彥會稽賀循字彥先
 騎將軍散騎常侍贈開府儀同三司臨湘穆侯
 丹陽紀瞻字思遠尚書右僕射贈光祿大夫
 平陽鄧攸字伯道安南將軍使持節都督梁
 州諸軍事梁州刺史贈征南將軍使持節都督
 南周訪字士達平南將軍使持節都督江州
 諸軍事江州刺史贈鎮南大將軍儀同三司觀
 陽烈侯汝南應詹字思遠驃騎將軍都督兗
 豫幽冀雍并六州諸軍事假節散騎常侍贈左

光祿大夫儀同三司
○尚書左僕射護軍將軍
○蔣陵蔣侯廣陵戴淵字若
思○同三司武城康侯汝南周顛字伯仁○散騎常
侍輔國將軍領左軍將軍監湘州諸軍事南中
即將湘州刺史贈車騎將軍譙閔王河內司馬
承字敬才○尚書令假節領軍將軍給事中贈
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建興忠正公濟
陽卞壺字望之○侍中儀同三司使持節都督揚
○諸軍事贈太宰南昌文成公高平却鑿字道徽
州持節侍中太尉都督荆江雍梁交廣益寧八
鄱陽陶侃字士行○州刺史贈大司馬長沙威公
儀同三司驃騎使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開府
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始安忠武公太原溫嶠字
太真○司空征西將軍使持節都督荆豫益
梁雍六州諸軍事江荆豫三州刺史贈太尉永
昌文康公穎川庾亮字元規○州刺史贈光祿
尉零陵忠伯琅邪劉越字世瑜○右衛將軍贈光祿

勳穎川鍾雅字彥曹○散騎常侍宣城內史贈
太常萬寧簡男護國桓彝字茂倫○衛將軍左
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散騎常侍中車
騎大將軍江陵穆公吳郡陵暉字士光○鎮東
將軍散騎常侍會稽內史贈車騎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餘不○侯會稽孔愉字敬康○散騎常
侍廷尉贈光祿勳晉安簡男會稽孔坦字君平
○使持節節侍中都督揚豫徐州之琅邪諸軍
揚州刺史驃騎將軍錄尚書事贈司空都鄉文
穆侯江向○字次道○左光祿大夫蔡謨字道明
同三司贈侍中司空濟陽文穆侯琅邪顏含字
弘都○廷尉領著作長樂侯太原孫綽字興公
○義之字逸少○尚書令散騎常侍衛將軍贈侍
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藍田簡侯太原王
述字懷祖○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尚書令贈左
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謚簡琅邪王彪之字叔虎

○北中郎將都督徐亮青三州諸軍事徐亮字
州刺史贈安北將軍侍中使持節都督江荆梁益
文度。車騎將軍。宣穆公。領護南蠻校尉。荆
寧交廣七州諸軍事。領護南蠻校尉。荆
贈太尉。豐城宣穆公。領護南蠻校尉。荆
軍尚書令。開府儀同三司。贈左將軍。會稽內史。
國謝石字。名。奴。散騎常侍。左將軍。會稽內史。
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康樂。武公。稽內史。
玄字。多。度。彭澤令。儀同三司。贈左將軍。會稽內史。
鄱陽陶潛字。元亮。令。儀同三司。贈左將軍。會稽內史。
窶姓。瘦酒薄。祝。史。准。制。置。使。黃。公。度。作。新。廟。于。此。
土也。嘉定五年。江。准。制。置。使。黃。公。度。作。新。廟。于。此。
石頭初。卞。壺。有。食。嵇。紹。配。馬。公。謂。壺。名。輩。後。紹。
當以。序。列。且。均。晉。臣。也。因。徙。置。廟。東。房。又。謂。晉。
傳。四。姓。嘗。為。中。原。共。主。更。七。八。巨。寇。不。害。其。立。
非。用。材。致。然。表。即。故。設。繪。事。兩。廡。起。劉。琨。迄。陶。潛。
三十。有。四。人。表。異。之。又。謂。王。導。謝。安。獨。晉。所。恃。
以。存。也。故。特。像。于。廟。西。房。客。或。頌。而。嘻。曰。惜。乎。

葉公適作記

是役也。商周之相孚。終近衡。是以銘常勒鼎。烝
從。裕。侑。示。其。不。忘。漢。唐。陋。矣。其。殊。勳。盛。烈。亦。紀
官。爵。圖。形。貌。于。有。麒麟。雲。臺。凌。煙。之。目。夸。其。得。意
及。後。子。孫。忽。于。念。功。棄。不。省。錄。運。去。物。改。臣。主
同。畫。名。跡。俱。泯。一。括。之。土。不。暇。為。謀。徒。使。文。士
弄。筆。于。墜。編。遺。簡。之。餘。騷。客。費。吟。于。殘。煙。衰。草
之。外。其。亦。有。足。哀。也。建。康。雖。復。晉。都。邑。千。載。既。遠
遷。革。尤。多。尋。治。城。問。新。亭。豈。復。異。時。髻。鬢。哉。今
不。惜。數。畝。之。宮。聚。其。賢。勞。裸。饋。以。倫。山。川。具。存
楹。擗。可。想。行。者。翼。然。如。瞻。太。極。之。題。止。者。汎。然
如。聞。廣。室。之。論。然。則。公。之。好。古。非。若。魯。殿。秦。碑。
愛。其。刑。缺。推。落。而。已。苟。有。益。于。世。教。以。今。準。昔。
猶。一。日。也。方。王。處。仲。篡。勢。已。成。舉。朝。不。悟。尚。安
恬。自。若。惟。帝。視。為。腹。心。之。疾。決。意。討。除。憂。辱。逮
身。忠。義。激。發。至。子。卒。殄。滅。之。不。然。晉。亡。久。矣。蓋
過。于。明。斷。而。無。不。足。也。自。正。始。以。風。流。相。命。賞
好。成。俗。士。雖。坐。談。空。解。不。畏。臨。戎。及。氣。倍。勇。積
則。擄。儒。予。弟。能。破。百。萬。兵。矢。益。清。談。致。効。而。非

喪邦也二事終始大節疑史安諱故略著云五月一日龍泉葉適記吳人滕成書鄱陽余襄篆

額廟作于四月己卯八月丁丑落成十月己丑刻記

題詠曾極茅茨綿蕝寄江東陵廟回看喋血紅
克莊元帝新祠西郭外野人吊古獨來遊陰
畫壁閑冠劍寐寐絲窠上瑞旒勢比龍盤猶在
眼事隨鴻去不迴頭葉禪廊
下無人看欲去摩娑又少留

忠烈廟卞將軍廟在天慶觀西晉蘇峻亂尚書令

卞壺與其二子死難南唐保大中始建忠貞亭于其

墓此^北國朝慶曆三年改亭曰忠孝元祐八年列于

祀典胡銓作記在建業寔江左一大都會其事繁職重

致力于神凡祀典所秩雜然不可倭數自社稷
五祀四望四類六宗八禋燎以祀中物又有瘞
柴以祀五緯十畝二次禋燎以祀四方百物又有
以祭山川澤畝以祭地祇瓢齋以祭水旱厲疫
營鬱以祭國門屏攝以祭群小祀中雷以祭室
神又有穀俎以侑食復昨以群小祀中雷以祭室
義吁亦眾矣今六丞相觀文大孝士和國張公之
來鎮此府下車之漢則曰節及卞公之祠何哉銓
嘗求其說稽之義者天則曰節及卞公之祠何哉銓
之唐則曰忠義者天則曰節及卞公之祠何哉銓
人尚名義嬰以廉耻則人之矜節行蓋導以禮則
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
君上一守圍掃敵之臣誠死國家安園隱若長城
力一上守圍掃敵之臣誠死國家安園隱若長城
亦節行者國節死義則金城與秦以并吞八荒之
欲帝萬世然云伏節而死難之士崩東漢之亂
免虎口故沐猴一呼而天下士崩東漢之亂

帝越在草莽曹操奉以為至當是時天下已無
漢矣而惟曹氏之為聽姦斧逆鼎搏人而肆其
酷海內凜凜以為漢亡在須臾爾然殺一孔文
舉而而忠臣義士折首滅頂伏死以爭終曹公之
身而不得逞是所以首及忠義者天下之大閉歛
是觀之公道德忠孝伏一世公之祠其旨豈不深
且遠哉公垂三十年海內至今歌思以相天子
輕雖去國破斧也豈容人皆惜之久外况其高
蓋闕釜之歎也容人皆惜之久外况其高折
筆以答赤眉也天豈容人皆惜之久外况其高
鴻烈藏盟府視古何愧焉而其意方將尚
友古人之歎然若不足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
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孟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
亦我所欲也二出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公之意豈不端出于是仰推無隄之輿展義吳
會既歲愾曰難卧薪仰瞻而未有見死綏之節雖
復草枕戈而蒐聞執兵之陪頽甌脫之警日聞
復之期未指而士氣委靡器窳偷生則苟而

可微公宗尚名教以砥礪頽風則孔孟仁義之
談幾何其不埽地也哉嗚呼尚忍言之或謂銓
子言信矣敢問夫仁人于死生無擇故能成仁義
異銓曰不同夫仁人于死生無擇故能成仁義
士于死生有取舍焉故止能取義殺身成仁夷
齊以之舍生取義子路有志乎古者或可企及不
無擇之雖然夷齊遠矣有志乎古者或可企及不
然猶不失為魯仲由也下公其何歎焉下公諱
壺字望之其大節旧史詳矣故不復識紹興
十二年歲次壬午十二月朔左奉議郎新權發
遣饒州軍州事 紹興八年葉公夢得又即亭之
廬陵胡銓記 朝賜額忠烈為殿三間位置公

像仍列公二子於盱于右又以嵇侍中紹配食
于左 請廟額狀右臣伏見本府有晉尚書令卞
壺墓一所在城西南隅謹按晉書壺當南

渡之初與王導庾亮寔相成帝蘇峻之難以壺
都督大柁東諸軍事捍賊力疾再戰遂死于敵
帝特贈壺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後復
給鈔修其塋兆歷代封植載在典祀自金人渡
江殘毀殆盡竊慮歲久漸致湮沒臣已委官檢
計重建廟宇方時多艱如壺等輩數百年間不
遇三五人宜有褒顯以詔後來欲望聖慈特依
應天府張巡許遠蔡州顏真卿例賜以廟額庶
以興起四有伏節死難之士共明君親之義
紹興十五年晁公謙之乾道四年史公正志嘉
定四年黃公度皆修崇之互見忠孝亭及墓下

伍相廟

按建康寔錄吳孫綝侮慢人神燒大航及子

胥廟今不詳其所

總龜詩話云儀真觀西一水縈迴南入大江號曰胥浦一三日潮俗

云子胥解劍渡江處其西又有伍相林對南岸竹篠溝下口又有廟里俗呼為伍相泊馬廟其地在上海元縣長寧鄉

晉謝將軍廟

在城西南隅戒壇院之側唐咸通九年

建將軍蓋謝元也

廟記昔典午氏之東符秦不庭空國南淮肥
名播之天下其行事焜耀于史冊廟貌血食垂
榮無疆此固不待記而傳不文而顯也唐
咸通九年載肇祀將軍于城西南隅今統司中軍
講武堂之右是其故址皇宋乾道間統制魯
侯安仁親其堂隍淺隘日近塵蹶練習戒期往
來雜沓迺改卜峻地用恢前規密基峙鳳集之
臺勝勢接龍盤之阜然庭宇已成而不揭其號
珉石既具而未刊其辭雖鴻勳偉績顯晦不在

于斯而歲月無傳蹤跡莫攷亦非所以垂方來
示永久也闕典未備因循逮今丁巳之夏適值
風雨飄搖祠門俄圯統領張辰會諸將校而言
曰厥今王業偏安驕虜未殄于斯之時政宜勗
力一心仰慕前烈將軍之廟不克修葺則何以
繼魯侯密泰之志慰忠臣奮激之心乎廼相與
出俸資鳩工徒易其舊閱表以新額築植告備
赫然改觀嗚呼提八千之眾破百萬之兵以生
前之忠勇為身後之英靈草木皆人形風鶴皆
軍聲俾幽冥之昭格矧躬列于神明將見壯我
軍容肅我行壘保佑社稷奠安邊陲其有望
于將軍者如此于是乎書時慶元四年歲次戊
午三月朔日三

山鄭之翰記

題詠

曾極兒輩能軍國未危更令朱序助聲威

之純符秦親自到淮淝真翰回山倒海威只遣
八千精銳去能令百萬敗云歸雖從太傅求方

略要是將軍識事機廟食如今知幾歲英風隱
隱動憲扉。喜處誰知颺齒邊分明江

左再神乾莫教從此輕
肥子容易談兵誇少年

晉陰山廟在城西南一十二里晉建武中丞相王導

于岡阜間隱約見步騎數十駐立壠上導恠之使人
致問俄失其所夜見夢于導曰我乃陰山神也昨隨
帝渡江寓泊于此卿為我置祠當福晉祚道可以其事
聞上乃置廟于此仍名其岡為陰山 國朝開寶八

年平江南曹翰重修因為廟記書于堂之西壁

題詠

揚備爐香煙浙暮雲凝陰德山高眾所稱
開府琅邪舊蒙福龍飛一馬至中興 馬

之純相君一日到郊坰步騎俄逢十數兵拂曉見來殊隱約中宵夢此極分明陰山血食當知我晉帝南巡適從行事既奏聞因立廟坡坨亦復享嘉名

晉梅將軍廟在城南門外兩華亭東地名東石子岡

晉梅願嘗屯營于此又名梅嶺岡或名梅願營後人即此立廟

文孝廟梁昭明太子是也在城內西南新橋之西面

臨淮水建炎焚毀紹興五年再建

題詠 曾極德隱前星民已和山隈水曲廟何多皇孫不得承天統猶使而翁恨蠟鵝

武成王廟在右南廂鎮淮橋之北御街西唐開元中

詔京師及天下州府並立太公廟南唐徐鉉武成王

廟碑云入端門而右迴旁太廟以西願即今處也

李王廟在城東南十里南唐李王主也里俗呼曰李帝

廟歲時祀之

廣惠廟在城東三里廣德張王也

依一修字

淳熙省劄 資政殿李士正奉大夫知建康軍府所保護一方軍民消災集福每遇祈禱而澤無不應驗本府今歲緣自入夏以來雨水愆期有妨栽插秧苗于五月十九日躬親前詣本廟祈禱即獲感應連日雨水霽霈高下之田悉皆霑足有此靈跡其正廟見在廣德著于祀典委

是詣寔欲望聖慈特賜加封庶使一方軍民轉致欽崇牒奉勅宜賜廣惠廟為額

題詠皆枯裂夏至秧老憂不得八土禱于祠山野

廟期以三日逾日而雨大降插種畢猶有餘澤

乃作此詩刻于廟廡建業守龍泉葉適夏至老

挾含寸莫求田回以不敢犁群農無計相聚泣

欲將淚點和乾泥祠山今古同敬籤卦分明

指休證傳言極玃三日期注練翻車連曉順龍

神波后何慘愴昔睡今醒喜蕭爽人云天土行

水曹取此化權如反掌浙河以東盡淮孺哀哉

震澤幾為原願三頓首帝王前請賜此雨周無偏

王聖廟之神即蒼史王也廟在府治之西偏未詳所

始嘉定十年李公珏始加增闢十六年余公嶸寶慶元年丘公壽邁皆相繼修崇至于今不廢祈禱以正

者必應

廟記陪京重鎮蟠龍踞虎天設險要建旄伏鉞

揖祇命最親且近者三聖神祠在焉歷年多祠

宇顏祀弗稱厥祀蛛簷蘇壁來者動情客燕賓

鴻既去輒已嘉定丁丑制置判府安撫留守待

制侍郎隆興李公始克撤舊觀鼎新之是役也

不勞民力不費公帑割俸資用揆日告功殿廡

弘敞而遠深廟像端嚴而儼肅璘璠華彩光射

圖壁精瑩潔儀物畢陳日輝月明意象非疇

昔矣神非有求于公：非求媚于神慨然注念

紀此豈廢與自有數遇相與致辭屬郡人吳藏

為之記藏曰公帥西淮邊無警塵夜月秦關春

風漢隴太平杯酒恩意涵濡宅是南邦適壯屏

翰萬山鼇鎮一柱鯨波于江于淮福施滋廣鏘

鸞再駕惠信益孚和氣致祥民物昌阜豐功

續始不勝紀一祠宇之修何足後公美乎涉筆
非敢辭不敢僭也雖然昔風雨之漂搖今丹青
而黼藻亦足為神賀矣始序其梗槩夫神無方
無乎在無乎不在敬心所鄉神寔寓焉按耆白
所傳三聖神祠古跡受世享者蒼史、名頡黃
帝時史官倣像類形創書法詔天下真其功萬
世鴻荒迨今幾千百年英靈在天不泯豈獨私
此邦詩書文物之地篤意信向故神之眷念益
新神亦不輕于有所寄矣崇牙列戟門衛森嚴
犀甲熊旗鱗次羅列神居其中密贊陰扈星猶
在漢漏未傳宵梅角声催人影月照守帥未正
席過其祠者必先瞻礼守帥而下朝夕寅奉節
朔祭告克恭克謹罔敢或怠暮春三月時雜誕
農都人士翕鄉崇仰神血食于此榮矣雜然神
赤何負于此邦神之四日即有司靈官曰舉
留曰闔聰日證誤之日追失猶今府掾六曹郡
悉事咸總焉一歲之間陰陽燮調方內熙妥禱

禱興詠道不拾遺吏貴寬矣神亦得以自寧不
然吏方慄慄以為憂神能無動情乎一日之問
官府晏如文書整理庭無留訟獄無滯寬吏治
舉矣神亦足以自慰不然使方倥偬不暇神能
無閑念乎一日之間堂陰畫靜燕寢香疑金鑲
綠沈雍容樽俎神亦為贊喜其或鴈鷺拱前案
牘叢委曉燭散午夜坐分更神豈能自暇逸乎
有悃必致禱有禱必求應役于神之前者總
總也惕然無以應之始有甚于吏之念民者
矣夫孰有知其心者蓋亦有知之者矣目相接
知敬中有慙知畏處危難知警岸遠舟移水
波靜此念轉異所以敬者暫而非久迹而非心
也我公獨能為神與建祠宇于先再至又惧奉
事有間選虞胥老于事曹其姓者專其責豈公
之聰明正直默與神會愛民利物一念交感于
心自敬于不容釋者欽公知神之能公之意惠
邦之民縣、神、永、于、無、窮、民、荷、神、之、休、亦、將、感

公之賜縣：永于無窮矣敬書是以告
來者時嘉定十四年長至前三日謹記
又記三聖大王乃通鑑史冊蒼史王也王姓蒼
聖者籍算為其一開聰為其一追失為其一能
明此三事故曰三聖所主官府之籍計算忘失
所在官府建祠王生而聰慧正直忠節乃三月
三日聖誕世人多不知其生辰者遂致湮沒平
今編行詢問方得此寔行在省部往往立其香
火祭祀不絕此間名之曰三聖省部奉之曰至
聖蒼史王名號雖異其寔一也王有四司靈官
如府之六曹也一日舉留二日開聰三日證誤
四曰追失內有一事灾咎隨其所掌誠心禱之
無不感應此間卻闕此香火若能隨力創制方
為圓備王掌人之休咎灾祥無不關涉又有羊
頭三聖者行在亦有祠乃七國時功臣旌忠是
其封今南門外越臺正是其祠若比之府之三聖非也

曹王廟 舊在江寧社壇之前王諱彬謚武惠 國初

統兵平江南不殺一人邦人感之故立祠為歲久祠

廢後人但以土地祀之事見年表

褒忠廟 在城南門外建炎三年立褒揚邦又死節之

忠也詳見年表及府李祠堂記

廟記東采石先是車駕幸越宰相杜充總諸
道兵留鎮江左顯謨閣待制陳邦光守建康李
統以前六萬人列戍江南岸而閉門莫敢出師無
皆不戰盡潰充與其戲下數千人北去遂降虜
虜入建康稅與邦光不能守稅先降邦光欲棄

城去後亦降獨通判軍府事揚君力拒不從大
書其衣裾曰寧作趙民鬼不為他邦臣以授其
僕曰持此以見吾志吾即死矣挽他邦光愧謝猶
強擁君上馬即郊次與俱見偽太子命使拜
君叱曰我不降向拜亟遁歸卧其家虜雖暴猶
未敢辱君也明日遣其首張太師好諭君授
舊官君以首觸階陞曰我志死何多勢以誘我
為慮大驚卒止之徐曰公守固高奈勢不可
何第歸審思之吾死而復見公守君退亟移書
面曰世豈有不畏死而可利運者幸速殺我無
久留我至明日其酋燕稅邦光比曰坐堂上樂
召君立庭下君瞠眙稅邦光曰天子樂方作
拒賊不能抗俛首求活犬豕已不若復與共燕
樂尚不能抗俛首求活犬豕已不若復與共燕
二字佯脅君曰公無多賊將有起取幅紙書死
我乃信君賊吏有簪筆特言即欲死趣書死字
其筆引手掣紙書字曰筆多賊將有起取幅紙書死字
去明日再以見偽四太子君不勝憤遂望見大

罵曰若夷狄而圖中原耶天寧久假汝行磔汝
萬段尚安得汗我虜怒使人疾擊君挺交下君
罵不絕口遂殺之剖腹取其心明年虜去州以
事上聞天子為太息詔贈君直祕閣官其子
二事人即死所立廟紹興三年資政殿大學士葉
夢得為江東安撫使得其舊吏徐超知溧陽
縣事張知則皆君死時在旁知其狀言君甚詳而
前有司奏不盡備乃復列上請下太史書于策
詔加贈君諡時君奉大夫謚曰忠襄賜其廟額曰褒
忠官為之改葬乃以是歲三月甲辰葬君城之
東南隅二里既啓殯君尸猶不盡腐胸腹輕虛
如芝菌即其墓前為廟環以周廡禁四旁無得
樵牧率其僚以天子之命告廬祭以少牢而
積藏之君諱邦又字希稟稟稟縣州廬陵人卒進士
入官先以奉議郎知溧陽縣州廬陵人卒進士
文粹中君部曲有起應賊者論止之不得聘卒就
捕滅之檄鄰邑兵入討賊賊以故不得聘卒就

擒其忠決果敢皆天性之君既列廟祀宜有歌
詩歲時薦獻乃具著其事而繫之辭曰天生商
夷山限四極有不能然乃嘯上國既殄我民爾
則逆天惡稔而誅天胡舍旃在昔肅氏厥貞怒
矢不我來庭敢于我紀揚侯梗其喉牙萬
夫一軀莫我敢加誰謂爾狂我馮我抑誰謂爾
殘我挫我斥天宗天子曰嘻惟我域有臣曷不贖之
人百其身吃上宗命侯安于域捕挺旅楹侯有
廟食惟皇上帝命侯來歸頌瞻山川申我王
威侯食百世旗纛旂靈齊趨從侯北指侯
車轟于彼故疆覆其穴巢向有虎狼若功帝
閣帝笑為喜四方既平侯祀百世曷莫非忠
曷畏匪死簡于崇是顯自今百流滔滔貫于南
帝一心是播是崇是顯自今百流滔滔貫于南
邦我詩孔昭配此大江資政殿大李士左太中
大夫江南東路安撫大使馬步軍都管兼知
建康軍府事管內勸農使馬步軍都管兼知
撰端明殿李士太中大夫知建康軍府事兼管

內勸農使充江南東路安撫使馬步軍勸總
管兼營田使兼行宮留守范成大重立石

旌忠廟 在城南鐵索寺之東南紹興三十一年虜兵

犯淮西 御前策選鋒軍統制姚興獨以一軍與賊

接戰于尉子橋鏖戰數十合援兵不至竟歿于陣將

死猶手殺數十人知樞密院葉公義問以事奏聞特

贈正任觀察使仍命立廟賜今額

省劄 禮部狀準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

義問劄子奏契勘建康府選鋒軍統制右武大
夫姚興十一月十七日與金戰于尉子橋以
兵四隊當賊數萬衆鏖戰數十合手殺數百餘人
以援兵不至臨陣戰歿死不忘君忠勇可尚當

議旌賞以激士氣為天下忠義之勸臣徐已差
參議官一員致祭及往其家撫視孤幼并支贖
贈銀仍開具諸軍陣亡將士姓名保明推思外
欲望依格與合得恩澤外更特與恩澤三資仍
使除異姓并予本密^案立廟賜額候收復淮西日
許奏異姓并予本密^案立廟賜額候收復淮西日
別于戰場立廟牌奉
勅宜賜旌忠廟為額

忠節廟在城東三里与半山寺相望陰興元年夏江

淮都督張公浚命李顯忠邵宏淵收復宿州宏淵將

王珙深入賊營戮力鏖戰自辰至申手殺虜兵甚眾

意以戰歿督府以聞特贈閬州觀察使命于本寨前

立廟賜額忠節

廟記上即位之明年建元隆興夏四月命少傅
淮已亥与金人戰于符離拔其城前將軍珙

死之魏國公具以聞有詔贈珙閬州觀察使官

其子若弟八人命建康守擇軍山廟食之十二

月癸丑廟成賜號忠節惟將軍姓王氏字伯温

濱遠軍節度使贈太師謚威定曰公事琪之弟三子

今武康軍承宣使主殿前定諱德之弟三子

定公以西州虎臣遭時艱難捍大敵立大功為

中興名將威定歿太亮冠駁之深收用其諸子

紹興三十二年冬虜主亮入寇駁之深收用其諸子
書戶部侍郎被旨行江上時將軍兄弟守柱石
虜張甚淮屯多失守將軍列疆弩揚林堤上持
滿待敵我師乃濟亮銳意度江將軍戰艦中流
過擊大破之亮即日遁去明年江上內禪又明
年聞符離之亮即四年岑自江上逆亮秦淮
殿前公遣刻省後壽隆持書來自陰擾淮人使不
廷未嘗弛備而虜情狙詐無狀陰擾淮人使不

得奠枕中厚遺民繼踵請命者不絕逮王師北
度所至迎降珙弟先拒隋河口而復進及符離
虜騎來我軍以五色分幟十合虜軍辟易俄其
奮勇苦戰自晨至申凡數十矢如兩貫胃洞脅
帥擁精騎數萬直指珙軍飛矢合虜軍辟易俄其
珙拔箭鼓作益死戰名珙何敢辱珙奮然謂國
家多事來先人以善戰名珙何敢辱珙奮然謂國
革累尸幸復上馬激將士奮臂大呼而入乎
格殺數百人復上馬激將士奮臂大呼而入乎
凡先人討賊山東留之濟上方八歲為賊所掠
問其名曰我王夜又之子也我父惟能殺賊賊
怖不敢害具鞍馬歸之後十餘年惟能殺賊賊
諸帥合戰拓鼻先人自採石濟江襲取冠淮南
不俟命率騎士由萬人自採石濟江襲取冠淮南
之殿珙曰父豈少我乎父節不願死矣子當從
平時喜書史至古我死乎父節不願死矣子當從
死重念先人易簣之誠以享我起隴畝中專為
死重念先人易簣之誠以享我起隴畝中專為

洪

為將帥臣上恩我厚矣我死汝曹當損軀以
報不然非吾子也珙果不辱命矣珙晚出雅聞
杼山平生以前將軍而聞其不辱命矣珙晚出雅聞
不識所謂大書深刻以後上賜碑因作詩遺其
兄如謂此大書深刻以後上賜碑因作詩遺其
曰贈閬州觀察使王公忠節廟碑因作詩遺其
子露使歌以祀之將軍家世隴西秦將翦之
我固初徙通遠軍熟羊寨後所謂鞏州者今陷
偽矣威定公統軍來建康因家焉辭曰衛霍倫
宋生虎臣奮身秦鞬起西秦勇義智略一霍倫
西平云七愬復吳疾首匈奴敢憑陵恨不一霍倫
朔庭鳴劍抵掌志幽并提兵北趨指神京一霍倫
大戰符離城絳衣冠目怒悼虜衆辟易旦竄
奔飛矢洞窟宮廟食安其靈生為廷論一霍倫
此飛將軍遠與巡氣衝斗牛叩穹旻臣魄尚神
雖歿不愧遠與巡氣衝斗牛叩穹旻臣魄尚神
屬女真鎮山之南勒堅珉百世祀開國侯食邑
敵閣直字士左朝散大夫吳興郡開國侯食邑

一千戶賜紫金魚袋
致仕劉岑撰并書

惠澤龍王廟在水西門裏大軍倉東政和元年建

政和元年夏五月余率僚屬禱雨于上下神祇
未應邦人願恭迎鍾山真像于保寧方聲哀
祈越翼日有蜿蜒降于州宅之階楯大若指
長及尺許璀璨類青蜥上之柳技再久乃去
怡融自若已而憇于瓶而黑足又有得于臺門
有迎致于保寧者彩鬣而黑足又有得于臺門
之肩者黑脊而紺尾神爽英異弗食弗飲每酌
茶以獻則騰躍入甌搖曳湯上弗畏也郡僚再
拜歎言且曰騰躍入甌搖曳湯上弗畏也郡僚再
來甚大東南歲漕數百萬艘順濟于弗畏也郡
無顛沉者蓋其力也歛凡賭靈姿靡不為福
乃屢降雨其將至乎江城無小大咸有廟祝茲
寔會藩廼寄梵字儻然之未幾甘澤流蔣秩
願也余不敢諾而心然之未幾甘澤流蔣秩

秩

遂徧倅輶日是可以奔矣廼往相地余為請于
部使者而得金錢賤掌庾趙君司岸張君董其
事肇工于七月之甲戌而告成于九月之癸酉
堂室高深門序端翼前臨通道下嫩秦淮往來
之徼福者踵相接廼嚴像設備禮奉安廼為文
以祭其詞曰惟卦陰功盛德庇賴南邦江流渺
以祭其詞曰惟卦陰功盛德庇賴南邦江流渺
彌越數千里舳舻以濟往來用寧封爵建祠載
在祀典願茲建業寔號會藩館嚮蕭然乃依梵
宇牲牢靡設民意缺如時當朱明愆亢方厲靈
姿屢降來應禱祈甘澤霽流多稼辰不累施既
厚報稱是圖廼臨虛莊廼築塏辰不累施既
宮既成輪奐高用嚴崇奉載蠲穀早式具醪
羞尚其燕寧永為民祐既奠爵倏然復見大醪
有三而采色不一江寧宰曰願勒祝詞于石以
示事始余曰是歲在辛卯十一月乃併為書其本
末以示方來云歲在辛卯十一月乃併為書其本
李士太中大夫知江寧軍
府事錢塘薛昂記并書

提魁位一祝寫
丙午年

蜀三大神廟三神有德有功著靈遠矣今東南州郡

所在建祠金陵大都會獨為闕典制使姚公希得蜀

人也分閩是邦乃度地于青溪之側鼎創是祠又于

其傍建道室為煇燎之所取管下洞神宮額以名之

創造及房廊費三十三萬米八百石買田鮮本各十萬

錦諸石契據砧基寄軍資庫命道士王道立主之

廟記蜀三大神廟食東南無慮數十州陪京槃

靈游嚴祀事也景定二年冬予被命留鑰始

至簡節疏目治以不擾相古成民致力厥有先

後明年兩賜來叙農憲告登廼廣地于青溪之

陽厥既得卜則以季秋經始匠石材葺一取諸

互送之禮樽節之餘越中冬落成指歸吉日辰

流環繚契陰陽之回復合人物之指歸吉日辰

良乃安斯寢像設鼎列位序以倫爰率衣冠人

士進之九以樂之鳴鳴然新廟之感舊都之懷也

或曰楚祠惟漳廣祭南海古者各以其地祭之

神顯靈于蜀固也其歆祀于業乎詩曰神之格

思不度思謂其變動難測無方不可泥爾名有

大澤之祗常周流乎冥漠譬之水火天而地間容

閉塞不通之脉心誠求之益有疾而速者先

若祭法凡五禹之功契之沫驅除固象西人永賴

功不細矣君之君之避之靡二質諸祭法俱在

白崖君之君之避之靡二質諸祭法俱在

勤事定國禦灾捍患之料而禹契之精同聖由

也然則惟忠惟孝道之窮大貫三精闕百聖由

先秦越六朝迨今千六百餘年益見人倫天理神

人寔共主張是頃猗歟百餘年益見人倫天理神

利惟神之歸皇武惟揚首禮而道非神之聲

赫靈濯蜀其不震乎師相載嘉神功以其事

聞煌：顯封奕、寢廟孔蓋翠於適觀上國忠
孝之報其食未艾也矧金陵行闕王氣所聚
鍾阜石城無以異于岷山劔閣之勝也三神之
來燕來享于彼乎于此乎然則必不神不祇神
不人不依登斯廟者盍知予所以建祠之意云
通議大夫試刑部尚書沿江制置使知建康軍
府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江南東路安撫使馬
步軍都總管管生管行宮留守司公事節制和
州無為軍安慶府三郡屯田使兼權淮西總領
郵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姚希得記中奉大夫
權兵部尚書兼直學士院兼侍讀洪勳書朝讀請
大夫試尚書禮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寔錄院同
修撰兼侍讀年子才篆蓋
廟額參知政事楊書

重修東嶽 嶽雨廟 府城舊有是廟歲久頽塌景定

四年制使姚公任內鼎新重建九月十日興工

至十一月十五日畢其正殿門廡逐一修換像
設莊嚴總費一十萬二千九百八十餘緡米四
百二十五石五斗有奇

重建吳晉二帝兩廟

吳大帝廟舊石城西門外久已隳廢僅存荒基
景定五年春制使姚公希得專委添倅陳蒙相
視據申以謂故基僻左不便款謁晉元帝廟側
有廢寺其基頗堪改造庶幾二帝廟貌接軫便于
奉祀且有合昔人題詠何當並建琅邪廟之意

遂即其地創立殿宇門樓廊廡等屋設帝像繪
侍臣及辦一應裝摺供器都門着衣亭則與晉
廟共之計用錢七萬二千五百餘緡米三百一
十三石七斗有奇

晉元帝廟殿宇重創視昔增高門廡墻壁則仍
其舊而葺之臣主像貌莊嚴一新廡間三十四
賢罔形再從彩繪且作亭廟前畫挹江山為騷
人墨客懷古遊瞻之地用鈔六萬七千三百餘
緡米二百五十九石有奇

廟記金陵自秦有王氣之占後五百年孫氏建
都邑以當其數而不知渡江自有一龍也
然龍蟠虎踞則由孫氏發之而今石頭之西麓有大
吳與晉俱醞食萬世可也今石頭之西麓有大
帝廟或謂吳故宮而圯碣壹無所考其東麓則
晉元帝廟也嘉定五年江准制置使黃公度繇
城隍徙焉兩廡設晉臣像凡三十有四王導謝
安特位于西房體粗具而屋亦老矣吳廟去不
五十步立龍之所侵冒樵牧之所便安破屋餘
礎顏像露空過者槍之水心葉公作晉廟記已
謂邦人不記其王此土矧能記吳大帝邪騷人
誘古徒有悲吟如曾景建芦花楓葉幾年無之
句如後村劉公今人渾忘却江左是誰開之句
猶數千年前事後是可想矣景思將漕之明年
是為刑部尚書潼川姚公希得尹釐之城觀二
洽政通閫無遺事郊車草具約登石頭城而人
廟曰吾修此以勸忠孝內乃歷石登石頭城而人
榱桷之菱曾碧丹之漢護也曰是祠晉元帝即

舊宇庚而新稍願其右隆厦重起若元若賓曰
是祠吳大帝繇故基徙而竝石頭江山最雄處
異代英君昔所經營不妄于斯乎想夫沉寥之
夕芒忽之間儼袿與之嘉容日紛冠劍其來轟紫
髯戟若龍顏煒如相與痛當昔日之非也子其為
之鵲沒忘其為吳晉之異今昔之應禱者有司
我誌之景思曰諾夫水旱蓄疾之凡民聚其力今
顯其生也越福之驚動先論附庸則吳而廟不
公之為是也則晉當後吳論附庸則吳而廟不
以序乎從世代不然與孫氏以論附庸則吳而廟不
而誅曹也并知非人能與民固境赤壁之一戰霸業
以開江東君臣非下人懷建業其志又實得正統
事去矣它日聽童謡而中原于魏而足寶除亮激
悲者焉晉之與也雖取中懷建業其志又實得正統
于蜀元帝不幸寄國江沱其明斷更足以齊梁陳
烈可死士中幸華氣微弱相承更足以齊梁陳
而後為隋唐之混一元蓋正統也今因晉而表吳

所以本霸基石吳而右晉所以尊正統非欽景
思請即是表于廟董是役者通判四明陳蒙
告刻石更繫以享神之辭曰山兮如慕水兮
如訴問故宮兮莽何許有翼其宇有百其堵中
冕旒冠珮以序邦伯維主酒醴維醕社我民
芳曰母論我士景定五年三月二日中如民
夫集英殿修撰江南東路計度轉運副使兼
淮西總領六景恩撰并書太中大夫叔禮部尚
書兼直學士院兼給事中兼同修國史禮部尚
同修撰兼侍讀年子才篆蓋通議大夫史寔錄院
尚書沿江兼制置使知建康府江東安撫試刑部
使主管江行宮留守司公事姚希得立

重修忠烈廟卞公壯烈英風千載一日廟祀有嚴歲

久弗治景定五年制使姚公希得乃指庫金重

新修葺工物總費七萬九千九百二十餘緡米

二百七十三石六斗有奇記曰忠烈晉尚書令

紹興三十二年十月有二月魏國定獻張公來殿
是邦不車首嚴祀事澹庵忠簡胡公記之所以
崇節義淑人心也景定二年冬潼川姚希得寔
護留鑰後公十有九年廟貌弗葺棟檻以撓頓旁風
上雨治城吊古有繫于及是時克以成民餘
力為之經始匠石材葺不取諸民規雙佐置一
仍其舊儼英靈之如在啓人士之新敬先是廟
有祖以助經費後乃漁升道流漫失初意因釐
正之俾廟不費利以備葺治成既落只盡石諸
按公力疾鏖戰奮不顧身死于忠而不廢臣節

瞻盱亟赴父難闕不旋踵死子孝而何不失子道
是翁是李一門所立如此維古聖賢何以尚茲
我朝列聖相承肇修元祐秩公祀典南渡中錄
得罪名教者必誅慶曆而大之豈苟然哉善乎
與錫公廟額我魏公崇尚名教砥礪顏風則孔孟
澹庵之言曰微公崇尚名教砥礪顏風則孔孟
仁義之談掃地噫仁而違親義而砥礪顏風則孔孟
無是理也呂當死忠子當死孝而砥礪顏風則孔孟
也予公之心魏公之忠子當死孝而砥礪顏風則孔孟
士晚出承後魏公之忠子當死孝而砥礪顏風則孔孟
心乎晉史稱公妻裴氏撫二子滂尸哭曰父為忠
臣汝為孝子夫何恨乎殆與范滂母同春秋名忠
廟薦弗及非缺歎今併祠夫一人于後堂春秋同
奠焉發千古幽潛之光示萬世臣子之法詩曰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故為之書

重修晉都督謝將軍廟景定四年制使姚公希得任

內撥錢米付都統司重行整葺自二月二十九
至六月初九畢工計費舊楮四千餘緡米九石
六斗有奇

重修姚顯王廟景定四年制使姚公希得任內重行
修葺九月十六日興工至十月初五日畢費一
千六百五十餘緡米四石有奇

重修忠節王將軍廟景定四年四月初四日興工至
五月初九日畢費一千一百五十餘緡米四石
有奇

景定建康志卷四十五

祠祀志二

宮觀

天慶觀在城西門內崇道橋北

考證南宋廢國李置摠明觀地即吳冶城晉西地也其後摠明現廢道家者流以儒觀之名為道士觀偽吳時於其地建紫極宮司命真君殿徐鉉作記云冶城峻址西州舊宇卞真公之遺

宋 周應合 修撰



隴郭文舉之故臺 本朝大中祥符間賜額改

為祥符宮續又改為天慶觀建炎兵火後羽疏

結茅屋以居至紹興十七年留守晁公謙之請于

朝重建之。舊太乙殿基即郭文舉讀書臺也

今在 聖祖殿後治城樓忠孝亭在觀之右

詳見下。陳軒金陵集載富臨狄咸郭祥正同

壺墓 游紫極宮竹軒觀王相國舊題蘇子瞻書子由

詩祥止和之有老鶴唳風之句寫之壁間未竟

有白鶴數十翔舞北極壇上徘徊而去。淳祐

0525

11/11/11

初留守別公之傑倡諸司捐金粟重修之太李

正章公權為之記記云漢興三世至于孝文好

之化流我 真宗皇帝紹脩聖緒以時考之亦

漢文時也 意將不言而化行無為而事治迺大

興道教 詔諸路軍州各建天慶觀至于或因

或華或狹 或廣其土木費用或一出科降或兼

資施捨 則不能繫全金陵之天慶蓋晉治城故

地揚氏之吳建為紫極宮籍甲二十頃在常之

晉陵無錫間暨為云慶田亦因之熙寧間始

勅免稅 役建炎初金虜犯江兵火之禍故跡盡

矣其徒 結茅居奉香火重二十年晁公謙之守

是邦 延請于 朝一切鼎新帖請通元大師方

清迪 主之嘉熙淳祐之交早魁為雷間望雨

靡神 不敘 邈無應驗 制守資政別公之傑聞茅

山景 元範 誠信質寔 行可對越 其祖師即開山

方君 道法 靈通的 有傳授 迺選請 狂持就 命禱

雨章甫奏而迅雷烈風隨作再集溝澮皆盈已而有秋邊烽亦熄別公遂以暇日數延見談亥虛益加敬重因言觀宇頽弊當葺更圖開廣別公慨然捐金粟以倡兩臺諸寄寓若有力者亦皆出貲共成自辛巳至辛亥十有一年迺畢工見者咸曰壯哉觀而况竹亭翼然乎其東境界清特其西為冶城樓地形高樓又高寔留都絕境登樓梯想麥秀黍離近悲六代之故墟雲藹微茫遠認閑雅常茲游息若其感慨之盡在目香滌塵靜趣天契或興遺世獨立乘虛御風之想視鳥衣翠微青溪賞心兩華鳳臺之遊踵東南之跡皓齒細腰相與娛樂亦徑庭矣意道家以太虛為域宇宙為宮三光為燈燭雲霞為香火主之以絳衣帝君妙不宰之宰修不工之工居天下之廣居洞豁一無障礙此道之所以為大今之宮室棟宇寔寄也然道自無而生有之復于無則無者超矣自虛而生寔寔歸于

報恩光孝觀 在府治西南

虛則虛者至矣我有大患為我有身苟未能外其身而身存則凡教門之事意者有輔于世道盡心力而為之夫豈容已天慶自初建碑刻具詳隲于火久不復合重建既備烏可竟泯其傳故即羽流所述記其略焉淳祐十二年正月日承直郎新除太季正古括章公權撰

考證觀基元係陳朝進奏院故址崇寧二年十

二月奉 勅江寧府合置觀賜崇寧觀為額政

和元年十二月一聖旨崇寧觀並改為天寧萬

壽觀紹興九年八月一聖旨諸路天寧萬壽觀

並以報恩光孝為額專充追崇

徽宗皇帝道場其曾經燒毀去處州縣不得因
今來指揮輒興工役本觀願自修蓋者聽

崇禧觀

在大茅峯北華陽洞南門之東即古太平觀

考證

唐史方技傳道士王知遠少聰敏博綜羣

書初入茅山師事陶洪景傳其道法高祖之潛
龍也知遠嘗傳符命太宗平王世充與房元齡
微服以謁知遠曰此中有聖人得非秦王乎太
宗以寔告知遠曰方作太平天子願自愛也太
宗登極將重加祿位知遠固請歸山正觀九年

潤州置太平觀以處之。舊圖經云晉陶隱居
剗後為永嘉館復為嘉遁館以待四方之衆即
此也後號太平觀為盜所焚南唐昇元初重建
宋朝祥符元年因祈禱致醮改今額建炎四年
廢于火紹興中再創。陶弘景傳云大茅中茅
間有積金嶺先生于嶺西立華陽上下館。舊
記云崇禧觀即梁貞白先生陶君華陽之下館
○茅山記云太師益國公以金帛建造觀宇粗
備先是

真皇祈嗣茲山既獲感應自此每歲遇

聖節建金籙道場七晝夜內降青詞朱表并降

香施料命句容縣宰充代胥官設醮于此至今

為例由是總轄諸山此觀為甲張商英撰碑銘

東南之鎮曰句曲山蓋華陽洞天地肺福地易

遷舍真之所宅司命童初之所治晉宋以來得

道之士三許揚陶遺壇故宅猶有存者宮觀十

二崇禧總之簡妙真之香丹素之詞歲修常典

之虬鏤玉之說官以提其綱賜田以贍其眾宜其

宮闕壯麗列聖下居廊廡深嚴萬靈侍衛至者

悚然有以移其視聽居者肅然有以洗其心志

僊科秘範之所出寶章靈篆之所宗而希夷淡

泊之門寂寞無味之教孳士大夫未之或知州

縣政事又非所先田租所入悉籠于官道侶計

口而賦糧有司互券而出納方斗筭之鈎攷孰

土木之暇議上下願望歲月因循屋顛而不扶

攘故而不革所廢而不與垣頽而不作寶文待

制何公君表在元祐中以趣向背時提舉西京

崇福官居金陵嘗至山中熟知其敝紹聖親

政召對便殿明年移鎮于此仲發曩志議營繕

之會商英謫蒞管庫公因以授商英曰子于道
家之吝博且久矣凡向背與開闔之不如經者
其悉據古攷正之商英視圖南面三門則道俗
出入之所由也辭三英清北極本命三殿相直而
玉皇殿廼在東隅自英謹按老子之書曰天法
道法自然所謂自然者清氣之始也其天為
清微其境為玉清其天尊為元始其帝為玉皇
所謂道者氣之純清也其天為禹餘其境為上
清其太上為大道玉晨君其帝為天皇所謂天
者氣之積清也其天為大赤境為太清其太上
為老君其帝為北極本命者支子之神以統于

北極者也北極者中天之樞以承玉皇者也今
 以北極次三清以本命次北極而其玉皇居左非
 道之序也神而來格亦莫安于其位矣請先玉
 皇後北極而左本命三門者神靈之所由也非
 醮則闔之東建道院西設賓館如此則尊卑
 不相亂道俗不相淆人神不相雜矣公曰善乎
 論也茲山宮宇古今廢置不一道術之士有在
 于是者亦已多矣曾云一人以三氣三天三尊
 三帝之說辨正升降者豈崇無以復靜者或闕
 于群有之用造有以致動者或昧于至無之辭
 哉已移句客縣如子之議因而完之矣越明年
 五月玉皇殿成奉安之日有雙白鶴終日回翔
 逸唳其上于是上清大洞法師劉混康與其授
 籙弟子曰異時白鶴嘗以三目士八日來集或
 有或亡亦不常也令殿成而鶴降非何公崇敬
 之誠默與真契其何以召其祥請繪公于別室
 以永我邦之氣之先強名自然致虛為道運道
 係之額曰一氣之先強名自然致虛為道運道

成天三彰一隱一立三全分為九氣列為八挺
 我、茅峯東南之望帝居道祠于山下上厥初
 經營先後錯爽何公正之靈報如響儀儀者鶴
 來自雲霄誰其駕之于焉道遙氣合太冲神遊
 沉寥監觀在下德馨孔昭宮室絢、巖谷煥煥
 夙馬霓旌侯止侯燕維山有祥維國有良幾子
 萬年賚及四方何公于蕃百治皆具神之聽之
 亦惟公故錫爾嘉穀宜其邦人介爾多祐耆寧
 厥身邦人感仰繪公之像配山久長以對景賦
 紹聖三年十月八日朝奉郎充寶文閣待制知
 江寧府事充江南東路兵馬鈐轄
 柱國賜紫金魚袋何正臣立石

玉晨觀世人稱為茅山第一福地

考證高辛時展上公周時郭真人已陵僂漢時

柱廣平東晉楊真人許長史父子唐李玄靜南

唐王貞素並在此得道梁時陶隱居于此精修
為朱陽觀唐太宗時為華陽觀玄宗時為紫陽
觀一皇朝大中祥符元年九月奉

勅改為玉晨觀顏真卿茅山元靖先生李君碑

墮真經祕錄亦多散落請歸修葺乃特詔于揚
許舊居紫陽以宅之韋景昭丹陽延陵人師事
包士榮天寶中與元靖先生奉詔造紫陽而居
焉。徐鉉紫陽觀碑紫陽觀者今上為烈祖
孝高皇帝元敬皇后之所重修也又由華陽洞
天寔群僊之福地金陵地師又三茅之福鄉左
憑柳汧煙霞靄映右蓋陽谷川原鱗隱伏龍靡
迤鎮以雷平之嶺鬱崗迴合浸以護軍之潭郭
真人中舫之地不遷留岸許
長史煉丹之井自冽寒泉

太平觀在茅山側

考證梁書陶隱居讀書萬餘卷善琴其為諸王

府侍讀水明十年乃掛衣冠神武門居句容之

曲山立館自號華陽陶隱居

本朝元符中改為太平觀

崇壽觀在茅山

考證九錫碑云宋太始中廬陵太守魯國孔嗣

之為道士華文賢建舊記云晉任其人舊宅宋

元嘉十一年路太后建未詳孰是齊建元二年

立崇元館為太子嘗臨之重廣基堂唐天寶奉
勅重修本朝改為崇壽觀

下泊宮在中茅西

考證三茅記云茅君自秦漢間結庵修行于此
得道飛昇至宣帝地節二年賜額為宮唐貞元
十一年黃洞元作記記略云下泊官者上清司
命真君之白宅也夫大道
杳冥遼廓無像神像主宰尚有玄
司太古立以祠堂示存教之跡也

元符萬寧宮在茅山

考證三茅記云嘉祐中有蜀人王略于積金峯

結廬以煉丹藥藥全張文定公以詩贈之事見
樂全集中路後因事捨去劉混康初入山居之
哲宗皇帝召混康赴闕詔以所居為元符觀
崇寧五年落成
徽宗皇帝御題其榜曰元
符萬寧宮建炎四年為盜所焚少傳揚沂中以
私財建造殿堂輪奐踰于舊矣

祠宇宮在中茅峯西側

考證舊記云唐天寶七年勅于廟下立精舍度
道士樊修屯田負外郎柳識建碑

華陽宮在茅山積金嶺

考證舊記去本貞白之上館唐天宝七年三月

勅度道士焚修後燬于兵一宋朝政和中重建

宣德郎郭衡為之記隱居之上館也陶

自居以中館處弟子以下館延四方高士累功

以和名館設大慈于官而向道者心化置灵符

于井而飲水者患愈功成事遂而館名處立于

天監之時真積力久而華陽始建于天寶之際

惜乎爾後干戈塵聚于中原烈燄熾延于深谷

三峰鶴馭遠九轉丹爐墮垣圮神居跡屏上方

暨至我朝海內清肅祥符天聖真風振興皇

祐以來迺有神隱大師道正莊慎質者天才超

且此記穎德搽邁逸心恬淵靜身樂清虛侍從師資安

乾元觀在茅山大橫山下

考證陶隱居真誥定錄言大橫山下有泉昔李

明于下合丹而升玄洲梁天監十四年陶隱居

初鬱置齋室以追玄洲之蹤天寶中玄靜先生

居之制旨建置殿堂臺榭甚多皆明星賜額曰

棲真堂會真亭候僊亭道德亭迎恩祥表等亭

國朝大中祥符二年國師朱觀妙于此結廬修行先賜集虛庵為額天聖三年九月改賜今額

天聖觀在茅山積金峯上

考證梁天監初陶弘景開創池沼唐貞觀中建

立道靖至德中賜名火浣宮唐末遂廢

本朝景德中張明真結廬于此祥符中

御製觀龍歌送龍歸三茅山所得之池即此處

也天聖三年九月賜名延真庵五王賜額為觀

五雲觀在茅山華陽洞西門五雲峯下

考證宋景祐中太師中書令王文穆公欽若于此

建庵景祐四年四月七日賜額五雲觀慶曆二

年十月丞相晏元獻公殊撰記後為雷所擊手碎

碑不再刻文見晏公集中記云丞相與文穆公

許國夫人聞于內朝請建道館于茅山之南麓以為公棲神之所聖上追念大臣哀憐時

思特命郡守舊相李公迪主其營繕又勅公門下吏右侍禁張得一董其力役後十四年夫

人以制度之未備申命公之猶子右班殿直士顯往增葺焉姑賜名曰五雲觀僞工于天聖之

丙寅已事于康定之庚辰其廣袤因崖巖之抱其與昨視科又之品第崇堂以宅肖像秘殿

以嚴真供層閣岌起廣除環構脩廊蔓衍高閣濟開庖厨有方廡庫有次其外則壇場著前朝

之蹟洞穴表靈峯之縹喬松夾植蔭行旅之勞
良田外營資糗膳之給妙擇勤士恭修秘式其
所以尊奉遺貌安安淨眾者罔不周具惟道家
者流有清淨冲虛之說歸真復撲之教後伐悅
其風者觸類而長于是乎幽經秘談之敷演清
都洞臺之照臨三雲八景之鍾修童初廣寒之
遊集上自后辟迄于恒民用資化源著在異典
初士真宗皇帝既偃武節聿脩文事封太山款
后盛公于建靈宮務輯一王之儀觀追前代
二元老伯鳴儒殞生內則翊贊宸猷外則討
論經禮用削葉之沉密荷沃心之賞詩備前者
而謀定申巽風而令行至如檢玉分丘瘞繒雕
壤近甸巡豫嘉壇衰對咸遵秘錄聿彰勤任職
三洞之科式先八寯而啓行公則參儀衛之職
焉寅受天瑞欽崇祖烈五嶽升號靈泉效祉並
敞真字茂昭元貺公又歷置使之任焉摠集髦
雋紛搜載籍擷百世之龜鑑述方來之矩矱復

紹
詔公之典領焉公又以混元之法有助亨會
笈所蘊源流寔繁欣逢盛明得用論次乃復選
通達其孳者枝離而辨正焉名山洞室之藏金
簡玉文之萃多所刊定訖無抗謬本至性之沖
漠益聖期之參會倘佯乎叢霄太霞之境諷詠
平廣韶曲素之篇瘡寐赤松之遊沉酣金七之
藥間接真士高談妙樞由是脩然有乘聖驂
離人按俗之想每出沐休暇或元辰令古特
世事慶修淨醮壇宇嚴邃旌幡纒杳塵寰之
不接疑景象之有聞縣禩寢久積精忘倦乾
壬戌歲分符秣陵眷言茲山寔通郊次俄奉
詔即伸嘉薦汪慕靈壤回淨域適爾自得澹
乎忘歸隱士朱自英者肥遯中巖載更年所
樂其素尚宛若故交還朝秉鈞之再歲以其
聞召至都下宴語紳絳異于常倫及其還山
約它日卜隣洞府音旨隆密朱生異之後數
而必捐館舍且有遺語卜茲締構前後所費私
帑凡百五十萬官給不預焉續詔自英往還臨

莊之皆從公之素志也按真詰言句曲地肺上
良水清謂之華陽洞天可以度世種民是處三
災不干又言至忠至孝之人皆先受靈職次為
列僊歲登降其幽明如人間之考績則公之結
思宗岫歸誠妙象豈徒然哉矧夫出應賢運越
登極位佐時勲大用特精多非特受靈氣復踰
群品昌以協骨辰之偉任非默契僊籙往階真
格曷以顯大和之挺生質于前聞其有冥合鳴
嘻乘時奮庸握文武之柄尊主芘物聲其蘊懷
執方持衡不疾風議烜赫燿燿以功名自終然
後脫遺世氛與羨門偃佞之徒相期于煙靄之
際不其盛與不其偉與雅夫恪奉治命無忘
適遺其嗣子殿中丞寅亮瞿以協心克終勝槩
足播徽範永光國史謂殊風以文翰游公館字
見託撰述著之金石欽若字定國夫人姓李氏公
陋蕪公姓王氏諱欽若字定國夫人姓李氏公
之邑里世系歷官差次上載史謀下刊碑誌此
得畧而不書慶曆二年歲次壬午十月晏殊記

抱元觀

在茅山柳谷泉

考證

舊名柳谷庵政和八年六月二十九日因

陳希微修行于此有一勅賜抱元觀為額慶元

間王元綱重建劉運使

嘗題詩龍崗十里

斷靈墟館異人柳眼長年駐春色金精一掬吐
寒津田公羽駕隨颺遠長史琅函得語真今日
我來師接否半
窻飛雪話蒙屯

昇元觀

在中茅峯西

考證

本名白鶴廟劉至孝三遇僊桃之所宋元祐

中桐川道士湯友成友直居之政和八年守臣

俞卓奏改今額

棲真觀 在崇禧觀東

考證 本名玉霄庵舊記云貞白陶君之中館和州史君尹士年撰碑宣和中賜今額

華陽觀 在崇壽觀西

考證 舊名鴻禧院舊記云寶曆二年奉勅置

即梁昭明太子舊宅丘徵君亦隱于此上柱国李相德裕延太玄周先生于此建立院碑侍御史賈餗文宣和初改賜今額周先生名隱字

不以晝夜更動息不以寒暑易織厚不食而甚力雖飲而無漏唐令狐楚作記僊傳拾遺有傳

清真觀 在大羅源中

考證 宋政和吳德清始營建為道人棲泊之所徽宗朝賜以觀額紹興間每歲三月十八日四方道人皆會于此齋時多有鶴至故謂之鶴會

燕洞宮 在茅山柳谷沂東

考證 宮之東南有燕口山三小山相偶梁普通中有晉陵女子錢氏妙真年十九辭家奉道師事陶隱居獨處幽巖誦黃庭經積三十年佩白

練入洞自後秦祠不絕至唐天寶七年興修為宮賜額燕洞宮度玄冠以紹香火梁邵陵王為記 宋朝嘉祐甲辰野火焚之遂移于句容縣紹興二十年復于舊基上興建

白雲崇福觀在中茅峯西白雲峯下

考證先是華陽宮知宮道士王景溫退居結廬于此紹興三十二年名聞于上詔即所居為白雲崇福觀召對 德壽宮賜紫衣廬靜之號

永僊觀在茅山

宋朝淳熙甲辰劉先覺以高士召赴 行在賜

對重華宮講解南華真經引疾還山携 賜詩

于抱朴峯誅茅棲泊始名玉霄庵今改此額

寶華宮舊在方山南唐昇元中為母后所建後廢淳

熙七年道士呂志淳移其額于城南門外重建

洞玄觀在方山南輿地志吳赤烏三年為葛元子方

山立觀後元白日出天今方山猶有煮藥鑪及

藥臼在唐正觀六年併巖栖觀入焉

永樂觀在城東北七十里舊經云漢劉謙光捨宅為

觀南唐昇元中重修 宋朝改為崇虛觀

修真觀在天慶觀西舊在越王臺下南唐保大七年

置為女冠觀 宋朝開寶八年焚毀太平興國

二年移置于此

藏真觀在茅山壘且玉峯南臨大路劉靜一先生解真

瘞劍之地 宋朝大觀中建因賜額為藏真今

觀側有靜一先生墓

崇元觀齊建元中改為崇元館唐天寶七年重修

宋朝大中祥符七年改今額

復洞神宮 據舊志所載是宮舊在蔣山太平興國寺

東今有古基階級存焉制使姚公布得任內因

創興蜀三大神廟于青溪側景定四年就于其

旁創一道宮以為祈報燎撫之所因以洞神舊

額加之首命道士王道立為知宮費十三萬崔明

記云夫高地下萬物散殊人以眇然之軀並列為

寔然之理匪初匪終匪狂匪聖不可已誠也者

不可之聲臭接而須臾不容離此知愚之所謂

得也天維高明日月星辰運行無息萬物之所

以女教臣考次

主下地得不可寔然之理匪初匪終匪狂匪聖不可已誠也者
張燔無一厚嶽瀆河海洪纖小大萬物載焉上際
維其問微是理之寔然者其何所取證

人與天地同厥有初聽聰視明即此理之高目
下耳者也非厥有初聽聰視明即此理之高目
萬象不能匹形氣不能礙昭靈大呵毫未者欺
而陟降左右已毛髮森豎于昭大呵毫未者欺
皇上帝陰陽下民風雨霜露無非至教神之祇上
下昭布森列消息盈虛易處萬機祥禍福之異
宜豈有心其間哉惟天蒼易以萬物之感應而
而自無心惟天無私以萬物之感應而
可考不誣哉然何昧上聲影響不失為錘如心
天以衆人同然之體而為天本然降衷不異而
委本末遂有毫釐之際而為差可嘆也後世不
屋其自遂有天人之際謂昭格之所誠果在是乎
雖然而居之像而崇文曾謂昭格之所誠果在是乎
失者固非非其放羊于主一可以盡皆斲喪官字
其來已非非其放羊于主一可以盡皆斲喪官字
景定辛酉東川姚公希得來司留鑰其政以敬

事而信節用而愛人為本既明年化行惠字乃
卜青溪之勝以祠蜀三大神又明年化行惠字乃
扁築琳宮于左命黃冠主其香火蓋亦謂世俗
耳目未可頓躋之始不然地其攝齊而祭不
容而登則其理未始不如捧盤水如承大宮後
待驅迫而天復之見前斯亦入德之方也本已
告成公俾復之記其行亦復之嘉公朝本心有
在平是于乎成書景定五年復之嘉公朝本心有
直煥章閣主乎成書景定五年復之嘉公朝本心有
朝散郎差充江制置司觀合陽文復之黃
書丹朝散郎差充江制置司觀合陽文復之黃
司參謀官天台山趙時橐題蓋使議官嚴灘黃

景定建康志卷之四十六

承直郎宜差充江南東路安撫使司幹辦公事周

應合

修纂

祠祀志三

○○寺院

保寧禪寺

在城內飲虹橋南保寧坊內

○考證吳大帝赤烏四年為西竺康僧舍建寺名

建初晉宋有鳳翔集此山因建鳳凰臺于寺側

晉宋更寺名曰祇園齊更名曰白塔唐初復名

曰建初開元更名曰長慶南唐更名曰奉先

宋朝太平興國中賜額曰保寧祥符六年增建
經鍾樓觀音殿羅漢堂水陸堂東西方丈莊嚴
盛麗安衆五百又建靈光鳳凰凌虛三亭照映
山谷圍甃墼墻五百丈茂林脩竹松檜藂蔚
詔歲度五僧政和七年勅改神霄宮建炎元
年勅復舊額三年四月

大駕幸江寧權以寺為行宮閏七月如浙西其
後命即府治修為行宮而御坐猶在本
寺歲久屋弊留守馬光祖重建殿宇及方丈觀

音殿水陸堂厨堂庫院移鍾樓冠青龍首增建

廊屋橫直一十八間作新建鳳凰臺記詳見鳳

凰臺下葉夢得輪藏記維摩代極天下之辯而

即一笑不言其一而言不二豈以一猶為有在

者彼道未始有二也既已有物不得裂為二

彼自為二而吾強欲一之必有廢其一以成其

二者非道之金也要有非一而不可者存焉爾

何特維摩氏為然孔子曰有鄙夫問于我空

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空者豈有物寔
之者哉然猶意其墮于也則叩之以兩端蓋
維摩氏所謂不二法也叩之兩端而知其所解則
以吾之所謂知證彼之所謂知可一舉而盡矣之
也謂之鄙夫則可謂之君子則不可佛以無所
言而為一切衆生無所不言是斷滅見孰能辯其非
顛倒見以為無言不言是斷滅見孰能辯其非

一而不二者乎自漢永平為佛者始持其書入
中國由晉宋歷唐至于令不絕焚語華言更相
發明傳其孝者又從而申衍之其說遂充滿天
不輯而藏之皆設為峻宇高甍雕刻綵繪備眾
寶以為飾竭眾巧以為工苟可以莊嚴者無不
至梁普通復有異人為之轉輪以運之其致意
深矣吾少時見四方為轉輪藏者無幾比年以
來所在大都邑下至窮山深谷號為蘭若十而
六七吹蠡戍鼓音聲相聞襁負金帛踵躡戶外
可謂甚盛然未必皆達其言尊其教也施者假
之以徵福造者因之以求利浸浸日遠其本建
康府保寧寺當承平時于江左為名荆更兵火
久廢今長老懷祖守其故址于煨燼之餘十有
四年堂殿門廡追復其舊而一新之最後作轉
輪藏余鎮建康時見其始經營後四年余歸石
林祖以言來告曰藏成矣幸得記其本末祖蓋
以正法眼傳其心者其為人潔而通靖深而敏
非徒以有為作佛事者也乃為推其師之言合

正覺禪寺

名鐵塔寺在城內西北冶城後崗上

諸儒之說正佛之所以言以曉世俗之弊祖當
益以是據之夫方無所言則維摩氏之默如大
阿難等得道受記諸大弟子皆不任問疾及其
無所不言則難觀世普亦從聞所聞而入尔乃
寺之興廢係其時人之施舍
係其力有石必記故不書

考證

宋大始中邦人捨地建精舍號延祚寺至

唐有靈智禪師生無雙目號羅睺和尚經論文

字悉能明了時人稱有天眼為建塔于寺內廣

明中賜額。梁侯景之亂王僧辯入討景使其

黨宋長貴守延祚寺何遜有登延祚寺閣詩。

佛殿前有鐵塔二座鑄云乾興元年造右鍾亦
唐時所鑄有經幢鑄大吳金陵府延祚院寺有
井十一口內一口最大號為百丈泉井欄上字
乃保大元年所鑄。宋熙寧中賜寺名曰正覺塔
名曰普照。王荆公嘗于寺西作書院有軒名
箴龍。建炎三年以法堂西偏為元懿太子
攢宮。詳見攢宮曾極劉克莊皆嘗題詩。曾極詩逝水
無情去不回
黃簾窳地隔風埃摩挲鐵塔堪流涕此是君
主思子臺劉克莊詩細認苔間寺方知
不因兵廢壞似有物扶持石殿人開火
深窻日上遲僧言明受寺相對各攢眉

能仁禪寺

在城內南廂嘉瑞坊

考證

宋慶元間游九言撰本寺佛殿記略云能仁

寺南接秦淮數百步按其地古青溪之瀆也初

名報恩宋元嘉文帝為高祖初建唐會昌中廢

偽吳大和六年毗陵郡公徐景運復為其親造

曰報先南唐昇元改吳慈無鐫識可攷獨據圖

經所載然五代唐愍帝應順甲午為吳之太和

逆數會昌乙丑蓋已九十年既曰廢矣中間誰

所繼續乎院之老僧相傳僅記本朝之言院

故在西門雙廟之東至道中有圓覺律師
明者際遇

太宗皇帝召見錫之御容及羅漢像以歸咸

平間重賜院基田產更律為禪寵以聖製詩

章詩見弟四卷院復大顯至崇寧賜名承天政和七

年改能仁今之寺基咸平所賜而遷也

蔣山太平興國禪寺去城一十五里

考證梁武帝天監十三年以定林寺前岡獨龍

阜葬誌公永定公主以湯沐之資造浮圖五級

于其上十四年即塔前建開善寺今寺乃其地

也唐乾符中改為寶公院南唐昇元中徐德裕

重修後主又改為開善道場宋朝太平興

國五年改賜今額慶曆二年葉公清臣奏請為

十方禪院侍即劉公岑蔣山大佛殿記云寶公

割捨私財創為精舍當時詞臣陸倕王均作為

文章以紀其事本朝大中祥符賜榜太平

興國禪寺加封寶公道林真覺慶曆改元翰林

法泉者經營辛苦成大叢林焚于建炎役于紹

屬之殿其餘堂廡極其雄麗皆紹興以來所建

淳熙十六年九月晦一支而燼今累年營繕駸

駸復盛矣寶公舊像父老相傳以沉香為之
國初取歸京師陳軒金陵集載狄咸游蔣山詩
云旗檀歸象魏宰堵卧煙霞蓋謂此也本朝
太平興國七年舒氏柯夢遇老僧往萬歲山指
古松下掘之得石篆乃寶公記
聖祚綿遠之文于是遣使致謝謚曰寶公妙
治平初更謚道林真覺大師按建康寔錄開善
寺有誌公履唐神龍初鄭克後取之以歸長安
今洗鉢池尚在塔西二里法雲寺其方池是也
泉以西有曰道光泉以僧道光穿斲得名曰宋熙
真庵之近宋熙寺基之側有八功德水在寺東山巔
前有定心石後一去泉在寺北高峯絕頂寺東山巔
前有白蓮池乃策禪師退居之所寺後向東有
婁禪師題詠李司徒建勳樓臺雖少景何深滿
之水塔與客同尋清涼會擬歸蓮社沉涵終須
棄竹林長愛寄吟經案上石窓秋霽向千岑因

題道林雞向鍾峯數寺連就中奇勝出其間不
教幽樹妨閑地別著高窓向遠山蓮沼水從雙
澗入客堂僧自九華還無因得結香燈社空倚
玉門玷玉班○李中宿投林下寺中夜覺神清
磬罷僧初定山空月又生籠燈吐冷艷岳樹起
寒聲待曉紅塵裏依前冒遠程○徐伯陽聊追
鄴城友蹊步出蘭宮法侶殊人世天花異俗中
鳥聲不測處松吟未竟風此時起愛網還復洗
塵蒙○崔峒山殿秋雲裏香煙出翠微客尋朝
市去僧背夕陽歸下界干門見前期萬事非看
心兼送目葭莢暮依○王荆公安石登寶公
塔倦童疲馬放松門自把長筇倚石根江月轉
空為白晝嶺雲分暝與黃昏鼠搖岑寂人忘我
鷗矯荒寒影對翻當此不知誰坐客道人忘我
我忘言重登寶公塔空見方墳涌半霄難將生
死問參寥應身東返地無何用瑞像西歸自本朝
遺寺有門非輦路故地無鉢但僧瓢獨龍下視
皆陳迹追數齊梁亦未遙人碧玉旋螺恍隔霄

冠山仙家亦寥々空餘葉譚延風日無復靈蹤
落市朝帳座追嚴多動寶但盤隨施有操瓢他
方出沒還如此與物何心作迤遙寶公塔院祠
堂斯文寔有寄天豈偶生不一日鳳鳥去千秋
梁木擁煙留哀草恨風造暮林衰豈謂登臨處
飄然獨往來書靜照禪師塔簡老已歸黃土陌
淵師今作白頭翁百憂三十餘年事陳迹山林
草野中寶公塔道林真骨葬青霄窳堵千秋未
寂寥分勢旁連大江起尊形獨受衆山朝雲泉
別寺分三徑香火幽人祇一瓢我亦鷲峯同聽
法歲時歌唱豈辭遙○曾極六帝園陵墮劫灰
一夢回○馬野亭之純凌晨同作蔣山游細雨
絲輕霧不收謝得東風如有意旋教晴色漸盈
眸松陰十里青絲障石登千層白玉樓望寬
平有如此故應常作帝王州

半山報寧禪寺在城東七里距鍾山亦七里王荆公

安石故宅也

考證其地名白塘舊以地卑積水為患自荆公

卜居乃鑿渠決水以通城河元豐七年安石病

聞神廟遣國醫診視既愈乃請以宅為寺

因賜額報寧禪寺寺後有謝公墩其西有土山

曰培樓乃安名決渠積土之地由城東門至鍾

山此半道也故今亦名半山寺寺中有寔禪師

語錄序王荊游撰米芾書陳軒金陵集載荆公半

山詩凡十五首半山即事誰將石黛染春潮復
撚黃金作柳條西嶠東溝從此

好筍輿追我莫辭遙。雪乾雲靜見遙岑。南陌
芳菲復可尋。換得千顰為一笑。春風吹柳萬黃
金。南浦東岡二月時。物華撩我有新詩。含風
鴨綠粼粼起。弄日鵝黃裊裊垂。水滿陂塘穀
滿篝。謾移蔬果亦多收。神林處、傳簫鼓共
元豐第一秋。放歌扶杖出前林。遙和豐年擊
壤音。曾侍玉階知帝力。曲中時有鼓堯心。隨
意柴荆手自開。松崗度整復登臺。小橋風露
舟月迷鳥。鷲唯競往來。露積山禾百種收。漁
梁亦自富鰕鱖。無羊說夢非真事。豈見元豐第
二秋。湖海元豐歲又登。旅生猶足暗溝塍。家
露積如湖海。元豐歲又登。旅生猶足暗溝塍。家
掩霽間暮林搖。落猷南山豐年處處人家好。隨
意飄然得往還。秋雲放兩靜山林萬壑崩。湍
共一音欲記荒寒無善畫。賴傳悲壯有能琴。
飯不賜所喜。菊猶存。亦有林坐好。俱無車馬
誰為吾侍者。稚子候柴門。長者一林室。先生

三徑園非無飯。滿鉢亦有酒盈樽。不起華邊坐
常開柳際門。謾知談寔相欲辯。已忘言。半山
春晚。即事。春風改花去。遺我以清陰。翳、陂路
靜。交。園。屋。深。床。敷。每。小。息。杖。屨。或。幽。尋。惟。有
北。山。鳥。經。過。遺。好。音。揚。誠。齋。萬。里。題。半。山。寺。霜
松。雪。竹。老。重。尋。南。蕩。東。陂。永。自。深。鳳。去。宅。存。誰
與。住。不。如。作。寺。免。傷。心。老。無。稚。子。為。應。門。病
有。毗。耶。伴。此。身。相。府。梵。宮。均。是。幼。却。須。捨。宅。作
離。塵。日。邊。賜。額。寺。名。新。雞。犬。相。迎。舊。主。人。見
說。小。兒。齊。拍。手。半。山。寺。主。累。頭。中。相。迎。舊。主。人。見
亭。題。半。山。寺。蹇。馱。挾。策。一。蒼。頭。羅。相。歸。來。隱。寐
寥。看。到。半。山。寺。三。不。足。依。然。野。水。漫。青。苗。羅。此
谷。題。半。山。寺。道。德。文。章。一。世。師。只。傷。奈。術。欠。通
時。不。思。翻。動。熙。寧。禍。却。欲。重。修。作。福。基

清涼廣惠禪寺在石頭城去城一里

考證偽吳順義中徐溫建為興教寺南唐昇元

初改為石城清涼大道場

國朝太平興國五年閏三月改今額。舊傳此

寺嘗為李氏避暑宮寺中有德慶堂今法堂前

舊基是也後主嘗留宿寺中詩有未能歸去宿龍宮之句德

慶堂名乃後主親書祭悟空禪師文乃後主自

為之碑刻今並存東坡嘗捨彌陀畫像于寺中

詩云問禪不契前三○寺有大鐘乃偽唐後主

語施佛空留丈六身所鑄至真司見先主被五木甚嚴民大駭曰主

何至此耶主曰吾為宋齊丘所誤殺和州降者

于餘人汝歸謂嗣君凡寺觀鳴大鐘吾受若則

暫休或能為吾造一鍾尤善後主造鍾于清涼寺鑄云追薦烈祖孝高皇帝脫幽出苦

寺有白雲庵見主荆翠微亭不受暑亭鄭介公

書堂詳見亭堂○聖宋書畫錄云舊有董羽畫龍李

昱八分書李霄遠草書時人目為三絕王荆公

惜馬虺隤許我年一度采野館蕭條無準撰

與君對植浪山梅蘇東坡贈清涼長老代北

初辭沒馬塵江南來見卧雲人問禪不契前三

語施佛空留丈六身老去山林徒夢想雨餘鍾

鼓更清新會須一洗黃茆瘴未用深藏白蠟巾

○文贈清涼長老過淮入洛地多塵奔扇西風

欲汚人但怪雲山不改色豈知江月解分身安

心有道年顏少遇物無情句法新送我長蘆舟

一葉笑看雪浪滿衣巾○揚次公題君勿愛清

涼清涼如火如沸湯君勿惡炎熱炎熱如冰如

積雪勿愛亦可惡未是道遙處君不見海會山
前一條路一車來一車去今在轉轅向月作落
花時節雨初晴黃鶯枝上分明語。曾極字圭
避暑處至今多竹鷓鴣響斷死牆車敲戛推間
風玉声三百年間陵若變寒潮不到石頭城。
秋月春花迹未陳哀龍曾繞夢中身夷門金鼓
從天落驚起未頭鼻鼻人。温庭雲黃花紅樹
謝芳蹊宮殿三差黛嶽西詩閣晚窓藏靈嶺畫
堂秋水接藍溪松飄晚吹從金鐸竹蔭寒茗上
石梯妙跡奇名竟何往下方煙暝草萋。張
石龕廊碧極叢高頂清池占下方徒悲宦遊意
畫日老僧房。馬野亭出郭無多遠登山有詩
高舊游曾到處此地足稱豪日月真雙轂関河
等一毫松篁知我意故與北風鏗。旧時月過
女墙頭風面推顏廢不脩地老天荒無處問松
声難響替人愁。祥刑使者來何暮吊古詩篇清
更幽水拾江山入懷神却歸講序進鴻畴。刘

後村塔廟當年甲一方千層金碧萬緇郎開山
佛已成胡鬼住院僧猶說李王遺像有塵龕壞
壁斷碑無首立斜陽惟應駐馬坡頭月曾見金
璽夜納涼。王潛齋五馬南浮一化龍山川萬
古勢增雄誰知佛祖安禪地曾是君王避暑宮
古磴松篁秋意足空江煙水夜潮通介翁祠宇
依然儘有廉頑立懦風。羅北谷清涼世界
竹如雲舊曰君王愛此君時代改遷龍變化荒
山啼鳥不堪聞。王愛此君時代改遷龍變化荒
南百古覆盆中齋餘茗權聽僧話身在當年避
暑宮

天禧寺即古長干寺在城南門外

考證 梁天監元年立大同元年幸長干寺阿育

王塔出佛瓜髮舍利又幸寺設無遮食大赦

丹陽記大長干寺道西有張子布宅在淮水南
 對瓦官寺長干是秣陵縣東里巷名江東謂山
 壠之間曰干建康南五里有山岡其間平地庶
 民雜居有大長干小長干東長干並是地名小
 長干在瓦官寺南巷西頭出大江梁初起長干
 寺按塔記在秣陵縣東今天禧寺乃大長干也
 ○皇朝開寶中曹彬下江南先登長干北望金
 陵即此地○天禧二年改為天禧寺政和六年
 建法堂李公之儀端叔天禧寺新建法堂記云
天禧寺者乃長干道場築釋迦真身舍

利祥符中建塔賜號聖感舍利寶塔至天聖中
 又賜今額按梁書大同三年高祖改造阿育王
 塔出舊塔下舍利及瓜髮青紺色衆僧以手
 伸之隨手長短放之則屈為蟲形始吳時有尼
 居其地為小精舍孫緋尋毀除之塔亦同泯吳
 平後諸道人復于白處建立焉中宗渡江更修
 飾之至簡文咸安中使沙門安法師程造小塔
 示及成而亡弟子僧顯繼而修之至孝武大元
 九年上金相輪及承露其後西河離石縣有胡
 人劉薩何遇疾暴亡而心下猶暖未敢便殯經
 七日更蘇說云有兩更見錄至十緣未盡若得
 重輕受諸苦毒見觀世音語云汝緣未盡若得
 活可作沙門洛下齊城丹陽會稽並有阿育王
 塔可往禮拜則不復墮地獄因此出家游行禮
 塔次至丹陽未幾知塔處乃登越城望見長干里
 有異氣色田就禮拜果是阿育王塔所放光明
 由是定知有舍利乃集衆掘之入一塔所放光明
 碑第一碑有鉄函、中有銀函、銀函、中有金函

盛三舍利及瓜髮各一收長數尺即遷舍利近
北對簡文所造塔造一層塔十尺六年沙門僧尚
寺詩注云晉時高祖所開者也。蘇魏公頌長干
佛塔因于其地建佛刹即劉薩何也。至南唐時
廢寺為營廬久之舍利表見感應祥符中僧
可政伏其迹并感應舍利役進有認復為寺即
其表見之地建塔賜號聖感舍利寶塔。白塔
在寺東即葬唐三藏大師玄奘大律師頂骨
之所金陵僧可政端拱元年得于長安終南山
紫閣寺俗呼為白塔事其塔記元符二年知府
事召公升卿請于朝改為十方住持。揚次公
長干聖感塔詩云釋迦八萬四千塔一在江南
古道場無礙展開青菩髮最初分得白毫光。
徐軒金陵集載槐京登長干塔詩云江南管當
幸事畢盡憑廟筭非臣專眷言此地本軍壘乞
與招提安佛子寺有阿育王塔天禧中賜名聖
蓋叙國初事也。

感有塔記題詠尤多

朱存宰堵凝然鎮梵宮奉
頭層級在雲中金棺舍利

藏何處鐸遠危簷聲撼風。蘇魏公次韻遊長
干寺寺接郡東南僧常為我談初因晉大士來
獲古靈龕歷世名空在重興德乃堪先朝賜新
額此地建精藍億載扶皇統生民息戰函刹仍
存故里龍復止深潭九級唯塗甃干梁盡架楠
亭臺各軒豁巖谷更空豁殿角芝成主松梢露
隊甘穴棲多祀鼉池怪集神臚可愛臨岡曲何
人結草庵欲來尋隱逸誰與共歡酣念徃須勤
到登高已舊諸低頭小城市幸多可抑俗號貪
繇茲達塵容却自慚常思真趣嚮可抑俗號貪
宇宙閑懷適江山極望涵相劫半佐山經營昔
追參又次韻登長干寺塔梵剎遂幸多可抑俗號貪
甚艱周遭嚴佛宇直上脩天關登陟綠梯險淹
留布坐慳椽楹亦塗附孺搵遍朱殷白日分明
列青雲咫尺攀龍潭斜影落鳥翼怯飛還基廟
從吳晉声名動湘蠻燈然時照耀梵唱每循環

往事稠重問前朝指顧間誰知息心處香火老
僧閑○王荆公梵館清閑側布金小塘回曲翠
岑深柳條不動千絲直荷葉相依萬蓋陰
志忍向西風季越吟○曾極十丈祥光起相輪
鉄浮屠鎮法王墳只愁西域神僧至夜捧長
刹入雲○周文璞雲三更月似照前朝袈裟
寶煙疑山門推上三為干有塔亭、高似山不
馬野亭雨○山回處是為干有塔亭、高似山不
但裝嚴增梵刹可能形勝助城閑燈明星斗掛
林木鈴動天○風吹佩環陌上行、人遙見此有
東徃又西還○風吹佩環陌上行、人遙見此有
五代問君心事竟如何
六代問君心事竟如何

鹿苑寺

舊名法光寺即梁蕭廟帝寺也在今城東南隅

考證

元屯田絳嘗為記金陵氣王三百年聲明

蕭梁折節以佞佛故佛之廟貌充餘反宇欲翔
翼維直淮上所有精舍為紫峯綵餘虹亘霄丹
盤高孕虛含吐萬景望之輝然如修虹亘霄丹
碧相發殿有聖像即山而成追琢之功極其精
妙案輿地志不知從昔之閨唐攘據因人以帝
之黃旗運歌勢勝故在閨唐攘據因人以帝氏
華易榜法光標為齋概聖朝混一書軌以三
代文教簫勺宇丙四聖累洽浸厚福于生民
刹禪林容仍舊物而茲寺垂庇瘁烏不支已
春寺僧募大舊姓杜德明出楮金五十萬程工
其地起高廣殿水縈不移相撩有嚴光輝復還
風物異態又粉繪釋迦文相告成乃作鍾唄蒲
者生、之供稱是該備其秋成乃作鍾唄蒲
殮以落之道俗和會圖視適青溪之水亦鍾
阜之雲物束入軒祀相為澄曠都人訖焉有
其狀而至於會同閑趙郡李君從事海瀕謂
惟一冠筮仕彼都與故濮陽吳嗣復昌鄉並
惟勝冠筮仕彼都與故濮陽吳嗣復昌鄉並

其墜露醉撫翰刻名楹間晦明颯馳蓋四十八
甲子老龍死矣靈光歸然齋咨舊游恍若夢覺
今之辱請可沒其燧平月而日之寺有子隱堂
庶以傳久康定二年三月八日記

即周處築臺讀書處也詳見佛殿前有郝氏

窟舊傳梁武帝郝后化蟒事頗迂怪不錄

崇勝戒壇院即石瓦官寺又為昇元寺在城西南隅

考證晉哀帝興寧二年詔移陶官于淮水北遂

以南岸窪地施僧慧力造瓦官寺舊志曰瓦棺

俗說云瓦棺寺之名起自西晉時長沙城隅忽

陸地生青蓮兩朵民以聞官掘得一瓦棺見一僧

不說姓名貌儼然其花從石根生父老云昔有一僧

以瓦棺葬之遂以寺名為瓦棺而本于此其說

頗涉怪誕縱果有此事亦在長沙于此無與也

不知陶官之為瓦官而易官淳熙中韓元吉嘗

嚴因崇報禪寺即景德棲霞寺在今城東北之攝山

去城四十五里

考證齊永平七年明僧紹捨宅為寺見江摠持

碑明僧紹宋泰始中遊此山刊寺有舍利塔

乃隋文帝葬舍利處。唐高祖改為功德寺增

治梵宇四十九所樓閣延哀殿宇鱗次高宗御

制衣明隱君碑改為隱居棲霞寺御書寺額有碑
尚存字不可辨武宗會昌中廢宣宗大中五年
重建。南唐高越林仁肇建塔徐鉉書額曰妙
因寺。國朝太平興國五年改為普雲寺景德
五年又改為棲霞禪寺元祐八年六月改賜今
額為叅政簡翼張公瑛功德寺。左有千佛嶺
後有天開巖殿碧鮮亭白雲庵迎賢石醒石中峯
澗石房白雲泉亦名品外泉寺前有明僧紹高
越墓寺中右碑及時賢題詠頗多
山中南谷昔
有天台正觀

寺高僧法曠嘗于寺紫溢峯下建般若堂演大
論有虎穴寺在山中峯齊王融有游虎穴寺詩
。宋景文初雞蹠集云南齊棲霞寺大明法師
好談論手執松枝為談梧隋文帝仁壽二年送
到舍利天下凡八十一州公而造塔蔣州棲霞
其一也。唐則天建舍利塔于青龍山之巔唐
末焚毀。寺有金銀銅像皆記略云難大唐景
龍二年四月八日洛州大福光寺前棲霞寺在
比丘曇一于閏州江寧縣明隱君經坊內鑄鴻
金銀銅釋迦像三軀奉為高宗皇帝又有石像
大聖皇后應天神龍皇帝云。又有石像在十
佛嶺棲霞詩注云明隱君與度法師講無量壽
經西峯石壁中恒發光。中現無量壽佛自爾
捨家財鑿巖造大像坐高五丈觀音勢智立像
高三丈五寸。家齊大帝造石佛千尊所謂千
佛嶺。周繇栖霞寺贈月公明家不要買山錢
施作清池種白蓮松檜老依雲外地樓臺深鎖
洞中天風經絕頂迴踈雨石倚危屏桂落泉欲

結茅庵伴師住肯饒多少薜蘿煙。劉長卿東
峯尋南齊明徵君故居山今不見。山鳥自相
從長嘯辭明主終身卧此峯泉源通石徑磴戶
掩塵容古墓依寒草前朝寄老松風雲生斷壁
萬壑遍踈鐘惆悵空歸去猶疑林下逢。李頻
居與鳥巢鄰日將巢鳥親多生從此性久集得
無身樹老風終夜山寒雪見春不知諸祖後傳
印與何人。推德輿清論月輪低閑吟茗花熟
又巖花點寒留石磴掃春雲。張暈躋險入幽
林翠微含竹殿。李紳鳥噪咏。秋果翠深銜素
魚。李司徒建勳養花天氣近。巫分瘦馬來敲
白下門。特色未開山意遠春容猶淡月華昏。琅
邪冷落存遺跡籬落稀踈帶白村。此地幾經人
聚散。只今王謝獨名存。知府事王隨翠岷聳
層雲。珠祠古迹存。獲登千佛嶺仰荷九天恩。塔
影凌虛閣鐘聲度遠村。僧言前太守宰有到松
山疑。兩声吟餘閑景象道勝小榮名。鍾鼎星河

曙悠。迴旆旌。揚虞部備一炷香銷百和焚
有時鍾磬梵天聞。上方結草如高枕不獨棲霞
可卧雲。王荆公安石遊棲霞庵約平甫至泐
勅林間路蕭蕭。物外僧高陰涼易入。閑貌老難
增官事真傷錦君恩更飲冰永田此山下終欲
忤陳登。知府葉清臣僊峯多靈草近在東北
維僧紹昔捨宅。搃持嘗作碑高風一絢邈廢宇
亦陵遲清泉漱白石霏霧蒙紫芝松蘿日蕭寂
猿鳥自追隨遊人歎或詣隱者誰與期支郎篤
青尚千里孤雲飛覽石玩青簡尋幽窮翠微願
予符戟守出宿簡書違憑師訪陳迹贖作攝山
詩。谷倪子去郭六十里閑遊避世諱不
將仙鶴伴還用白牛車草木隱君宅香燈台佛
家幾多吟景致無限筆光華泉想尋新眼茶應
發嫩芽遙知碧巖上舉寺拂烟霞。須有高入繼
川。四絕自來誇茅屋荆扉三數家。須有高入繼
肥遁莫疑僧室擅棲霞。知府趙師龍尋幽訪
古到巖前仰視雲霞接梵天。六代興王那復在

千身化佛尚依然老松欲作蒼龍去怪石常如
猛虎眠已覺塵勞變清淨何當築室向危巔
上元趙知縣伯晟棲霞境界何清壯嶽立五峰
如列障三微不復見高人一刻尚能瞻寶相摩
空老木韻秋声雲屋天巖滿意行夜
聞風定月將午門外响聞鹿鳴

隆報寶乘禪寺即舊草堂寺在上元縣鍾山鄉去城

十一里

○考證齊周顥隱居之所後顥出仕孔稚圭作北

山移文假草堂之靈以譏之高僧傳云時有釋

慧約姓婁少達妙理顥素所欽服廼于鍾山舊

館造草堂寺以居之令寺左乃婁約置臺講經

文之地寺後即顥舊居也唐會昌中寺廢

國朝復建治平中賜額寶乘紹興三十二年六

月改賜今額王荆公安石與道原遊西庵遂至

錯沉園宅在人境歲時傷我心強穿西埭路共

望北山岑欲見道人語跨鞍聊一尋親朋會

合少時序感傷多勝踐聊為樂清談可當歌微

風澹水竹靜日暖烟蘿興極猶難盡當如薄莫

何。草堂寺烏石岡邊繚繞山柴荆細徑水雲

間。秋花嚼蘂長來往只有春風似我閑。遊草

堂寺次韻三首垣屋荒葛藟野殿冷檀沉鶴有
思顯意鷹无戀遁心禪房閉深竹齋鉢度遥岑
寂寞黃塵裏金身待一尋。僧殘尚食少佛古
但泥多寒守三衣法飢傳一鉢歌寬閑每迸竹
危朽漫牽蘿招提庭前栢西來意若何。野寺
真蘭若山僧老病多踈鐘挾谷響悲梵入樵歌

水映茅簷竹雲埋萬女蘿拂塵書所見因得擬
陰何。對基与道源至草堂寺北風吟人不可
出清坐且可与君基明朝殺局日未晚後此亦
復不吟詩。草堂一山主一公持一鉢想復度
遙岑地瘦無黃犢春來草更深。草堂懷古周
顛宅作阿蘭若婁約身歸寧堵波蕙帳銅鉞皆
夢事。倏然陳
迹翳松蘿

同泰寺

案輿地志在北掖門外路西面與臺城隔路

考證

寔錄梁武帝大通元年初此寺寺在宮後

別開一門名大通對寺南門造大佛閣七層大

同十年震火所焚略盡即更造未就而侯景亂

南唐改為淨居寺尋又改圓寂寺其半為法寶

寺人輿地志法寶圓寂寺即古同泰寺基舊址

梁大通元年初創同泰寺開大通門以對寺之
南門取反語以協同泰自是晨夕講義多由
門寺即吳之後苑晉廷尉之地遷于六門外以
其地為寺。龔穎運曆圖云大同元年幸同泰
寺鑄十方銀像二年幸同泰寺鑄十方金像。
南史上幸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上釋御服
持法衣行清淨大捨以便房為省素林瓦器乘
小車私人執役升講堂法座為四部大眾開涅
槃經題羣臣以錢億萬祈白三宝奉贖皇帝菩
薩眾僧默許百辟詣寺東門奉表請還宸極之
請乃許上三答書六朝事迹云梁武帝起同泰
寺在臺城內窮竭帑藏造大佛閣七層為天火
所焚梁帝捨身施財以祈佛福自大通以後無

年不幸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俄而侯景兵起陷城遂以虛器進膳自庚辰至丙戌七日不食而崩曾極詩布薩閔齊涕泗輝大通基址昔人非此身終屬侯丞相雜辦金錢贖帝歸。揚虞部備詩佛事莊嚴國力疲照天金碧倚欄危沉檀炉上烟雲合恰似當來煨烬時寺今廢其半為法寶寺

法寶寺

亦曰其臺城院乃梁同泰寺基之半也今在

行宮北精銳軍寨內

考證

梁武帝大通元年創同泰寺

詳見前寺。偽吳

順義二年以同泰寺之半置為臺城十福院

本朝改賜今額。寺前有醜石四各高丈餘俗呼為三品石政和中取歸京師或謂之闕石。寺前墻外有井者老相傳為陳時膳脂井叔寶與張麗華墜而復出之所也寺基最闊淳祐七

在創置精銳軍同泰寺舊基皆為寨屋及蔬圃

今井在寨內今精銳軍寨在都統制司之後都統制司在行宮城之後法寶寺

在精銳軍寨之後蓋都統制司地基及精銳軍寨基皆梁陳宮舊址也故景陽臺基及臨春

結綺望仙三閣故址與膳脂井皆在精銳軍寨內法寶寺老僧猶能記其祖師之言謂今行

宮城後門乃梁陳宮城前門今法寶寺門墻外即梁大通門也

湘宮寺

舊在青溪橋北今徙置清化市北本宋明帝

故宅改為寺費極奢侈虞愿曰陛下起此寺皆

是百姓賣兒貼婦錢佛若有知當悲泣哀愍帝

怒使人曳愿下殿曾極詩數掾敗屋湘宮寺虞愿忠規正凜然十級浮屠那

復有虛拋貼婦賣兒錢

景德寺

在城內嘉瑞坊舊崇孝寺也偽吳置

國朝景德中改今額建炎初其地為一太廟徙

城隍廟于旁今廟側小巷中有僧舍數間仍用

寺額

壽寧禪院在江寧縣治南——國朝開寶七年徙入

城中蓋參政張公洎南唐賜弟也捨宅為寺併

城北廣孝寺入為淳化五年改今額其孫諤云

昔為愛敬寺者非也家集有公謝表證鳥舊有

瓊花一在內翰張公懷材自維揚手植于此。

郭祥正詩一種瓊花內相栽年年琲環待春來

○吳思道詩壽寧閑鎖翰林春月明空照瓊花

證聖寺在——行宮後南唐保大中木平和尚居此寺

故里俗至今呼為木平寺寺東有溝迤邐西北

接運瀆今堙塞僅存遺跡王荆公詩云證聖南朝寺三年到百迴不

壽寧寺

知墻下路今有凡何開

寶戒寺 今在轉運衙西本迦毗羅寺南唐改真際寺

國朝開寶二年改今額

法濟寺 今在上元縣治東北

封崇寺 今在斗門橋北圖經舊報慈解院也

治平寺 今在江寧縣治西南

大悲寺 今在炳灵公廟昔崇勝寺子院也

秀降院 舊在城北 國朝開寶八年廢太平具國

五年重建尋又廢紹興中移于鳳臺山西

興嚴寺 舊在竹格渡之北本謝尚宅也亦號塔寺永

和四年名莊嚴寺宋大明中改為謝鎮西寺陳

宣帝改名興嚴寺 國朝紹興中徙真武廟北

龍光寺 在城北西復舟山下宋元嘉二年號青園寺高僧

傳云竺道生後還上都青園寺是惠恭皇后褚氏所立本種青處因以為名其年雷震青園寺佛殿龍升于天光影西壁因改龍光○本朝嘉祐三年佛殿記云宋元嘉五年有里龍見覆舟山之陽帝捨果園東建青園寺西置龍王殿今沼池見存至會昌年廢咸通一年重興勅賜龍光院額舊志以為在龍光門外者非也

定林寺 有二 上定林寺舊在蔣山應潮井後宋元嘉

十六年禪僧竺法秀造在下定林寺之西乾道

間僧善鑑請其額于方山重建下定林寺在蔣

山寶公塔西北宋元嘉元年置後廢今為定林

庵王安石舊讀書處王公安石詩泉靜橫分楚老一枝筇

于此傲人羣城市少美蔬想今困憊焚且馮東

北風持寄嶺頭雲。定林自有主我為林下客

客主各有心還能共岑寂。窮各經春不識花

新松老栢自欹斜慙更上山頭望白下城中

有幾家。定林脩木老參天橫貫東南一道泉

立月杖藜尋石路午陰多處弄潺湲。漱甘涼

病齒坐曠息煩襟因脫水邊屨就敷巖上衾但

留雲對宿仍值月相尋真樂非無計悲蟲亦好

音。僧修定林路。獨龍新路得平岡始免遊

人履。齒妨更有坐林身半現與公隨轉作陰涼

○定林所居屋統灣溪竹繞山溪山却在白雲

間臨溪放艇依山坐溪鳥山花共我閑。題定

林壁懷李叔時雲與淵明出風隨禦寇還燎炉

無伏火蕙帳冷空山。○書定林院牕二首竹雞

呼我出華胥起滅篝燈擁燎炉試問道人何所

夢但言渾忘不言無。○道入今輟講卷祇寄松

蘿夢說波羅蜜當如習氣何。○自白門歸望定

林有寄蹇駟愁石路余亦倦躋攀不見道者香青

忽然芳歲殘朝隨雲暫出暮與鳥爭還者香青

松壑知公在兩間。○與徐仲元自讀書臺上定

林橫絕瀑溪度深尋聲確行百年同逆旅一壑

我平生。○揚公萬里詩鍾山已過萬山深更過

鍾山入定林穿盡松杉行盡處一庵猶隔白雲

岑。○一箇青童一蹇駟幾年來去定林居經綸

枉被周官誤罷相歸來始讀書。○半破僧庵半

補籬舊題無復壁間詩祇餘手植雙桐在。○此

仍兼洗硯池。○踏月敲門訪病夫問來誰是雪

堂蘇不知把燭高談許曾舉鳥臺詩帳無。○羅

公必元詩罷相歸來再讀書定林庵內守清虛
少年錯解周官處悔殺當朝是誤渠。劉公榘
詩聯鑣小憩定林庵祇欠携壺太子巖禪律兵
机非二致山僧笑我飽曾參。周公燔詩定巖
坐聽松聲好德水行穿竹影斜。無限世間幽絕
處天工分付與僧家。家之巽五絕山人當日
濟時艱要把唐虞作樣看奏罷簫韶无鳳至空
教猿鶴怨盟寒功名良苦賦歸歎兩鬢霜花百
念枯鐘鼎樓臺渾一夢數間茅屋亦浮屠十載
浮雲几變更歸來鍾阜碧嶙峋早知山色无今
古只与青山作主人六籍工夫四海名太平底
事竟沉。裕陵一去何年再長使時賢淚滿襟
老屋三間山徑幽中藏无限古今愁
新詩吟罷春雲合塔裏金仙笑點頭

宋興寺一名興教院今在南門外寺基即刘裕故居

李建勳遊宋興寺東巖詩幾年不到東巖下舊
住僧亡屋亦無寒日蕭條何物在朽杉經燒石

也枯。曾極詩晉至昌明祚已終識文猶有
兩昏童桓玄偷得宮中宝却屬新洲代荻翁
高座寺一名永寧寺在城南門外

甘露寺嘗有雲光法師講法華經于寺天花散

落今講經臺遺址猶存或云晋朝法師竺道生

所居因號高座寺記略云考圖志此山得名于

多羅為王茂昭所敬故留竺生法師繼號所居

為高座梁邦宝公主之与五百年大士俱有靈

光師座山顛說妙法天花墜焉今號雨花臺則

故僕盧給事中名襄字贊元者所命也寺易今
名且百年矣故藏古今詩刻皆廢可攷者唐李
翰林本朝吕侍講王中父三篇而已吾師遺
言必求紀于耆艾捨公而誰宜余雖病勉疆捉
筆惟此父子能苦行自立于瓦礫場中作大佛

事無毫髮擾可稱也哉可稱也哉乾道三年閏七月望徽猷閣直學士左朝散大夫吳興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賜紫金魚袋致仕劉岑記并書左朝奉郎充荆湖南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賜紫金魚袋張孝祥篆額○曾極詩石子岡前高座寺犢車曾向此徘徊清談未解傾人國更引胡僧渡海東

殊勝寺在城南門外本宋福興寺偽唐後主葬照禪

師于此因名塔院

吉祥寺在城南二里餘 宋朝治平二年賜額舊在

城隍廟東後以寺基為太廟徙置于此

百福院在城南五里本梁解脫院今為樞密王公綸

功德寺

均慶院在城南門外舊在金陵坊晉天寶寺唐開元

十年改為天保寺 國朝開寶八年毀太平興

國五年就修真觀基重置紹興初移其額于兩

華臺後壞于火因遷于臺之下今止有古塔一

座即無殿舍屋宇塔前鐫宋故三藏時賜寶覺

園通法濟禪師道公之塔一十八字後有宋故

三藏法師道公塔銘

佛窟寺一名崇教寺在牛頭山去城三十里舊傳牛

頭山下有辟支佛窟宋大明中移郊壇於山之
東峰執事者道從事餘人游西峰石窟見一僧
跌坐執事者問之忽無所有但遺錫杖香爐餅
盂而已梁天監二年司空徐度造寺因名佛窟
寺唐吳曆九年代宗因感夢勅修寺之東西峰
頂七層浮圖 國朝太平興國二年賜今額揚
部備詩曩事何人為證盟白雲深鎖翠微坑已
聞過去辟支佛未見當耕強勒生○馬野亭之
純詩牛頭山上深隈佛窟何人向此開過去
辟支還示見分明彌勒又生來力如澈尺鋒何
在形若銷亡氣莫回死復受
形昭可入有無真妄使人猜

卷終

景定建康志卷之四十七
正學傳

明道先生程子 諱顥字伯淳其先河南人年十五六

時奉父太中公 諱珣之命師事濂溪周先生聞其論道

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明於庶物察於人

倫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

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為

已任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

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傳爾先生自弱

冠應詔中進士第官始於主簿終於宗正寺丞嘗主

江寧府上元簿蓋其再調也上元田稅不均比他邑尤甚蓋近府美田為貴家富室以厚價薄其稅而買之小民苟一時之利久則不勝其弊先生為令畫法民不知擾而一邑大均其始富者不便多為浮論欲搖上其事既而無一人敢不服者後諸路行均稅法邑官不足益以他官經歲歷時文案山積而尚有訴不均者計其力比上元不啻千百矣會令罷去先生攝邑事上元劇邑訴訟日不下二百為政者疲於省覽奚暇及治道先生處之有方不閱月民訟遂簡江

南稻田賴陂塘以漑盛夏塘堤大決計非千夫不可塞法當言之府府稟於漕司然後計功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先生曰比如是苗稿久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江寧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則留之為營以處曰小營子歲不下數百人至者輒死先生察其由蓋計留然後請於府給券乃得食比有司文具則困於飢已數日矣先生白漕司給米貯營中至者即與之食自是生全者太半措置於纖微之間而人已受賜如此之比所至多矣

先生常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仁宗登遐遺制官吏成服三日而除三日之朝府尹
率羣官將釋服先生進曰三日除服遺詔所命莫敢
違也請盡今日日若朝而除之所服止二日爾尹怒不
從先生曰公自除之某非至夜不敢釋也一府相視
無敢除者茅山有龍池其龍如蜴蜥而五色祥符中
中使取二龍至中途中使奏一龍飛空而去自昔嚴
奉以為神物先生嘗捕而脯之使人不惑其始至邑
見人持竿道旁以黏飛鳥取其竿折之教之使勿為

及罷官艤舟郊外有數人共語自主簿折黏竿鄉民
子弟不敢畜禽鳥先生為政治惡以寬處煩而裕當
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衆為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
於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衆憂以為甚難而先生為
之沛然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方監司競為嚴急之時
其待先生率皆寬厚施設之際有所賴焉先生所為
網條法度人可効而為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和
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先生
自上元移澤州晉城令尋以呂公著薦授太子中允

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先生名期以大用
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室欲求賢育材為先不
飾辭辯獨以誠意感動人主嘗言人主當防未萌之
欲——神宗俯身拱手曰當為卿戒之時王荆公安石
日益信用先生每進見必為——神宗陳君道以至誠
仁愛為本未嘗及功利荆公復行其說先生意多不
合事出必論列數月之間章數十上尤極論者輔臣
不同心小臣与大計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寢衰
荆公与先生雖道不同而嘗謂先生忠信先生每与

論事心平氣和荆公多為之動而言路好直者必欲
力攻取勝由是与言者為敵矣先生言既不行懇求
外補——神宗猶重其去上章及面請至十數不許遂
闔門待罪——神宗命執政除以監司復上章曰請罪
獲遷刑賞混矣累請得罷尋與外任雖在小官賢士
大夫視其進退以下興衰——哲宗聖政方新賢德登
進先生特為特望所屬召為宗正寺丞未行以疾終
元豐八年六月十五日也享年五十有四士大夫識
與不識莫不哀傷為朝廷生民恨惜

先生資稟既異
而克養有道純

粹如精金温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
於金石孝悌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
温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骨懷洞然澈視無
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
足以形容先生行己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
出諸己不欲弗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
動有常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
下洒掃應對至于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
捨近而趨遠處下而闕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
先生接物辨而不問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恕人
而人不為恕賢愚咸得其心狡偽者獻其誠暴慢者
其恭聞風者誠服覲德者心醉雖小人以趨嚮之異
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子三人端慤端懿
未有不以先生為君子也並墓誌
端本元豐八年十月葬于伊川先塋太師潞國公文

彦博題其墓曰大宋明道先生程君伯淳之墓

伊川先生

表其墓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蓋軻死聖人之季
不傳道不行有世無善治季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
治士猶得以明乎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後世無
真儒天下貿易為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于四
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季於遺經志將以斯道養人天
不^愁遺哲人早世鄉人^士大夫相與議曰道之不明
也久矣先生出倡聖季以示人辨異端闢邪說開歷
古之沉迷聖人之道得先生而後明為功大矣于是
帝師采輿議而為之稱以表其墓季者之於道知所
嚮然後見斯人之為功知所至然後見斯名之稱情
山可夷谷可堙明道之名亘萬世而長存勒
石墓旁以詔後人元豐乙丑十月戊子書
生徽國文公朱熹贊曰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

晦庵先

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嘉定中賜謚曰純減格議曰壽濂溪之脉吾道賴以復
傳者有二程先生在載惟二先生天

分不齊及其躅道成德則同歸一致有司濃節惠之
典未免從而區別然二先生所得之妙又豈容以差
殊觀哉謹考伯淳先生窮理盡性開示後季潞國太
師叶之公言以表其墓曰明道先生夫道之不明天
寔憫之今茲篤生賢哲資稟特異天意固有屬矣
居洛十年充養備至融會貫通內外同徹人見其氣
貌肅然不_レ敢即也而和氣充淡眸面豔背遽色厲辭
亡有也規矩準繩不_レ敢慢也然若可易也而望之崇
截乎勤小物雖鄙賤猥瑣弗之憚也立言灑落近而
而易不知_レ無窮出之積愈新也窮議先生者所見
自不_レ一而不知_レ所以先生道之積愈新也窮議先生者所見
嘗究極先生所以用力之地矣謂心非不可以一事留
謂_レ不_レ極先所以善止有適有莫戒其非天_レ地_レ之
氣未_レ消防其為義理之勝以_レ至去新季之友離非
氏之不相_レ聯屬忌_レ季者之先立標_レ準_レ斥_レ記_レ誦_レ之
喪志_レ中_レ無_レ間_レ斷_レ推_レ明_レ易_レ理_レ則_レ曰_レ敬_レ無_レ間_レ斷_レ純_レ亦_レ不_レ已

此天之所以為天也先生妙造精義渾_レ無_レ涯_レ其
純盡在是欵異時身居御史不_レ有_レ憂_レ色_レ使_レ之_レ協_レ濟_レ于
失元祐群賢悉起散地先生獨有復之禍哉一時遊其
朝以施調一賢之安怡靜默則公揆之端厚方重得先生之敬者
門者日遊乎寬_レ平_レ樂_レ易_レ之_レ中_レ而_レ無_レ有_レ枯_レ槁_レ焦_レ悴_レ感_レ迫
無_レ聊_レ之_レ態_レ如_レ群_レ飲_レ於_レ河_レ各_レ充_レ其_レ量_レ故_レ得_レ先_レ生_レ之_レ敬_レ者
非顯道之誠篤切近則公揆之端厚方重得先生之敬者
和者非_レ淳_レ夫_レ之_レ安_レ怡_レ靜_レ默_レ則_レ公_レ揆_レ之_レ端_レ厚_レ方_レ重_レ得_レ先_レ生_レ之_レ敬_レ者
先生會道之粹精曰純伊川先生狀其行曰純粹張宣公嘗為
謚法中正粹精曰純伊川先生狀其行曰純粹張宣公嘗為
金石本中擴諸先賢之論曰溫然純粹張宣公嘗為
之贊亦曰會其純全_レ論_レ曰_レ溫_レ然_レ純_レ粹_レ張_レ宣_レ公_レ嘗_レ為_レ
生既沒門人_レ子_レ相_レ與_レ推_レ尊_レ稱_レ美_レ其_レ間_レ固_レ有_レ不_レ同_レ者
夫以親見而師_レ子_レ相_レ與_レ推_レ尊_レ稱_レ美_レ其_レ間_レ固_レ有_レ不_レ同_レ者
大未_レ易_レ稱_レ故_レ師_レ子_レ相_レ與_レ推_レ尊_レ稱_レ美_レ其_レ間_レ固_レ有_レ不_レ同_レ者
之說雖生乎_レ載_レ之_レ上_レ又_レ安_レ有_レ異_レ辭_レ乎_レ○_レ樓_レ觀_レ獲_レ議
曰嘗觀明道先生有言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
孟子并秋殺盡見之又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

雲也孟子泰山巖、氣象也先生之品濠聖賢區別於片言隻字之間儼然如在其左右也然則今之議先生之謚者烏可泛然而贅為之說乎博士謚曰純公豈有得於春生而為和風慶雲者乎及觀伊川先生狀其行曰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信斯言也謚之以純宜淳祐初詔曰明道初元天於河南篤生大賢是似顏子故任承議郎宗正寺丞謚純程顥德性粹甚天理渾然由明而誠有過化存神之妙自體達用有綏來動和之功使得相於熙寧蒼生之福未艾朕每追惜之然誦其遺書如有用我期月而可真足以開萬世之太平也爰躋從祀仍錫追封以示褒崇可特封河南伯

南軒先生張子諱栻字敬夫故丞相魏國忠獻公浚之嗣子也生有異質穎悟夙成忠獻公浚愛之自其幼學而所以教者莫非忠孝仁義之寔既長又命往從南嶽胡公仁仲先生問河南程氏學先生一見知其大器即以前所聞孔門論仁親切之指告之公退而思若有得也以書質為而仁仲先生報之曰聖門有人吾道幸矣公以是益自奮厲直以古之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一篇蚤夜觀省以自警策所造既深遠矣而猶未敢自以為足則又取友四方益務求其學之所未至蓋

玩索講評踐行體驗反覆不置者十有餘年然後昔
之所造深者益深遠者益遠而反以得乎簡易平寔
之地其於天下之理蓋皆瞭然必目之間而寔有以
見其不能已者是以決之勇行之力而守之固其所
以篤於君親一於道義而沒世不忘者初非有所勉
慕而強爲也少以蔭補右承務郎辟宣撫司都督府
書寫機宜文字除直秘閣是時一孝宗新即位慨然
以奮伐仇虜克復神州為己任忠獻公後亦起謫籍受
重寄開府建康叅佐皆極一時之選而公以藐然少

年周旋其間內贊密謀外叅庶務其所綜畫幕府諸
人皆自以為不及也間以軍事入奏始得見一上即
進言曰一陛下上念宗社之讎恥下閔中原之塗炭
惕然於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即天理之
所存也誠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焉無使
其或少息也則不惟今日之功可以必成而千古因
循之弊亦庶乎其可革矣上異其言蓋於是始定君
臣之契已而忠獻公辭位去用事者遂罷兵與虜和
虜乘其隙反縱兵入淮甸中外大震然廟堂猶主和

議至勅諸將毋得以兵向虜時忠獻公已即世公不
勝君親之念甫畢藏事即拜疏言吾與虜人乃不共
戴天之讎向來一朝廷雖亦嘗興縞素之師然玉帛
之使未嘗不行乎其間是以講和之念未忘於胷中
而至誠惻怛之心無以感格乎天人之際此所以事
屢敗而功不成也今雖重為群邪所誤以蹙國而召
寇然亦安知非天欲以是開聖心哉謂宜深察此理
使吾胷中了然無纖芥之惑然後明詔中外公行賞
罰以快軍民之憤則人心悅士氣充而虜不難却矣

繼今以往益堅此志誓不言和專務自強雖折不撓
使此心純一貫徹上下則遲以歲月亦何功之不成
哉疏入不報後六年以補郡臨遣見一上首進明大
義正人心之說明年召還一上問曰卿知虜中事乎
公對曰不知也一上曰虜中饑饉連年盜賊四起公
又對曰虜中之事臣雖不知然境中之事則知之詳
矣一上曰何事公遂言曰臣竊見比年諸道亦多水
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倚仗
正使彼寔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今日伯當

下哀痛之詔明復讎之義顯絕虜人不與通使然後
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帥練甲兵通內脩外攘進
戰退守以為一事且必治其寔而不為虛文則必勝
之形隱然可見雖有淺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躍而爭
先矣一上為歎息褒諭以為前未始聞此論也其後
又因賜對反復前說一上益嘉歎面諭當以卿為講
官冀時得晤語也時還朝未暮歲而召對至六七公
感一上非常之遇知無不言大抵皆脩身務學畏天
恤民抑權倖屏諛諛之意至論復讎之義則反復推

明所以為名寔之辨者益詳於是宰相益憚公而近
倖尤不悅遂合中外之力以排之而公去國矣蓋公
自是退居三年更歷兩鎮雖不復得聞國論而蚤夜
孜孜及身脩德愛民討軍以俟一國家扶義正名之
舉尤極懇至於是天子益知公可用嘗賜手書褒
其忠寔蓋將復大用之而公已病矣病亟且死猶手
疏勸一上以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
公天下之理以清四海克固丕圖為言若眷眷不能忘者
寫畢緘付府僚使驛上之有頃而絕嗚呼靖康之變

國家之禍亂極矣小大之臣奮不顧身以任其責者
蓋無幾人而其承家之孝許國之忠判決之明計慮
之審又未有如公者雖降命不長不克卒就其業然
其志義偉然死而後已則質諸鬼神而不可誣也公
為人坦蕩明白表裏洞然詣理既精信道又篤其樂
於聞過而勇於徙義則又奮厲明決無毫髮滯吝意
以至疾病垂死而口不絕吟於天理人欲之間則平
日可知也拭常有言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而義也者
本心之所當為而不能自己非有所為而為之者也

一有所為而後為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
存矣嗚呼至哉言也其亦可謂廣前聖之所未發而
同於性善養氣之功者歟公在建康幹父謀國之暇
嘗游城南天禧寺竹間愛其清邃掃室讀書名曰南
軒後人因建祠焉朱文公贊曰擴仁義之端至於可
以彌六合謹善利之判至於可以析秋毫拳拳乎其
致主之切汲汲乎其幹父之勞仡仡乎其任道之勇
卓卓乎其立心之高知之者識其春風沂水之樂不
知者以為湖海一世之豪彼其揚休山立之姿既與

其不可傳者死矣觀於此者尚有以卜其見伊呂而

失蕭曹也耶

按此贊用湖海一世之豪蓋乾淳間李士大夫有不知朱張二先生者以湖海

豪自之故南軒別文公詩曰盡取湖海意仰希洙泗

遊而文公贊南軒亦有此語門人嘗以為問文公曰

吾始見敬夫時吾豪氣未除者頗多敬夫常以此見

規故敬夫與吾詩有妙質貴強矯之語後數年吾力

行敬夫之言豪氣頓除而敬夫豪氣猶有毫髮未盡

去也氣質之難化也如此哉上元尉翁咏聞於其師

祭南軒文相表裏文軒碑終之以求仁得仁與文公再

嘉定八年賜謚曰宣臣孔煒議曰公蓋代儒宗為國世

業未究中道以沒于今三絕矣易名之典久未克請

維時師臣列其事于朝上即報可所以尊道崇化也

天光下臨雷厲風動豈容拘常襲之嗣子五峯先生胡

可同日道哉公丞相魏國忠獻之嗣子五峯先生胡

公之門人也鍾美萃靈英特邁往親承忠孝之傳講

切義理之孝慨念孔孟既沒正論淪鬱言道德者溺

虛無尚功利者急變詐儒者功用泯然無見於世去

古愈遠流靡日激一宋興百年河二程始倡明道

久安者難變理之僅明者易微公為此懼毅然以斯

文為已任采摭遺書尋繹精義居敬窮理以立本開

物成務以致用其孝極於廣大高遠究其歸則不離

於簡易篤是故凡見之語文字之間職守事功之

公之門人也

鍾美萃靈

英特邁往

親承忠孝

之傳講

切義理之

孝慨念孔

孟既沒正

論淪鬱言

道德者溺

虛無尚功

利者急變

詐儒者功

用泯然無

見於世去

古愈遠流

靡日激一

宋興百年

河二程始

倡明道

久安者難

變理之僅

明者易微

公為此懼

毅然以斯

文為已任

采摭遺書

尋繹精義

居敬窮理

以立本開

物成務以

致用其孝

極於廣大

高遠究其

歸則不離

於簡易篤

是故凡見

之語文字

之間職守

事功之

會無非爽

○明白務

寔求是謂

克己復禮

顏子所以

為正諸

為百世師

也

其不可傳者

死矣觀於此

者尚有以卜

其見伊呂而

失蕭曹也耶

按此贊用湖

海一世之豪

蓋乾淳間李

士大夫有不知

朱張二先生

者以湖海

意仰希洙泗

遊而文公贊

南軒亦有此

語門人嘗以

為問文公曰

吾始見敬夫

時吾豪氣未

除者頗多敬

夫常以此見

規故敬夫與

吾詩有妙質

貴強矯之語

後數年吾力

行敬夫之言

豪氣頓除而

敬夫豪氣猶

有毫髮未盡

去也氣質之

難化也如此

哉上元尉翁

咏聞於其師

祭南軒文相

表裏文軒碑

終之以求仁

得仁與文公

再

嘉定八年賜

謚曰宣

臣孔煒議曰

公蓋代儒宗

為國世

業未究中道

以沒于今三

絕矣易名之

典久未克請

維時師臣列

其事于朝上

即報可所以

尊道崇化也

天光下臨雷

厲風動豈容

拘常襲之嗣

子五峯先生

胡

可同日道哉

公丞相魏國

忠獻之嗣子

五峯先生胡

公之門人也

鍾美萃靈英

特邁往親承

忠孝之傳講

切義理之孝

慨念孔孟既

沒正論淪鬱

言道德者溺

虛無尚功利

者急變詐儒

者功用泯然

無見於世去

古愈遠流靡

日激一宋興

百年河二程

始倡明道

久安者難變

理之僅明者

易微公為此

懼毅然以斯

文為已任采

摭遺書尋繹

精義居敬窮

理以立本開

物成務以致

用其孝極於

廣大高遠究

其歸則不離

於簡易篤是

故凡見之語

文字之間職

守事功之

會無非爽○

明白務寔求

是謂克己復

禮顏子所以

為正諸

為百世師也

為忠武所以

為三代佐也

作武侯傳文

為之記為之

慮尤拳焉則

其講孝之精

微趨向之純

一識者有

以知其心矣

孝廟初元銳

意規恢建置

督府公參贊

機幙間以軍

事入奏為上

開陳正名復

仇大義慷慨

激切及為即

賜對申演前

議乃在寔筵

勸講按古證

政寔於備禦

而無取乎徒

假其名經筵

於修德寔於

立

今願上心以三代之治自期其論高矣至條舉治要不
過四宅心為萬事之綱脩身為天下之本上稽天理
下從人欲見於行事者皆至公務寔而已三復至言
其視帝王盛時元臣碩輔所以識達國辭啓沃君心
者異世一轍公自以蒙被殊知罔惟補報奮不顧身
盡言無隱如指切發運苛歛之病民力排樞筦除授
之非據英詞勁氣至今凜凜直道難行毀言日至公
詎存報主不矣越數歲為天子深思其賢俾臨藩屏公
畧廣西也所以復于上者必欲以撫存安靜為本及
制置荆南也所以復于上者必欲以撫存安靜為本及
敢願避諱：為一上言之惟誠於為民若保赤子誠
心求博之不陸聖賢之訓故洵更二鎮也民事利害休
戚博求周咨惟恐不及如鹽筴如馬政如義勇如弓
弩手究見本末立奏罷行曾無留滯必使封圻之遠
問閭之細悉徹難聰上亦嘉其忠寔重書勉勞有志
大用而公屬疾矣病亟手疏勸上親君君子遠小人信
在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其愛君憂國至公

血誠雖死不忘其讀公遺編至此廢卷永嘆竊謂公
平生大節所以蔽天地而不慚質鬼神而無疑者其
孝自不欺始蓋理之寔然者謂之不欺公能存此心
充此理任重道遠日進無疆自然講於己者為寔孝
復於君者為寔德建於民者為寔利篤志明善以知
之鞠躬盡力以行之夫是以天下無不可為之事臨
事無不可成之功而儒者有益於人斯之謂歆謹
人有言曰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存其斯之謂歆謹
按謚法體和居中善聞周達曰宣公沉湎道真見理
昭徹秉德制行渾然天成非體和居中乎人宗其孝
家藏其書君信其言民孚其惠非善聞周達乎原於
壹惠請謚曰宣。揚汝明覆議曰惟公之孝根原於
中庸大孝之與旨參訂於濂溪二程之微言漸漬於
忠獻之純忠發揮於五峯之師說此心于天地充
其仁於萬物辨之明毫釐必計行之力食息弗違故
其在講筵在宰屬猶是也。在州郡在藩鎮猶是心
也。今觀其所言悉可槩見知上之有克復神州之志則
以稽觀親賢為請知廟堂有和戎之謀則以悅人心

克士氣為言其補外臨遣則請先克己私以明大義
正人心其召還奏對則請先務寔以修德立政用賢
養民論史正志為發運使則斥其病民之寔論張說
僉書樞密則懼其激武臣之怒在靜江則變漕司折
賣州鹽之法申諸州按習效用之令息洞前之譁革
網馬之弊在江陵則嚴盜賊之禁結諸將之歡正淮
民出塞之罪行義勇量取之法考致要歸無不自所
孝流出經曰天不受其道董仲舒曰道之大原出於
天道固天之道天不輕以授人自周公孔子以至孟
子厥後宰傳雖間有經生文士性理是談體用未明
或相予盾一宋興百年濂溪二程發明於前呂謝游
揚扶持於後義理貫徹夏出前儒公與晦庵朱氏出
而嗣之相為師友於是演迤溥博五闡於世得其大
者足以名當世得其小者亦足善一身考論淵源所
自公力居多今晦庵朱氏已謚曰文公沒三十六年
始議其謚時則後矣謚之曰宣尚與朱氏相參用見
羽翼孔門之意謚法體和居中善聞周達曰宣公之
明理謹獨孝精行成是謂體和居中善聞周達曰宣公之

君信民孚是謂善聞周達迹

景定二年正月

皇太子釋奠于國學奏請以南軒張栻及東萊呂祖

謙從祀大成殿

上從之

西山先生真氏諱德秀字景元建寧人也少年中進

士第尋召試博學宏辭後歸遷陽盡讀朱文公諸書

發揮天理人心之妙蓋有及門而不盡得者誠意寔

德見者心服嘉定八年江東大旱公為轉運副使濟

人之政皆以身當其勞拯荒其一也合本道義倉及

轉般米數十萬斛而厚其積因戶部罷夏稅之請以
蠲其征取郡縣官及寓公之賈以西敷其實大家勿勸
分貧者糶乏者濟已甚者輦粟賜之病者載藥與之
本之以河北救災之議行之以青州之政擲風沐雨
遍走二郡不足則開寄納倉出官錢糶之吳中又不
足則以輸苑橐中金益之不忍留都之不及則發私
財以賑贍之訖事民益急則轉糶為濟賴以全活者
數十萬計廣德守臣附會時好劾教官以聞公引咎
以白其寃禱雨白鷺洲應如響音迄以稔告捐金粟建

十四表建
夫年秋
第四表
載此事
多指
可以此

明道書院設教一本於程子由是士知講學公嘗驛
奏推本

寧皇之仁一似仁祖而群臣般樂怠傲不異政宣者
十事語意剴切一上為感動初公涉三館侍螭均入
玉堂論事一上前皆本仁義皆閔君德治骸切於君
子小人之辨使虜不達則益嚴中國夷狄之分中外
想聞其風來其後守泉南帥豫章長沙三山惠民平
盜尤多善政外夷讖言服天下惟難恐其不入相更化立
朝發明大學得失與盛衰治亂存亡之義上為詔

讀校文入奏懽然接納將舉國聽之而公薨矣自濂
溪而下六君子扶持道統者皆未得顯位于時惟公
續斯道之脉晚始嚮用世皆以堯舜君民望之命參
大政不及拜朝楚莫不悼惜今其著書立言存於世
者羽翼考亭與其書而並傳焉贈太師謚曰文忠

或問十傳首正李何也應合曰程子嘗謂道統
不傳則百世無善治道李不明則千載無真儒
故能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之心者為正
道能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之道者為正
李周子所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
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者此也其所闡繫不亦
大乎傳首正李不亦宜乎或又問曰子嘗記青
溪先賢祠曰河南純公龜山文靖公南軒宣公

紫陽文公西山文忠公有道者五今正李傳為
道而立所傳止及其三而龜山紫陽二先生不
與焉詳於記而畧於傳何也應合曰記與傳各
有辭記為祠作也祠已有位記則記之傳為君
作也郡嘗有迹傳則列之祠有其位而祠記不
書則疎郡無其迹而郡志有傳則泛有如龜山
紫陽二先生之道天下共尊之豈待建康有傳
而後知建康志傳為一郡而作非為天下而作
二先生之事迹偶未著於建康則不敢列於建
康之傳與程張真公三先生之嘗有政於此者
不同也或又問曰文公嘗持漕節文靖公嘗居
漂陽而子謂二先生無迹於此邦何也應合曰
文公雖嘗授漕節寔未供職未入建康之境青
溪之祠皆在江東所部之內揭虔安靈以
起邦人公所治皆在江東所部之內揭虔安靈以
蓋書其有迹於建康者耳徽之居南康之治則
於建康志不相干也至若楊文靖公之君子漂

陽終於漂陽雖見於舊志之所載而未敢以為
信按龜山先生本出弘農五世祖唐末避地闕
中寓南劍州之將樂縣因家焉先生既歿之後
有大盜過其門而不入即將樂之君也未嘗聞
有遷居之所年七十時嘗監常州市易務常州
地近漂陽謂嘗經從此邑恐或有之謂其嘗居
此邑則不可信自市易扶滿召為祕書為著作
為諫議為給事中其後丐去奉祠年八十三以
疾終于正寢葬于將樂之西山胡文定公誌其
墓者不誣也而舊志乃謂先生終於漂陽又不
可信墓誌及呂舍人所撰行狀皆言先生有子
五人曰迪曰迥曰適曰造未聞有所謂抗
者曰志乃謂先生之子名抗為編修者家於漂
陽抗之孫慶嗣嘗請建康鄉舉使先生果又有
一子名抗墓誌行狀何緣不書以胡呂二公所
書為信則漂陽志所書皆不可信今若信舊志
之說以龜山嘗居漂陽而存其傳於建康則是
疑胡呂而誣龜山矣應合所不敢也然顯志所

載亦必有說未詳其故姑闕所疑後
之君子儻有考焉宜有以折衷之

景定建康志卷之四十七

景定建康志卷之四十八

承直郎宜差充江南東路安撫使司幹辦公事周應合 修纂



孝悌傳

王祥及**覽**即烏衣王氏之先也**祥**字休徵本臨沂人

性至孝繼母朱氏不慈每使掃除牛下祥愈恭謹父
母有疾醫不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母嘗欲生魚時天寒
水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
而歸母又思黃雀炙忽有黃雀數十飛入其幕復以
供母鄉里驚歎以為孝感所致有丹柰結實母命守

之每風雨祥輒抱樹而泣其篤孝純至如此漢末遭
亂扶母携弟覽避地廬江隱居三十餘年母終居喪
毀瘁杖而後起徐州刺史呂虔擢為別駕固辭覽勸
之乃應召自是累官至太常封萬歲亭侯天子幸太
學命祥為三老祥南面几杖以師道自居天子北面
乞言晉武踐祚拜太保進爵為公大事皆諮訪之以
子肇為給事中使常優游定省祥疾篤著遺令訓子
孫曰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過德之至也揚名
顯親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悌之至也臨財

莫過乎讓此五者立身之本其子皆奉而行之薨年八
十五謚曰元第覽繼母所出也年數歲時見祥被母
楚撻輒涕泣抱持至于成童每諫其母少止凶虐母
屢以非理使祥覽輒與祥俱又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
共其之母患之乃止母密使醜祥覽知之徑起取酒祥
疑其有毒爭而不與母遽奪反之自後母賜祥饌覽
輒先嘗母懼覽致斃遂止覽亦篤行著聞應召累官
至太中大夫薨年七十三謚曰貞祥五子肇夏馥烈
芬肇仕至始平太守馥至上洛太守肇子俊守太子

舍人封永世侯俊子[遐]為鬱林太守馥子[根]為散騎
郎覽六子[裁]為撫軍長史[基]為治書御史[會]為侍御
史[正]為尚書郎[彥]為治中護軍[琛]為國子祭酒丞相
[導]即裁之子也世居烏衣巷衣冠之盛為江左第一
舊志記祥墓在今江寧縣化成寺北

[顏含]字弘都即宋[延之]之曾祖唐[真卿]之十四世祖
也自含而下七世墓皆在建康碑猶可質也[含]少有
操行以孝聞兄畿咸寧中得疾就醫遂死於醫家家
人迎喪旒每繞樹而不可解引喪者顛仆稱畿言曰

我壽命未死但服藥太多傷我五臟耳今當復活慎
無葬也其父祝之曰若爾有命復生豈非骨肉所願
今但欲還家不爾葬也旒乃解及還其婦夢之曰吾
當復生可急開棺婦頗說之其父母及家人又夢之
即欲開棺而父不聽含時尚少乃慨然曰開棺之痛
孰與不開相負父母從之乃共發棺果有生驗以手
刮棺指爪盡傷然氣息甚微存亡不分矣飲哺將護
累日猶不能語飲食所須託之以夢闔家營視頓廢
生業雖在母妻不能無倦矣含乃絕棄人事躬親侍

養足不出戶者十有三年石崇重含淳行贈以甘旨
含謝而不受或問其故荅曰病者綿昧生理未全既
不能進噉又未識人惠若當謬留豈施者之意也含
二親既終兩兄繼沒次嫂樊氏因疾失明含課勵家
人盡心奉養每日自嘗省藥饌察問息耗必簪屨束
帶醫人疏方應須髻蛇膽而尋求備至無由得之含
憂歎累時嘗晝獨坐忽有一青衣童子年可十三四
持一青囊授含含開視乃蛇膽也童子遂逡出戶化
成青鳥飛去得膽藥成嫂病即愈由是以篤行著名

本州辟不就晉元帝命為參軍東宮初建補太子中
庶子遷黃門侍郎本州大中正歷散騎常侍大司農
豫討蘇峻功封西平縣侯拜侍中尋除國子祭酒加
散騎常侍遷光祿勳以年老遜位成帝美其素行就
加光祿大夫門施行馬賜牀帳被褥勅太官四時致
膳不受郭璞嘗遇含欲為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
脩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
性命無勞菟日龜栢桓溫求婚於含含以其盛滿不許惟
與鄧攸深交或問江左羣士優劣荅曰周伯仁之正

鄧伯道之清卞望之之節餘則吾不知也其雅重行寔抑絕浮偽如此致仕二十餘年九十三卒遺命素棺薄歛謚曰靖喪在殯而鄰家失火火至喪所而滅僉以為淳行所感也三子髦歷黃門郎侍中光祿勳謙至安成太守約零陵太守並有聲譽

蕭統字德施梁武帝長子也以齊中興元年九月生于襄陽少日而建鄴平天監元年十一月立為皇太子五年出居東宮生而聰慧三歲受孝經論語五歲徧讀五經悉通諷誦性仁孝自出宮常思愆不樂帝

知之每五日一朝多便留永福省或五日三日乃還宮八年九月於壽安殿講孝經盡通太義講畢親臨釋奠于國學普通七年十一月母下貴嬪有疾太子還永福省朝夕侍疾衣不解帶及薨步從喪還宮至殯漿水不入口每哭輒慟絕武帝敕中書舍人顧協宣旨曰毀不滅性聖人之制不勝喪比於不孝有我在那得自毀如此可即強進飲粥太子奉敕乃進數合自是至日葬進麥粥一升武帝又敕曰聞汝所進過少轉就羸瘦我比更無餘病政為汝如此胃中亦

填塞成疾故應彊加餽粥不使我常爾懸心雖屢奉
教勸逼終喪日止一溢不嘗菜果之味體素壯腰帶
十圍至是減削過半每入朝士庶見者莫不下泣自
加元服帝便使省萬機內外有司奏事者填塞於前
太子明於庶事每所奏謬誤巧妄皆即辯析示以可
否徐令改正未嘗彈糾一人平斷法獄多所全宥天
下皆稱仁性寬和容衆喜愠不形于色引納才士之
士賞愛無倦常自討論墳籍或與孝士商榷古今繼
以文章著述率以為常于時東宮有書幾三萬卷名

據南史

才並集文學之盛晉宋以來未之有也性愛山水於
玄圃穿築更立亭館與朝士名素者遊其中嘗泛舟
後池番禺侯執盛稱此中宜奏女樂太子不答詠左
思招隱詩云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軌輒而止出
宮二十餘年不蓄音聲未幾少時敕賜太樂女伎一
部略非所好普通中大軍北侵都下米貴太子因命
菲衣減膳每霖雨積雪遣腹心左右周行閭巷視貧
困家及有流離道路以米密加振賜人十石又出主
衣絹帛年常多作襦袴各三千領冬月以施寒者不

令人知若死亡無可歛則為備棺槨每聞遠近百姓賦役勤苦輒歛容變色常以戶口未實重於勞擾吳郡屢以水災不熟有上言當漕大瀆以瀉浙江中大通二年春詔遣前交州刺史王弁假節發吳吳興信義三郡人丁就役太子上疏曰吳興累年失收人頗流移吳郡十城亦不全熟唯信義去秋有稔復非常役之民即日東境穀稼猶貴劫盜屢起在所有司皆不聞奏今征戍未歸強丁踈少比得齊集已妨蠶農不審可得權停此功帝優詔以喻焉太子孝謹天至

每入朝未五鼓便守城門開東宮雖燕居內殿一坐一起常面西南面臺宿被召當入危坐達旦三年三月游後池乘彫文舸摘芙蓉姬人蕩舟沒溺而得出因動服恐貽帝憂深誠不言以寢疾聞武帝敕看問輒自力手書啓及稍篤左右欲啓聞猶不許曰云何令至尊知我如此惡因便嗚咽四月乙巳暴惡馳啓武帝北至北已薨時年三十一帝臨哭盡哀詔歛以衣冕謚曰昭明吁仁孝如統而不得其壽君子知梁之不能永矣幽而為神廟食百世宜哉

呂宣問字季通開封人文穆公之四世孫徙居溧陽父希圓紹興甲子倅洋州妾韓氏生宣問甫六歲辭去莫知所之父卒母李氏獨在宣問既長將訪所生以池陽當蜀人往來通道乃調錄事參軍凡蜀客經從必託使物色存否臨滿秩而仙井兵楊俊報之曰韓氏在彼時李氏已老無它男宣問不可捨李氏而遠涉亟調峽州推官欲益近蜀至之次年被擢如荆門過當陽玉泉寺寺側武安王廟求夢而應果得其母於仙井時紹熙庚戌相失四十餘年至是母子如

初相持感泣吏卒為之出涕李氏時年八十三韓亦七十矣洛陽吳仁傑斗南賦詩以美之詳見夷堅志宣問尋改秩知蘄春縣

陶子鏘

張松

張常洵

徐鉉

李革

潘祺

錢戩

並互見者

舊傳

接寫下

○節義傳

○○ 節義傳

卞壺字望之濟陰宛句人父粹張華壻也壺弱冠有名譽晉元帝鎮建鄴召為中郎甚見親杖明帝時領尚書令與王導俱受顧命輔幼主王導稱疾不朝而私送車騎將軍郗鑒壺以導虧法從私無大臣之節御史中丞鍾雅阿撓王典不加凖繩並請免官舉朝震肅壺斷裁切直不畏彊禦皆此類也幹實當官以褒貶為己任欲執正督世不肯苟同時好度亮將召蘇峻壺固爭謂亮曰峻擁強兵多藏無賴且逼近京

邑路不終朝一旦有變易為蹉跌宜深思遠慮恐未
可倉卒亮不納壺知必敗司馬任台勸壺宜畜良馬
以備不虞壺笑曰以逆順論之理無不濟若萬一不
然豈須馬哉峻果稱兵詔以壺都督大桁東諸軍事
壺率郭默趙胤等與峻大戰於陵西為峻所破死傷
以千數峻進攻青溪壺與諸軍距擊不能禁賊放火
燒宮寺六軍敗績壺時發背創猶未合力疾而戰率
厲散衆及左右吏數百人攻賊麾下劓戰遂死之時
年四十八二子瞻盱見父沒相隨赴賊同時見害壺

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貞祠以太
牢贈世子瞻散騎侍郎盱奉車都尉徵士翟湯聞之
歎曰父死於君子死於父忠孝之道萃於一門其後
盜發壺墓尸僵鬚髮蒼白面如生兩手悉拳爪甲穿
達年背安帝詔給錢十萬以脩塋兆壺第三子瞻為
廣州刺史瞻弟耽為尚書郎

皇朝揚邦乂字希稷吉州吉水縣人政和中以上舍
生賜第建炎元年為溧陽縣令時江寧府禁卒周德
叛囚其帥宇文粹中縣卒有起應之者邦乂諭止之

不聽乃設方略圍捕殺之且檄隣邑其入討賊賊以
故不得逞卒就擒事聞于朝差通判軍府事三年
金虜入寇渡淮薄江師于東米石先是車駕幸越
宰相杜充總諸道兵留江上左顯謨閣待制陳邦光
守建康李抗以前執政為戶部尚書供餽饗充聞虜
至出其軍六萬人列戍江南岸而閉門莫敢出師無
統一居數日虜知充無鬪志遂渡江江上之軍皆不
戰盡潰充與其戲下數千人北去遂降虜虜入建康
稅與邦光不能守稅先降邦光欲棄城去後亦降獨

邦又力拒不從大書其衣裾曰寧作趙氏鬼不為他
邦臣以授其僕曰持此以見吾志吾即死矣抗邦光
愧謝猶強擁邦又上馬即郊次與俱見偽四太子命
使拜邦又叱曰我不降何拜亟遁歸卧其家虜雖暴
猶未敢辱之也明日遣其酋張太師諭邦又授以舊
官邦又以首觸階陞曰我以志死何多以誘我為虜
大驚卒止之徐曰公所守固高柰_春勢不可何策歸審
思之吾明日復見公邦又退亟移書其酋曰世豈有
不畏死而可利運者幸速殺我無久留我至明日其

苗燕梳邦光坐堂上樂方作召邦又立庭下邦又瞠
眎梳邦光叱曰天子以若拒賊不能抗俛首求活
犬豕已不若復與共燕樂尚有面目見我乎賊將有
起取紙書死活二字佯脅邦又曰公無多言即欲死
趣書死字下我乃信邦又眎吏有簪筆持文書側立
即躍起奪其筆引手制紙書字曰死虜相顧色連又
使引去明日再以見偽四天子邦又不勝憤遙望見
大罵曰若夷狄而圖中原耶天寧久假汝行磔汝萬
段尚安得汙我虜怒使人疾擊手挺交下邦又罵不絕

口遂殺之剖腹取其心明年虜去州以事上聞
天子為太息詔贈直秘閣官其子二人即死所立廟
賜額褒忠

忠勲傳

范蠡南陽人事越二十餘年句踐即位三年而欲伐
吳蠡進諫曰夫國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傾有節事王
曰為三者奈何對曰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
者與地王不問蠡不敢言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
勞而不矜其功夫聖人隨時以行是謂守時天時不
作弗為人客人事不起弗為之始今君王未盈而溢
未盛而驕不勞而矜其功天時不作而先為人客人
事不起而創為之始此逆於天而不和于人王若行

之將妨于國家靡王躬身王弗聽。螽進諫曰：夫勇者
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
凶器，始於人者，以之所卒也。淫佚之事，上帝之禁也。
先行此者，不利。王曰：無是貳言也。吾已斷之矣。果興
師而伐吳，戰于五湖，不勝，棲於會稽。王召螽而問焉。
吾不用子之言，以至於此，為之奈何？螽對曰：君王其
忘之乎？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王曰：
與人奈何？對曰：卑辭尊禮，玩好女樂，尊之以名，如此
不已，又身與之市。王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吳

人許諾。王曰：螽為我守於國。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
事螽，不如種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種亦
不如螽也。王曰：諾。令大夫種守於國，與螽入官於吳。
三年而吳人遣之歸。及至於國王問於螽曰：節事奈何？
對曰：節事者，與地唯地能飽萬物，以為一其事不
失。生萬物，容畜禽獸，然後受其名，而兼其利。美惡皆
成，以養其生，時不至不可彊生，事不究不可彊成。自
若以處，以度天下，待其來者而正之，因時之所宜而
定之，同男女之功，除民之害，以避天殃。田野開闢，府

倉寔民衆殷無曠其衆以為亂梯時將有反事將有
間必有以知天地之恒制乃可以有天下之成利事
無間時無反則撫民保教以須之王曰不穀之國家
蠱之國家也蠱其圖之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時
節三樂不亂民功不逆天時五穀睦熟民乃蕃滋君
臣上下交得其志蠱不如種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
立斷之事因陰陽之恒順天地之常柔而不屈彊而
不剛德虐之行因以為常死生因天地之刑天因人
聖人因天人自生之天地形之聖人因而成之是故

戰勝而不報取地而不反兵勝於外福生於內用力
甚少而名聲章明種亦不如蠱也王曰諾令大夫種
為之四年王召蠱而問焉曰先人就世不穀即位吾
年既少未有恒常出則禽荒入則酒荒吾百姓之不
圖唯舟與車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吳人之那不
穀亦又甚焉吾欲與子謀之其可乎對曰未可也蠱
聞之上帝不考時反是守彊索者不祥得時不成反
受其殃失德滅名流走死亡有奪有予有不予王無
早圖夫吳君王之吳也王若早圖之其事又將未可

知也王曰諾又一年王召彘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
子曰未可也今吳王淫於樂而忘其百姓亂民功逆
天時信讒喜優憎輔遠弼聖人不出忠臣解骨皆曲
相御莫適相非上下相偷其可乎對曰人事至矣天
應未也王姑待之王曰諾又一年王召彘而問焉曰
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申胥驟諫于王王怒而
殺之其可乎對曰逆節萌生天地未形而先為之征
其事是以不成雜受其刑王姑待之王曰諾又一年
王召彘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其稻

蟹不遺種其可乎對曰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王姑
待之王怒曰道固然乎其欺不穀邪吾與子言人
事子應我以天時今天應至矣子應我以人事何也
彘又對曰王姑勿怪夫人事必將與天地相參然後
乃可以成功今其禍新民恐其居君臣上下皆知其資
財之不足以支長久也彼將同其力致其死猶尚殆
王其且馳騁弋獵無至禽荒宮中之樂無至酒荒肆
與大大觴飲無忘國常彼其上將薄其德民將盡其
力又使之望而不得食乃可以致天地之殛王姑待

之至於玄月王召彘而問焉曰諺有之曰觥飲不及

蠶殮今歲晚矣子將奈何對曰微君王之言臣故將

謂之臣聞從時者猶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趨之唯恐

弗及王曰諾遂興師伐吳至於五湖五湖即笠澤也

亦名洮湖即五湖吳人聞之出而挑戰一日五反王

弗忍欲許之彘進諫曰夫謀之廊廟失之中原其可

乎王姑勿許也臣聞之得時無怠時不再來天子不

取反為之災羸縮轉化後將悔之天節固然唯謀不

遷王曰諾弗許彘又曰臣聞古之善用兵者羸縮以

為常四時以為紀無過天極究數而止天道皇皇日

月以為常明者以為法微者則是行陽至而陰至

而陽日困而還月盈而匡右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

常與之俱行後則用陰先則用陽近則用柔遠則用

剛後無陰蔽先無陽察用人無藝往從其所剛柔以

禦陽節不盡不死其野彼來從我固守勿與若將與

之必因天地之災又觀其民之饑飽勞逸以叅之盡

其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利宜為人客剛彊而力疾

陽節不盡輕而不可取宜為人主安徐而重固陰節

不盡柔而不可迫凡陳之道設右以為牝益左以為牡蚤晏無失必順天道周旋無究今其來也剛強而力疾王姑待之王曰諾弗與戰居軍三年吳師自潰吳王師其賢良與其重祿以上姑蘇使王孫維行成於越曰昔者上天降禍於吳得罪於會稽今王孫維其圖不穀不穀請復會稽之和王弗忍欲許之蠡進諫曰臣聞之聖人之功時為之庸得時不成天有還形天節不遠五年復反小凶則近大凶則遠先人有言曰伐柯者其則不遠今君王不斷其志會稽之事乎

王曰諾不許使者往而復來辭愈卑禮愈尊王又欲許之蠡諫曰孰使我早朝而晏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耶夫十年謀之一朝而棄之其可乎王姑勿許其事將易冀已王曰吾欲勿許而難對其使者子其對之蠡乃左提鼓右援枹以應使者曰昔者上天降禍于越委制于吳而吳不受今將反義以報此禍吾王敢無聽天之命而聽君王之命乎王孫維曰子范子先人有言曰無助天為虐助天為虐者不祥今吳稻蟹不遺種子將助天為虐不忌

其不祥乎。蠡曰：王孫子昔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改濱於東海之陂，龜魚鼈之與處，而鼃鼃之與同渚。余雖覲然而人面哉，吾猶禽獸也。又安知是譏諛者乎？王孫雒曰：子范子將助天為虐，助天為虐不祥。雒請反辭于王。蠡曰：君王已委制於執事之人矣。子往矣，無使執事之人得罪於子。使者辭反，蠡不報於王。擊鼓興師以隨使者，至於姑蘇之宮，不傷越民。遂滅吳，勾踐既平，吳乃命蠡築城金陵之長干。長干在今建康府城南天禧寺所故址，猶在詳見越臺辨及越城下。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

侯會於徐州，致貢於周。元王使人賜勾踐，命為伯。是時越兵橫行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蠡乃辭於王曰：臣聞之為人臣者，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臣所以不死者，為此事也。今事已濟矣，蠡請從會稽之罰。王曰：所不掩子之惡，揚子之美者，使其身無終沒於越國。子聽吾言，吾與子分國，不聽吾言，身死妻子為戮。蠡對曰：臣聞命矣。君行制臣行意，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注見前。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苦身戮力，父子治產，居無幾何，致產數千萬。齊

人聞其賢以為相蠹喟然嘆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間行以去正于陶於是自謂陶朱公

周瑜字公瑾廬江舒人父異洛陽令瑜長壯有姿貌初孫堅興義兵討董卓徙家於舒堅子策與瑜同年独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瑜從父尚為丹陽太守瑜往省之會策東度到歷陽馳書報瑜瑜將兵迎策策大喜曰吾得卿諧也遂

從攻橫江當利皆拔之乃渡擊秣陵破笮融薛礼轉下湖孰江東進入曲阿劉繇奔走而策之衆已數萬矣因謂瑜曰吾以此衆取吳會平山越已足卿還鎮丹揚瑜還頃之袁術遣從弟徹代尚為太守而瑜與尚俱還壽春術欲以瑜為將瑜觀術終無所成故求為居巢長欲假塗東歸術聽之遂自居巢還吳是歲建安三年也策親自迎瑜授建威中郎將即與兵二千騎五十匹策令曰周公瑾英雋異才与孤有摠角之好骨肉之分加前在丹陽發衆及船糧以濟大

事論德酬功此未足以報者也瑜時年二十四吳中
皆呼為周郎以瑜恩信著於廬江出備牛渚後領春
穀長頃之策欲取荊州以瑜為中護軍領江夏太守
從攻皖拔之復進尋陽破劉勲討江夏還定豫章廬
陵留鎮巴丘案孫策時始得豫章廬陵尚未能得定
江夏瑜之所鎮應在今巴丘縣也與後
所卒巴丘策薨推統事瑜將兵赴喪遂留吳以中護
軍與長史張昭共掌衆事操新破袁紹兵威日盛建
安七年下書責權質任子權召羣臣會議張昭秦松
等猶豫不能決權意不欲遣質乃獨將瑜詣母前定

議瑜曰昔楚國初封於荆山之側不滿百里之地繼
嗣賢能廣土開境立基於郢遂據荆揚至于南海傳
業延祚九百餘年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衆
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為銅煮海為鹽境內富饒
人不思亂汎舟舉帆朝發夕到士風勁勇所向無敵
有何偏迫而欲送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
與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徃便見制於人也極不過
一侯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豈與南面稱孤
同哉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率義以正天下

將軍事之未晚若圖為暴亂兵猶天火也不戢將自焚
將軍韜勇抗威以待天命何送質之有權母曰公瑾
議是也公瑾與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視之如子也
汝其兄事之遂不送質十三年九月操入荊州劉琮
舉衆降操得其水軍船步兵數十萬將士聞之皆恐
權延見群下問以計策議者咸曰曹公豺虎也然託
名漢相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為辭今日拒之
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
荊州掩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衝斷關艦乃以千數操

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惟長江之險已
與我共之矣而勢力衆寡文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
迎之瑜曰不然操雖託名漢相其寔漢賊也將軍以
神武雄才兼杖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千里兵精
足用英雄樂業尚當橫行天下為漢家除殘去穢况
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為將軍籌之今使北土已
安操無內憂能曠日持久來爭疆場又能與我校勝
負於船楫可乎今北土既未平安加馬超韓遂尚在
關西為操後患且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

中國所長又今盛寒馬無橐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擒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三萬人進住夏口保為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權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及會罷之夜瑜請見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懼不復料其虛寔

便開此議甚無謂也今以寔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軍已久疲所得表衆亦極七八萬耳尚懷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衆其數雖多甚未足畏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撫背其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元表謂人各顧妻子挾持私慮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與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衆多載資糧為卿後援卿能辦之者誠決邂逅不如意

便還就孤孤當與孟德決之時劉備為搦所破遣諸
葛亮詣權權遂遣瑜及程普等與備并力逆搦遇於
赤壁時搦軍衆已有疾病初一交戰瑜軍敗退引次
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
持久然觀搦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
取蒙衝鬪艦數十艘寔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
幕上建牙旗先書報搦以欲降又豫備走舸各繫
大船後因引次俱前搦軍吏士皆延頸觀望指言蓋
降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盛猛悉延燒岸上營落

頃之烟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搦軍敗退還分

保
志

南郡權拜瑜偏將軍領南郡太守以下雋漢昌瀏陽
州陵為奉邑也據江陵劉備以左將軍領荊州牧治
公安備詣京見權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
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愚謂大計
宜徙備置吳盛為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
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事
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場
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以搦在北方當廣

擊英雄又恐備難卒制故不納是時劉璋為益州牧
外有張魯寇侵瑜乃詣京見權曰今曹操新折衄方
憂在腹心未能与將軍連兵相事也乞与奮威俱進
取蜀得蜀而并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好与馬超
結援瑜還与將軍據襄陽以蹙操北方可圖也推許
之瑜還江陵為行裝而道於巴丘病卒所卒之處應
在今之巴陵
与前所領巴邱兩男一女女配太子登男循尚公主
名同處異也

拜騎都尉有瑜風

王導

字茂弘光祿大夫覽之孫也少有風鑒識量清

遠年十四陳留高士張公見而竒之曰此兒容貌志
氣將相之器也元帝為琅邪王與導素相親善導知
天下已亂遂傾心推奉潛有興復之志帝亦雅相器
重契同友執帝之在洛陽也導每勸令之國會帝出
鎮下邳請導為安東司馬軍謀密策知無不為及徙
鎮建康吳人不附居月餘士庶莫有至者導患之會
敦來朝導謂之曰琅邪王仁德雖厚而名論猶輕兄
威風已振宜有以匡濟者會三月上巳帝親觀禊乘
肩輦具威儀敦導及諸名勝皆騎從吳人紀瞻顧榮

皆江南之望竊覘之見其如此咸驚懼乃相率拜於
道左導因進計曰古之王者莫不賓禮故老存問風
俗虛己傾心以招俊乂况天下喪亂九州分裂大業
草創急於得人者乎顧榮賀循此土之望未若引之
以結人心二子既至則無不來矣帝乃使導躬造循
榮二人皆應命而至由是吳會風靡百姓歸心焉自
此之後漸相崇奉君臣之禮始定俄而洛京傾覆中
州士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導勸帝收其賢人君子
與之圖事時荆揚晏安戶口殷實導為政務在清靜

本付每
勸帝
勸三
勸
寧邦
任
委

每勸帝收其賢人君子與之圖事尤見委杖情好日
隆朝野傾心號為仲父帝從容謂導曰卿吾之蕭何
也晉國既建以導為丞相軍諮祭酒桓彝初過江見
朝廷微弱謂周顛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欲求全活
而寡弱如此將何以濟濟憂懼不樂往見導極談世事
還謂顛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子時軍旅不息奈
校未脩導亦上書曰夫風化之本在於正人倫人倫之
正存乎設庠序庠序設五教明德禮洽通彝倫攸叙
而有恥且格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順而君臣之

義固矣方今戎虜扇熾國恥未雪忠臣義夫所以扼腕拊心苟禮義膠固淳風漸著則化之所感者深而德之所被者大使帝典闕而復補王綱弛而更張獸心革而殲殄檢情揖讓而服四夷緩帶而天下從得乎其道豈難也哉故有虞舞干戚而化三苗魯魯僖作泮宮而服淮夷桓文之霸皆先教而後戰今若聿遵前典興復道教擇朝臣子弟並入于學選明博脩禮之士而為之師化成俗定莫尚於斯帝甚納之及帝登尊號百官陪列命道升御林共坐升導林固辭至于三

四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帝乃止及劉隗用事道漸見疎遠任真推分澹如也有識咸稱導善處興廢焉王敦之反也劉隗勸帝悉誅王氏論者為之危心道升率群從昆弟子姪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帝以導忠節有素特還朝服召見之導稽首謝曰逆臣賊子何世無之豈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跣而執之曰茂弘方託百里之命于卿是何言邪乃詔曰導以大義滅親可以吾為安東時節假之及敦得志加導守尚書令初西都覆沒海內思主羣臣及四方

並勸進於帝時王氏彊盛有專天下之心敦憚帝賢
明欲更議所立導固爭乃止及此役也敦謂導曰不
從吾言幾致覆族導猶執正議敦無以能奪初帝愛
琅邪王裒將有奪嫡之議以問導導曰立子以長且
紹又賢不宜改革帝猶疑之道導日夕陳諫故太子卒
定帝崩導復與庾亮等同受遺詔共輔幼主及石勒
侵阜陵詔加導大司馬假黃鉞出討之軍次江寧帝
親餞于郊俄而賊退解大司馬庾亮將徵蘇峻訪之
於導導曰峻猜險必不奉詔且山藪藏疾宜包容之

固爭不從亮遂召峻既而難作六軍敗績導入宮侍
帝峻以導德望不敢加害猶以本官居己之右峻又
逼乘輿幸石頭導爭之不得峻日來帝前肆醜言導
深惧有不測之禍時路永匡術賈寧並說峻令殺導
盡誅大臣更樹腹心峻敬導不納故永等貳于峻導
使參軍袁耽潛諷誘永等謀奉帝出奔義軍而峻衛
禦甚嚴事遂不果導乃携二子隨永奔于白石及賊
平宗廟宮室並為灰燼温嶠議遷都豫章三吳之豪
請都會稽二論紛紜未有所適導曰建康古之金陵

舊為帝里。又孫仲謀、劉玄德俱言王者之宅古之帝
王不必以豐儉移都。苟弘衛文大帛之冠，則無往不
可。若不績其麻，則樂土為虛矣。且北寇游魂伺我之
隙，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求之望寔，懼非良計。今特宜
鎮之以靜，羣情自安。由是嶠等謀並不行道，守有羸疾，
不堪朝會。帝幸其府，縱酒作樂。後令輿車入殿，石季
龍掠騎至，歷陽導請出討之。加大司馬，假黃鉞。中外
諸軍事，置左右長史、司馬，給布萬匹。俄而賊退，解大
司馬，復轉中外大都督，進位太傅。傳又拜丞相，依漢制。

罷司徒官，以并之。冊曰：朕夙罹不造，肆陟帝位，未堪
多難。禍亂旁興，公文貫九功，武經七德。外緝四海內
齊，八政天地以平，人神以和，業同伊尹，道隆姬旦。仰
思唐虞，登庸儒乂，申命羣官，允釐庶績。朕思憑高謨
弘，濟遠猷維，稽古建爾于上，公永為晉輔，往踐厥職。
敬敷道訓，以亮天工，不亦休哉。公其戒之。咸和五年
薨，時年六十四。帝舉哀於朝堂，三日遣大鴻臚持節
監護喪事，賜祔之禮。一依漢博陸侯及安平獻王故
事，及葬給九游輜輦車，黃屋左纛，前後羽葆，鼓吹武

賁班劍百人中興名臣莫與為比錫謚曰文獻祠以太牢六子悅恬洽協劬蒼

謝安字安石少有重名初辟司徒府除著作佐郎並以疾辭寓居會稽與王羲之及高陽許詢桑門支遁游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無處世意年四十餘征西大將軍桓溫請為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送中丞高崧戲之曰卿屢違朝旨高卧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蒼生今亦將如卿何既到溫甚喜言生平歡笑竟日既出溫問左右頗

嘗見我有如此客不溫當北征會萬病卒安投牋求歸尋除吳興太守在官無當時譽去後為人所思頃之徵拜侍中遷吏部尚書中護軍簡文帝疾篤溫上疏薦安宜受顧命及帝崩溫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呼安及王坦之欲於坐害之坦之甚懼問計於安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既見溫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版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隣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耳遂笑語移日坦之與安

初齊名至是方知坦之之劣温嘗以安所作簡文帝
謚議以示坐賓曰此謝安石碎金也時孝武帝富於
春秋政不自己温威振内外人情噂喑互生同異安
與坦之盡忠匡翼終能輯穆及温病篤諷朝廷加九
錫使袁宏具草安見輒改之由是歷旬不就會温薨
錫命遂寢尋為尚書僕射領吏部加後將軍詔安摠
關中書事時彊敵寇境邊書續至梁益不守樊鄧陷
沒安每鎮以和靖御以長策德政既行文武用命不
存小察弘以大綱威懷外著人皆比之王導謂文雅

過之嘗與王羲之登冶城悠然遐想有高世志羲之
謂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
郊多壘宜思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
所宜安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邪是時
宮室毀壞安欲繕之尚書令王彪之等以外寇為諫
安不從竟獨決之宮室用成皆仰模玄象合躰辰極
而役無勞怨又領揚州刺史詔以甲仗百人入殿時
帝始親萬機進安中書監驃騎將軍錄尚書事固讓
軍號于時懸象失度亢旱彌年安奏求晉初佐命功

臣後而封之頃之加司徒讓不拜復加侍中都督揚
豫徐兗青五州幽州之燕國諸軍事假節時苻堅彌
盛疆場多虞諸將敗退相繼安遣弟石及兄子玄等
應機征討所在剋捷拜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建
昌縣公堅後率衆號百萬次于淮淝京師震恐加安
征討大都督玄入問計安夷然無懼色荅曰已別有
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
出山墅親朋畢集方與玄圍碁賭別墅游陟至夜乃
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玄等既破堅有驛書至安方

對客圍碁看書既竟便攝放牀上了無喜色碁如故
客問之徐荅云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
心喜甚不覺屐齒之折其矯情鎮物如此以揔統功
進拜太保安方欲混一文軌上疏求自北征乃進都
督揚江荆司豫徐兗青冀幽并寧益雍梁十五州軍
事加黃鉞其本官悉如故是時相冲既卒荆江二州
並闕物論以玄勲望宜以授之安以父子皆著大勲
恐為朝廷所疑又惧相氏失職相石虔復有沔陽之
功慮其驍猛在形勝之地終或難制乃以相石民為

荆州改相伊於中流石度為豫州既以三相據三州
彼此無怨各得所任其經遠無競類皆如此又於土
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携中外子姪往來游集肴
饌亦屢費百金世頗以此譏焉而安殊不以屑意常
疑劉牢之既不可獨任又知王味之不宜專城牢之
既以亂終而味之亦以貪敗由是識者服其知人時
會稽王道子專權而姦諂頗相扇構安坐鎮廣陵之
步邱築壘曰新城以避之帝出祖子西池獻觴賦詩
烏安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于言色

及鎮新城盡室而行造汎海之裝欲須經略粗定自
江道還東雅志未就遂遇疾篤上疏請量宜旋旆并
召子征虜將軍琰解甲息徒命龍驤將軍朱序進據
洛陽前鋒都督玄抗威彭沛委以董督若二賊假延
來年水生東西齊舉詔遣侍中慰勞遂還都聞當輿
入西州門自以本志不遂深自慨失因悵然謂所親
曰昔相溫在時吾常惧不全忽夢乘溫輿行十六里
見一白雞而止乘溫輿者代其位也十六里止今十
六年矣白雞生酉今太歲在酉吾病殆不起乎乃上

疏遜位薨年六十六帝三日臨于朝堂贈太傅謚曰
文靖葬加殊礼依大司馬栢温故事

温嶠

字太真司徒羨弟之子也聰敏有識量博學能

屬文少以孝悌稱於邦族年十七州郡辟召皆不就
平北大將軍劉琨妻嶠之從母琨深礼之請為參軍
與討石勒有功遷右司馬元帝初鎮江左琨謂嶠曰
昔班彪識劉氏之復興馬援知漢光之可輔今晋祚
雖衰天命未改吾欲立功河朔使卿延譽江南子其
行乎對曰嶠雖無管張之才而明公有桓文之志欲

建匡合之功豈敢辭命乃以為左長史檄告華夷奉
表勸進嶠既至引見具陳琨忠誠志在效節因說社
稷無主天人係望辭旨慷慨舉朝屬目帝器而嘉焉

王導周顛謝鯤庾亮相

相 桓

等並與親善于時江左草

創網維未舉嶠殊以為憂及見王導等共談謹然曰江
左自有管夷吾吾復何慮除散騎侍郎固讓不拜苦
請北歸葬母不許後遷太子中庶子在東宮深見寵
遇太子與為布衣之交數陳規諷又獻侍臣箴甚有
弘益時太子起西池樓觀頗為勞費嶠上疏以為朝

廷草創巨寇未滅宜應儉以率下務農重兵太子納
焉王敦舉兵內向六軍敗績太子將自出戰嶠執鞚
諫曰臣聞善戰者不怒善勝者不武如何萬乘儲副
而以身輕天下太子乃止明帝即位拜侍中機密大
謀皆所參綜詔命文翰亦悉豫焉俄轉中書令嶠有
棟梁之任帝親而倚之甚為王敦所忌因請為左司
馬敦阻兵不朝多行陵縱嶠諫敦曰昔周公之相成
王勞謙吐握豈好勤而惡逸哉誠由處大任者不可
不爾而公自還輦轂入輔朝政闕拜覲之禮簡人臣

之儀不達聖心者莫不於邑昔帝舜服事唐堯伯禹
竭身虞庭文王雖盛臣節不讐故有庇人之大德必
有事君之小心心俾芳烈奮乎百世休風流乎萬祀至
聖遺軌所不宜忽願思舜禹文王服事之勤推公旦
吐握之事則天下幸甚敦不納嶠知其終不悟於是
謬為設敬綜其府事干說密謀以附其欲深結錢鳳
為之聲譽每曰錢世儀精神滿腹嶠素有知人之稱
鳳聞而悅之深結好於嶠會丹陽尹闕嶠說敦曰京
尹輦轂喉舌宜得文武兼能公宜自選其才若朝廷

用人或不盡理敦然之問嶠誰可嶠曰錢鳳可用鳳亦推嶠、偽辭之敦不從表補丹楊尹嶠猶惧錢鳳為姦謀因敦餞別嶠起行酒至鳳前鳳未及飲嶠因偽醉以手板擊鳳幘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温太真行酒而敢不飲敦以為醉而釋之臨去言別涕泗橫流出閣復入如是再三然後即路及發後鳳入說敦曰嶠於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必可信敦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豈得以此便相詭貳由是鳳謀不行而嶠得還都乃具奏敦之逆謀請先為之備及敦構

逆加嶠中壘將軍持節都督東安北部諸軍事敦与王道出書曰太真別來幾日作如此事表誅姦臣以嶠為首募生得嶠者當自拔其舌及王含錢鳳奄至都下嶠燒朱雀桁以挫其鋒帝怒之嶠曰今宿衛寡弱徵兵未至若賊豕突危及社稷陛下何惜一橋賊果不得渡嶠自率眾與賊夾水戰擊王含敗之復督劉遐追錢鳳於江寧事平封建寧縣開國公賜絹五千四百匹進號前將軍帝疾篤嶠與王道守都監庾亮陸暉卞壺等同受顧命時歷陽太守蘇峻藏匿亡命朝

延疑之征西將軍陶侃有威名於荆楚又以西夏為
虞故使嶠為上流形援咸和初代應詹為江州刺史
持節都督平南將軍鎮武昌甚有惠政甄異行能親
祭徐孺子之墓又陳豫章十郡之要宜以刺史居之
潯陽濱江都督應鎮其地今以州帖府進退不便且
古鎮將多不領州皆以文武形勢不同故也宜選單
車刺史別撫豫章專理黎庶詔不許嶠聞蘇峻之徵
也慮必有變求還以備不虞不聽未幾而蘇峻果反
嶠屯潯陽鄴督護王愆期西陽太守鄧嶽鄱陽內史

紀瞻等率舟師赴難及京師傾覆嶠聞之號慟人有
候之者悲哭相對俄而庾亮來奔宣太后詔進嶠驃
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嶠曰今日之急殄寇為先未
効勲庸而逆受榮寵非所聞也何以示天下乎固辭
不受時亮雖奔敗嶠每推崇之分兵給亮遣王愆期
等要陶侃同赴國難侃恨不受顧命不許嶠用其部
將毛寶說復固請侃行初嶠與庾亮相推為盟主嶠
從弟克言於嶠曰征西位重兵彊宜共推之嶠于是
遣王愆期奉侃為盟主侃許之遣督護龔登率兵詣

嶠於是列上尚書陳峻罪狀有衆七十灑泣登舟
移告四方征鎮曰賊臣祖約蘇峻同惡相濟用生邪
心天奪其魄死期將至譴負天地自絕人倫冠不可
縱宜增軍討撲輒屯次湓口即日護軍庾亮至宣太
后詔寇逼宮城王旅撓敗出告藩臣謀寧社稷後將
軍郭然冠軍將軍趙胤奮武將軍龔英保與嶠督護王
愆期西陽太守鄧嶽鄱陽內史紀瞻率其所領相尋
而至逆賊肆凶陵陷宗廟火延宮掖矢流太極二御
幽逼宰相困迫殘虐朝士劫辱子女承問悲惶精魂

飛散嶠闇弱不武不能殉難哀恨自咎五情摧隕慙
負先帝託寄之重義在畢力死而後已今躬率所部
為士卒先催進諸軍一時電擊西陽太守鄧嶽潯陽
太守褚誕等連旗相繼宣城內史桓彝已勒所屬屯
濱江之要江夏相周撫乃心求征軍已向路昔包胥
楚國之微臣重趼致誠義感諸侯藺相如趙邦之陪
隸耻君之辱按劔秦庭皇漢之季董卓作亂劫遷獻
帝虐害忠良關東州郡相率同盟廣陵功曹臧洪郡
之小吏耳登壇唾血涕淚橫流慷慨之節寔厲群后

况今居台鼎據方州列名邦受國恩者哉不期而會
不謀而同不亦宜乎二賊合衆不盈五千且外畏胡
寇城內飢乏後將軍郭默即於戰陣俘殺賊千人賊
今雖殘破都邑其宿衛兵人即時出散不為賊用且
祖約情性褊阨忌尅不仁蘇峻小子惟利是視殘酷
驕情摧相假合江表興義以抗其前彊胡外寇以躡
其後運漕隔絕資食空懸內乏外孤勢何得久羣公
征鎮職在禦侮征西陶公國之耆德忠肅義正勲庸
弘著諸方鎮州郡咸齊斷金同稟規畧以雪國耻苟

利社稷死生以之嶠雖怯劣忝據一方賴忠賢之規
文武之助君子竭誠小人盡力高操之士被褐而從
戎負薪之徒匍匐而赴命率其私僕致其私杖人士
之誠玉帛不能載也豈嶠無德而致之哉士稟義風
人感皇澤且護軍庾公帝之元舅德望隆重率郭後
軍趙襲三將與嶠戮力得有資憑且悲且慶若朝廷
之不泯也其各明率所統無後事機賞募之信明如
日月有能斬約峻者封五等侯賞布萬匹夫忠為今
德為仁由已萬里一契義在不言也時陶侃雖許自

下而未發復追其督護龔登嶠重与侃書曰僕謂軍
有進而無退宜增而不可減近已移檄遠近言於盟
府尅後月半大舉南康建安晉安三郡軍並在路次
同赴此會惟須仁公所統至便齊進且仁公今召軍
還疑惑遠近成敗之由將在于此僕才輕任重責寡
憑仁公篤愛遠稟成規至於首啓戎行不敢有辭僕
与仁公當如常山之蛇首尾相衛又唇齒之喻也恐
惑者不達高旨將謂仁公緩於討賊此聲難追僕与
仁公並受方嶽之任安危休戚理既同文且自頃之

願綢繆徃來情深義重著於人士之口一旦有急亦
望仁公悉衆見救况社稷之難惟僕偏當一州州之
文武莫不翹企假令此州不守約峻樹置官長於此
荆楚西逼疆胡東接逆賊因之以饑饉將來之危乃
當甚於此州之今日也以大義言之則社稷顛覆主
辱臣死公進當為大晉之忠臣參桓文之義開國承
家銘之天府退當以慈父雪愛子之痛約峻凶逆無
道囚制人士裸其五形近日來者不可忍見骨肉生
離痛感天地人心齊一咸皆切齒今之進討若以石

投卸耳今出軍既緩復召兵還人心乖離是為敗於
幾成也願深察所陳以副三軍之望峻時殺侃子瞻
由是侃激勵遂率所統與嶠亮同赴京師戎卒六萬
旌旗七百餘里鉦鼓之聲震於百里直指石頭次于
蔡洲侃屯查浦嶠屯沙門浦時祖約據歷陽與峻為
首尾見嶠等軍盛謂其黨曰吾本知嶠能為四公子
之事今果然矣峻聞嶠將至逼大駕幸石頭時峻軍
多馬南軍仗舟楫不敢輕與交鋒用將軍李根計據
白石築壘以自固使庾亮守之賊步騎萬餘來攻不

下而退追斬二百餘級嶠又於四望磯築壘以逼賊
曰賊必爭之設伏以逸待勞是制賊之一竒也是時
義軍屢戰失利嶠軍食盡陶侃怒曰使君前云不憂
無將士惟得老僕為主耳今數戰皆北良將安在荆
州接胡蜀二虜倉廩當備不虞若復無食僕便欲西
歸更思良策但今歲計殄賊不為晚也嶠曰不然自
古成監師克在和光武之濟昆陽曹公之拔官渡以
寡敵衆伏羲故也峻約小豎為海內所患今日之舉
決在一戰峻勇而無謀藉驕勝之勢自謂無前今挑

之戰可一鼓而擒也奈何捨垂立之功設進退之計
且天子幽逼社稷危殆四海臣子肝腦塗地嶠等與
公並受國恩是致命之日事若克濟則臣主同祚如
其不捷身雖灰滅不足以謝責於先帝今之事勢義
無旋踵騎猛獸安可中下哉公若違衆獨反人心必
沮、衆敗事義旗將迴指于公矣侃無以對遂留不
去嶠於是創建行廟廣設壇場告皇天后土祖宗之
靈親讀祝文聲氣激揚涕流覆面三軍莫能仰視其
日侃督水軍向石頭亮嶠等率精勇一萬從白石入

挑戰時峻勞其將士因醉突陣馬躓為侃將所斬峻
弟逸及子碩嬰城自固嶠乃立行臺布告天下凡故
吏二千石臺郎御史以下皆令赴臺于是至者雲集
司徒王導因奏嶠侃錄尚書遣間使宣旨並讓不受
賊將匡術以臺城來降為逸所擊求救於嶠江州別
駕羅洞曰今水暴長救之不便不如攻榻抗榻抗軍
若敗術圍自解嶠從之遂破賊石頭軍奮威長史滕
含抱天子奔于嶠船時侃雖為盟主而處分規略一
出於嶠及賊滅拜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散騎常

侍封始安郡公邑三千戶卒年四十二江州士庶聞
之莫不相顧而泣帝下冊書曰朕以眇身纂承洪緒
不能光闡大道化洽時雍至乃狂狡滔天社稷危逼
惟公明鑒特達識心誠經遠惧皇綱之不維念凶寇之
縱暴倡率羣后五州響應首啓戎行元惡授馘王室
危而復安三光幽而復明功格宇宙勲著八表方賴
大猷以拯區夏天不憖遺早世薨殂朕用痛悼于厥
心夫褒德銘勲先王之明典今追贈公侍中大將軍
持節都督刺史餘如故賜錢百萬布千疋謚曰忠武

祠以太牢初葬于豫章後朝廷追嶠勲德將為造大
墓於元明二帝陵之北陶侃上表曰故大將軍嶠忠
誠著於聖世勲義感于人神非臣筆墨所能稱陳臨
卒之際与臣書別臣藏之篋篋時省視每一思述
未嘗不中夜撫膺臨飯酸噎人之云亡嶠宜當之謹
寫嶠書上呈伏惟陛下既垂御省傷其情旨死不忘
忠身沒黃泉追恨國耻獎臣戮力救濟艱難使亡而
有知抱恨結草豈樂今日勞費之事願陛下慈恩停
其移葬使嶠棺柩無風波之危魂靈安於后土詔從之

陶侃

字士行本鄱陽人吳平徙家廬江之潯陽廬江太守張夔召為督郵領樅陽令察孝廉至洛陽張華與語異之除郎中顧榮見甚奇之劉弘為荊州刺史辟侃為南蠻長史遣討賊張昌破之弘謂侃曰吾昔為羊公參軍謂吾其後當居身處今相觀察必繼老夫矣陳敏之亂弘以侃為江夏太守加鷹揚將軍敏遣其弟恢來寇武昌侃出兵禦之隨郡內史扈瓌聞侃於弘曰侃與敏有鄉里之舊居大郡統彊兵脫有異志則荊州無東門矣弘曰侃之忠能吾得之已久

豈有是乎侃潛聞之遽遣子洪及兄子臻詣弘以自固弘引為參軍資而遣之又加侃為督護使與諸軍并力距恢侃乃以運船為戰艦或言不可侃曰用官物討官賊但須列上有本末耳於是擊手恢所向必破侃戎政齊肅凡有虜獲皆分士卒身無私焉後以母憂去職服闋參東海王越軍事江州刺史華軼表侃為揚武將軍使屯夏口又以臻為參軍軼與元帝素不平臻懼難作託疾而歸白侃曰華彥夏有憂天下之志而才不足且与琅邪不平難將作矣侃怒遣臻

遂東歸於帝。帝見之大悅，命臻為參軍，加侃奮威將軍，假赤幢，曲蓋，軺車，鼓吹。侃乃與華軼告絕項之遷，龍驤將軍武昌太守時，天下饑荒，山夷多斷江劫掠。侃令諸將詐作商船以誘之，劫果至，生獲數人。是西陽王羨之左右，侃即遣兵逼羨，令出向賊。侃整陣於釣臺，為後繼。羨縛送帳下二十人，侃斬之。自是水陸肅清流亡者，歸之盈路。侃竭資振給，為又立夷市於郡東，大收其利。而帝使侃擊杜弼，令振威將軍周訪、廣武將軍趙誘受侃節度。侃令二將為前鋒，兄子輿

為左甄，擊賊破之。時周顛為荊州刺史，先鎮潯水城。賊掠其良口，侃使部將朱伺救之。賊退保冷口。侃謂諸將曰：「此賊必更步向武昌，吾宜還城。」晝夜三日行，可至。卿等誰能忍飢鬪邪？」部將吳寄曰：「要欲十日忍飢，晝當擊賊，夜分捕魚，足以相濟。」侃曰：「卿健將也，賊果增兵來攻，侃使朱伺等逆擊，大破之，獲其輜重，殺傷甚衆。遣參軍王貢告捷於王。」敦敦曰：「若無陶侯，便失荊州矣。」伯仁方入境，便為賊所破，不知那得刺史。貢對曰：「鄱州方有事，難非陶龍驤莫可。」敦然之，即表

拜侃為使持節寧遠將軍南蠻校尉荊州刺史領西陽江夏武昌鎮于沘口又移入沔江遣朱伺等討江夏賊殺之賊王冲自稱荊州刺史據江陵王貢還至竟陵矯侃命以杜曾為前鋒大督護進軍斬冲悉降其衆侃召曾不到貢又恐矯命獲罪遂與曾舉兵反侃坐免官王敦表以侃白衣領職侃復率周訪等進軍入湘使都尉楊舉為先驅擊杜弢大破之屯兵于城西敦奏復侃官弢將王貢精卒三千出武陵江誘五谿夷以舟師斷官運徑向武昌侃使鄭攀及伏波

將軍陶延夜趣巴陵潛師掩其不備大破之斬千餘級降萬餘口貢遁還湘城賊中離阻杜弢遂疑張奕而殺之衆情益惧降者滋多王貢復挑戰侃遙謂之曰杜弢為益州吏盜用庫錢父死不奔喪卿本佳人何為隨之也天下寧有白頭賊乎貢初橫脚馬上侃言訖貢歛容下脚辭色甚順侃知其可動復令諭之截髮為信貢遂來降而弢敗走進寇長沙獲其將毛寶高寶梁堪而還王敦深忌侃功將還江陵欲詣敦別皇甫方回及朱伺等諫以為不可侃不從敦果留

侃不遣左轉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以王廙為荊州
侃之佐吏將士詣敦請留侃敦怒不許侃將鄭攀蘇
溫馬雋等不欲南行遂西迎杜曾以距廙敦意攀承
侃風旨被甲持矛將殺侃出而復迴者數四侃正色
曰使君之雄斷當裁天下何此不決乎因起如廁諮
議參軍梅陶長史陳頌言於敦曰周訪與侃親姻如
左右手安有斷人左手而右手不應者乎敦意遂解
引其子瞻為參軍侃既達豫章見周訪流涕曰非卿
外援我殆不免侃至始興會杜弘反侃擊斬之傳首

京師諸將皆請乘勝擊溫邵侃笑曰吾威名已著何
事遣兵但一函紙自足耳於是下書諭之邵惧而走
追獲於始興以功封柴桑侯食邑四千戶侃在州無
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
吾方致功中原遇爾優逸恐不堪事其勵志勤力皆
此類也太興初進號平南將軍尋加都督交州軍事
及王敦舉兵反詔侃以本官領江州刺史尋轉都督
湘州刺史敦得志上侃復本職加散騎常侍時交州
刺史王諒為賊梁碩所陷侃遣將高宝進擊平之以

侃領交州刺史錄前後功封次子夏為都亭侯進號
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王敦平遷都督荆雍
益梁州諸軍事領護南蠻校尉征西大將軍荊州刺
史餘如故楚郢士女莫不相慶侃性聰敏勤於吏職
恭而近禮愛好人倫終日斂膝危坐聞外多事千緒
萬端罔有遺漏遠近書疏莫不手答筆翰如流未嘗
壅滯引接疎遠門無停客常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
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
時死無聞于後是自棄也諸叅佐或以談戲廢事者

乃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悉投之于江吏將則加鞭
扑曰擣菹者收猪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生王之法言
不可行也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
望自謂宏遠邪造船木屑及竹頭悉令舉掌之咸不
解所以後正會積雪始晴聽事前餘雪猶濕於是以
屑布地及栢桓温伐蜀又以侃所貯竹頭作釘裝船其
綜理微密皆此類也暨蘇峻作逆京都不守侃子瞻
為賊所害平南將軍温嶠要侃同赴朝廷推為盟主
以峻殺其子重遺書以激怒之便戎服登舟星言兼

邁瞻喪至不臨五月與溫嶠庾亮等俱會石頭諸軍
即欲決戰侃以賊盛不可爭鋒當以歲月智計擒之
累戰無功諸將請於查浦築壘監軍部將李根建議
請立白石壘侃不從曰若壘不成卿當坐之根曰查
浦地下又在水南唯白石峻極險固可容數千人賊
來攻不便滅賊之術也侃笑曰卿良將也乃從根謀
夜脩曉訖賊見壘大驚賊攻大業壘侃將救之長史
殷羨曰若遣救大業步戰不如峻則大事去矣但當
急攻石頭峻必救之而大業自解侃又從羨言峻果

棄大業而救石頭諸軍與峻戰陳陵東侃督護竟陵
太守李陽部將彭世斬峻於陣賊衆大潰峻弟逸復
聚衆侃與諸軍斬逸于石頭初庾亮少有高名以明
穆皇后之兄受顧命之重蘇峻之禍職亮是由及石
頭平懼侃致討亮用溫嶠謀詣侃拜謝侃遽止之曰
庾元規乃拜陶士行邪王導入石頭城令取故節侃
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才有慙色使人屏之侃旋江
陵尋以為侍中太尉加羽葆鼓吹改封長沙郡公邑
二千戶賜絹八千匹加都督交廣寧七州軍事以江

陵偏遠移鎮巴陵遣諮議參軍張誕討五谿夷降之
屬後將軍郭默矯詔襲殺平南將軍劉胤輒領江州
侃聞之曰此必詐也遣將軍宗來夏陳脩率兵據溢口
侃以大軍繼進默遣使送妓婢絹百匹寫中詔呈侃
參佐多諫曰默不被詔豈敢為此事若進軍宜待詔
報侃厲色曰國家年小不出冑懷且劉胤為朝廷所
禮雖方任非才何緣猥加極刑郭默虍勇所在暴掠
以大難新除威綱寬簡欲因隙會騁其從橫耳發使
上表討默与王導書曰郭默殺方州即用為方州害

宰相便為宰相乎導荅曰默居上流之勢加有船艦
成資故苞含隱忍使其有地一月潛嚴足下軍到是
以得風發相赴豈非遵養時賊也侃既至默將宗侯縛默父
子五人及默將張丑詣侃降侃斬默等默在中原數
与石勒等戰賊畏其勇聞侃討之兵不血刃而擒也
益畏侃蘇峻將馮鐵殺侃子奔于石勒以為戍將
侃告勒以故勒召而殺之詔侃都督江州領刺史增
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掾屬十二人侃旋

于已陵因移鎮武昌保命張夔于隱為參軍范逵子
珧也為湘東太守辟劉弘曾孫安為掾屬表論梅陶凡
微時所荷一殮咸報遣子斌與南中郎將栢宣西伐
樊城走石勒將郭敬使兄子臻竟陵太守李陽等共
破新野遂平襄陽拜大將軍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讚
拜不名上表固讓咸和七年六月疾篤又上表遜位
遣左長史殷羨奉送所假節麾幢曲蓋侍中貂蟬太
尉章荆江州刺史印傳祭戟以後事付右司馬王愨
期加督護統領文武武侃舉輿車出臨津就船明日薨于

樊谿時年七十六成帝下詔曰故使持節侍中太尉
都督荆江雍梁交廣益寧八州諸軍事荆江二州刺
史長沙郡公經德蘊哲謀猷弘遠作藩于外八州肅
清勤王于內皇家以寧乃者桓文之勲伯舅是憑方
賴賴大猷俾屏予一人前進位大司馬禮秩策命未及
加崇昊天不弔奄忽薨殂朕用震悼于厥心今遣追兼

鴻臚追贈大司馬假蜜章祠以太牢魂而有靈嘉茲

寵榮又策謚曰桓朱文公請陶威公廟額狀載之江

威公侃有大功於晉讀其書凜乎若見其倡義於武
昌破石頭斬蘇峻何其壯也東坡蘇公嘗為予言威

公忠義之節橫秋霜而貫白日晉史書折翼事豈有
是乎且就其說考之威公夢生八翼及握疆兵居上流
其八閻者以杖擊之墜地折左翼及握疆兵居上流
潛有窺覩之志輒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心之所寓
者為志神之所寓者為夢何自而知其然哉至其書
梅陶稱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豈不信
哉魏武起徒步倡義兵非若威公威名之著也禍非若
德之深磐石之固可折筆驅之以息天於蘇峻魏武之
成帝削弱之資也董卓之亂未必大於蘇峻魏武之
功未必過於威公保兗州以為固挾天子以為資其
意安在則其託興復以為名是乃窺漢之計也名莫
大乎忠孝分莫大乎君臣若魏武無忠臣之節其所
謂機神者莫如馮鐵也馮鐵公豈其比乎始蘇峻之禍
賊將害其子者馮鐵也馮鐵公豈其比乎始蘇峻之禍
威公視曹孟德司馬仲達而氣出其右顧畏劉
如威公沒距今幾千年仲達而氣出其右顧畏劉
廟為尤盛廟屢廢而屢興由其在廟祀之都昌縣南公

也又繳到近世撫州布衣吳澣所著辯論曰卓哉陶
士行之獨立也方魏晉之際浮虛之俗搖蕩朝野一
時聞人達士名卿大夫莫不陷于末流罔知攸濟
唯士行深疾時弊慨然有作蓄其剛毅沉厚之氣秉
其忠慤正固之節以與流俗爭衡雖動而未始少渝
白眼一八仕途荆棘萬狀而方寸耿耿經營維一東之
終日運百甓於竹頭木屑間織悉經營維一東之
劬勞不怠當時名士觀之宜若老農俗吏無足比數
而士行確然為之不屑也卒能恢廓才猷立功立事
以大庇斯民當晉室橫流之中屹為砥柱自非明智
獨立安能鑄此哉然覽庾亮之傳應詹之書則疑侃
有跋扈之心觀溫嶠之舉毛寶之謀則見侃有願望
之跡比至洒血成文登天折翼動可疑怪豈有願望
也哉此行高於人眾必非之加以蘇峻之誅庾亮
恥為之屈既士行溘先朝露後嗣零落而庾氏世摠
朝權其志不逞遂從而誣謗之耳東史筆者既有所
畏何所求而不得哉是其所見曲出乃所以證成其
罪也然觀士行義旗既建一麾東下子喪不臨直趨

蔡洲一時勤王之師茂有先者暨元勳克集寔主斯盟而退然不有旋師歸藩既坐擁八州擲上流已重泰山晉輕鴻毛移其宗社曾不反掌而臣節益修未始擅作威福以自封殖朝廷憚其勲名每加疑備而士行泰然曾不少芥胃次及末年卧疾封府庫而登舟舉愆期而自代視去方伯之重不啻脫履其臣節終始夷險無一可訾窮晉二百年間卓然獨出不忠之迹果安在哉今捨其灼然之寔而信其似是之虛豈可謂善觀史也哉嗟乎自古欲誣人而不得者必乃以夢寐之祥是其難明故也今晉史欲誣士行而寔懷異志則如此夢寐之祥正合自知耳安得而知之晉史以此待士行其智果不

本朝曹彬字國華真定靈壽人也父芸成德軍兵馬

使彬始生周歲日父母以百玩之具羅於席觀其所

取彬左手持干戈右手取俎豆斯須取一印他無所視人皆異之既長氣質淳厚漢乾祐中為成德牙將周太祖貴妃張氏彬之從母也彬歸京師得隸世宗帳下補供奉官累遷西上閣門使出使吳越訖事即行不受私覲吳越人以輕舟追遺之至於數四彬猶不受既而曰吾或終拒之是近名也遂受而歸盡輸內帑世宗彊還之欲辭不獲悉以分親舊而一介不取遷引進使宋興遷客省使與王全斌郭進屢破北寇太祖伐蜀以內客省使監歸州路行營劉光

毅軍峽中郡縣悉下諸將皆欲屠城殺降彬獨任恕
而戢下所至悅服——太祖降璽書褒之蜀平王全斌
等不卹軍事蜀人苦其侵奪彬屢請旋師全斌等不
從俄而全師雄等作亂擁衆十萬彬復與光毅破之
于新繁卒平蜀亂時諸將多有子女玉帛彬還中惟
圖書衣衾而已——太祖以全斌等貪縱不法屬吏而
謂彬清介廣謹拜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使彬辭
曰伐蜀將士俱得罪臣以無功獨蒙褒寵恐無以勸
天下——太祖曰卿有茂功加以不伐設有微累全斌

等豈惜言哉夫懲惡勸善朕所以勵臣下也彬乃不
敢辭——太祖將親征太原為前軍都監率兵次團栢
谷降賊將陳廷山——太祖伐江南以彬將行營之師
彬分兵由荆南順流而東破峽口砦進克池州連克
當塗蕪湖二縣駐軍采石磯作浮梁跨大江以濟師
大破其軍于白鷺洲師進次秦淮江南水陸十萬陳
於城下大敗之俘斬數萬計進圍金陵李煜危甚遣
其臣徐鉉奉表詣闕乞緩師彬亦緩攻取莫煜歸服
使人諭之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若能歸命

策之上也。城垂克，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病非藥石所愈，惟須諸公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為誓。明日，稱愈。遂克金陵。城中皆按堵如故。李煜與其臣百餘人詣軍門請罪。彬慰安之，待以客禮。煜之君臣賴以獲免。自出師至，凱旋士眾畏服無輕肆者。其軍政如此。及入見，以牒子進，稱奉敕江南幹事。回其謙恭不伐。又如此。初，彬之總師也。太祖謂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為使相。」副帥潘美豫以為賀。彬曰：「不然。」

夫是行也，仗一天威，遵廟謨，乃能成事。吾何功哉！况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尔已而還朝獻俘。」太祖曰：「本除卿使相，然劉繼思未下，姑少待之。」既聞此語，美竊視彬微哂。太祖竟之，遽詰所以。美不敢隱，遂以前對。太祖亦大笑，乃賜彬錢五十萬。彬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亦不過多積金錢耳。未幾拜樞密使、忠武軍節度使。太宗即位，加同平章事。太宗議征太原，召彬問曰：「周世宗及太祖皆親征，何以不能克？」彬曰：「世宗時，史彥超敗于石嶺。」

魏拉私微人人情篤援故班師太祖劫其甘草地虜歲暑雨軍
士多疾因是中止太宗曰今多敗北征郊以爲如何林曰以國家兵甲精
銳留太原之孤壘守之推枯朽而守之太宗之意遂決後三年太原
加兼侍中後而拜德越所征羅爲天平軍之節度使既而太宗復
封魯國公待之愈厚雍熙三年詔彬將出州行營高軍步馬水陸
師並備美等北伐敗契丹於固安破涿州又與米信破契丹於新城
戰于岐溝關封卿牧使責在驍衛上將軍四年起彬爲樞密使
平二年被族真宗親視臨內手而和柔極賜以白金萬兩向以爲奉

戰于岐溝關封卿牧使責在驍衛上將軍四年起彬爲樞密使
平二年被族真宗親視臨內手而和柔極賜以白金萬兩向以爲奉

對曰臣等幸年可言之臣二子 琛 瑒 材器有取臣等內奉 時堪西將

真宗以爲後考對曰琛不以璋薨年六十九真宗悅於震悼對謂臣
禮及制西原涕然中書令進封洛陽郡王德曰武惠與趙普配享太
祖廟其制不致私厚在朝臣未嘗忤旨上嘗言人爲失伐二國社稷
宗能取位並將相不以等威自異待遇士大夫必引車趨之石崇
在入洛宮廷人各忤其平守固本

必引車避之居官奉入給宗族無餘積平蜀回
太祖詢官吏善否對曰軍政之外非臣所聞也固問
之唯薦隨軍轉運使沈倫廉謹可任北征之失律也
趙昌言在魏奏乞誅彬及昌言自延安還被劾不得
入見彬在右府為請于太宗乃許朝謁彬之仁厚
皆此類也子琛瑯瑋玳玳瑁官至昭宣使玳左
藏庫副使玳尚書虞部員外郎瑁東上閤門使玳之
女即慈聖光獻皇后也芸累贈魏王彬韓王玳吳
王謚曰安僖瑯官至中書令謚曰武懿瑋官至侍中

謚曰武穆琮官至侍中謚曰忠恪

呂忠穆公諱頤浩字元直本滄州樂陵人五世祖因
官遂家於齊州公登紹聖元年進士第初調北京成
安尉再調密州司戶以門下侍郎李清臣薦除大名
府國子監教授避親改邠州教授再任六年除周王
宮宗子博士考滿除通判延安府尋除兩浙提舉茶
鹽官改差提舉河北東路常平等事就除河北轉運
判官召為太府少卿數月除轉運副使尋陞都轉運
使奉法稱職宣和四年春金人与契丹主天祚大戰

天祚敗績棄其國奔竄至本國東北末界依達勒以
苟活契丹推擇潭湘立之所謂九大王是也內侍童
貫乘契丹之衰敗祖宗信誓舉諸路之兵欲圖燕薊
朝廷命貫為宣撫使以蔡攸副之是年五月貫攸遣
种師道和詵下砦于白溝以窺涿州潭湘遣首領四
軍大王者率兵來拒我師大敗——朝廷亦悔此舉欲
令班師會潭湘死貫攸意在貪功遂復聚兵以謀再
舉是年九月契丹將郭藥師以兵五千據涿州以涿
州來獻易州之民亦以易州來獻——王師以十月初

三日令劉延慶統兵僅十萬自涿州取燕山府契丹
之兵大集與——王師相拒于良鄉縣殺傷相當延慶
潛令郭藥師引銳兵取間道入燕山府約別遣奇兵
策應藥師既入燕山府契丹以兵與藥師卷戰策應
之兵不至藥師敗大將高世宣死之——王師敗走是
時延慶置砦于盧溝河南契丹乘勝以輕兵來挑戰
又以奇兵斷吾糧道延慶憂皇不知所出二十九日
夜初更引中軍南遁五軍覺知遂盡棄輜重器械奔
竄官軍相蹂踐於路契丹追龍衣至雄州境上殺傷我

師莫知其數是時公在軍前墜馬失道望北斗南走
徒步六十里賴幽人張蘭僧引路問關至涿州僅能
入城而契丹之兵已圍合涿州矣被圍凡十五日郭
藥師以兵來解圍公與官負將校千餘人乘雪夜走
一百二十里至安肅軍又兩日至雄州貫攸尚欲再
舉兵而大兵已潰散不能與師會金人于十二月初
七日自居庸關引兵到燕山府契丹之衆聞風奔潰
金人遂有燕山府及檀順景薊等州童貫蔡攸遣使
往燕山府見金國主阿骨剌重許歲幣求此四州之

地使者凡五六輩來往商議金人知貫攸急要燕薊
以報一天子須索益廣倍于歲賜契丹之數銀絹外
下至藥材薑橘藤竹陶器之類不可悉數議既定金
國兵遂回貫攸引兵五萬自云前去撫定燕薊貫攸
到燕山住十日而班師奏差詹度知燕山府繼而王
安中到燕山為本路宣撫使度乃罷是時郭藥師所
統兵二萬號曰常勝軍又契丹刺面軍萬餘人號食
糧軍費用錢糧不可勝計朝廷命公為轉運使公
條奏燕山一路費用如此雖窮天下之力竭天下之

陛下空俱
接寫

財必無以善其後又條奏河北燕山路危急五事願
詔三省密院博議久長之策一朝廷怒沮壞邊事尋
奉一聖旨呂頤浩所奏意有包藏情不可貸可先次
落徽猷閣待制仍降官如軍糧闕誤令宣撫使抄項
仍依舊為轉運使兼經制燕山府河北京東路財用
後踰月宣撫使王安中奉 御筆處分令公赴宣撫
司出頭聽 旨供伏軍令狀 御筆云 朕紹 累
聖之業繼 寧考之志復燕雲之境土仰承 帝休
博採衆智蔽于 朕心蓋不專廟堂之論呂頤浩輩

乃何人敢懷姦興訛造訕每詆恢復大政自沈積中
被罪益桀傲不遜無復顧藉分朋植黨援引愼人對
衆毀謗 朝廷肆為輕侮唱不可守之說以疑衆心
陳不可行之事以困朝論既欲動搖國是成其姦回
又因沮抑疆事以求罷免為臣如此深駭所聞卿可
勾頤浩赴宣撫司出示 詔旨面加詰問及聞頤浩
自云已辦白金數千兩為海外之行卿問頤浩不知
編配之外 朝廷別有典憲否此後應副邊防一事
一件少有闕誤稽違或為國織芥生事當以軍法首

坐願浩永為臣子之戒，卿具此取索，願浩伏軍令狀以聞，仍令以此德意自諭其黨，不得下司。公在燕山僅二年，備歷艱險，常勝軍索糧帶甲持刃脅公，每恐不能逃禍，是時金人已深憾。朝廷令王安中、詹度納結平州節度使張覺，後金人以勁兵破平州，覺挺身走至燕山，匿姓名，隱郭藥師軍中。金國自爾漸生釁，端變詐，反覆邀求不已。徽宗皇帝感悟公前日之言，遂復公官，職進徽猷閣直學士。宣和六年八月丁未，太夫人憂，公扶護至濟南府，葬于山中，未掩。

壙有旨起復，催促還任。文移沓至，不許辭免。公再到燕山府，又僅一年而金國大舉，兵悉衆南牧。郭藥師以兵五萬交戰于潞縣，敗績。金人入燕山，公與蔡靖以下文武官三百餘，皆為金人所執。差人監蔡靖，與公同。李與權、沈瑄等，于後園以兵防守，驅虜令隨行。既至東京城下，凡一月，金人既與本朝講和，欲班師。朝廷遣宇文虛中到金人，砦商議。國書次淵聖皇帝有旨，令宇文虛中訪尋蔡靖。呂頤浩、李與權等得還。朝廷不兩旬，差公再為河北都轉運。

使公力辭不獲又令隨制置使种師中大軍到滑州
公緣陷蕃百餘日寒月飲冷致疾力乞宮祠 朝廷
下制置使司保明是寔差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公
既得閑方自開德府來南京尋訪家屬是年十一月
挈家寄居揚州買小圃閑居無仕宦意建炎元年五
月 上即位於南京六月 召公赴 行在公以病
辭免未起間先致書宰執云願浩宣和五年八月內
嘗具奏燕山府一路開邊闊遠其勢難守并條具利
害尋被 旨先次落職如有闕誤令宣撫司枷項繼

又有 處分令赴宣撫司詰責供伏軍令狀上件行
遣並在 朝廷去年二月到 尚書省亦嘗陳述金
人八月必犯邊十一月必大舉不蒙省察以今日之
事料之金人釁隙又甚於日前不待言而可知也若
秋冬緣邊不能捍禦必又渡河分道並入 朝廷何
以枝梧為今日計莫若遠斥堠明探報不入寇即已
儻或復來宜速避地于江外以為後圖此事誠不可
忽去年秋冬間祇錄 廟論不同或和或戰膠擾不
決又百官內少有知邊事謀臣陳畫利害致令 朝

廷受禍天下痛心今日之事不容更有蹉跌伏願深思熟慮以保萬全蓋金人詭詐不惜例貪婪無厭與契丹相持二十年今歲講和明年大戰前後反覆卒吞契丹今日之勢講和亦不可恃欲戰則力不逮若非遷避更無上策議者多以謂鑿輿南渡必失中原大不然赤壁之戰魏強吳弱然而魏武大劍者江淮之間沮洳之地又有長江之險非北人用重兵之利此吳所以勝也戰勝則勢張豈有失中原之理哉議者又曰胡人既能渡大河豈不能渡大江亦不然黃

河水狹霜降之後水面不過一二里又無水戰之具胡人渡河所以不能制大江則不然水面闊遠狹處不下七八里若於南岸豫習水戰俟其半渡由南岸以輕舟戰艦順流而下頃刻追及雖有萬百之師可挫也且以夏人號為善用兵與我師相持每迭勝迭負我師未嘗如今日敗衄者以涇原環慶等路皆山險之地非騎兵所利故也自金人犯邊我師遇之不待接戰而輒奔潰不暇成列者蓋平原曠野步人不能抗騎兵故也愚意謂宜遷避者以三十年來貫槩掌

兵柄軍政盡壞賞罰不明人無鬪志必先革此弊然
後可以語戰兼自燕山之敗金人連此字衍年入寇後來
數路官私馬劫掠已盡步人之勢終難抗騎兵霍去
病傳云自後更不議伐匈奴者以無馬故也豈可不
鑒哉望長慮却顧俯察愚夫之言況防秋在近機事
甚迫梁宋間諸州環地千里城壁不固雖欲增修已
不及矣伏願發於誠心開悟天意先遷宗廟于
江外大駕且駐南京若無探報只留南京萬一有
警言速駕南來江淮地熟又胡馬無稗草必不能久

留竢其既往我復北去亦未為失計也兵法所謂彼
入我出彼出我入茲誠今日備禦之策若乃江淮荆
湖兩浙等路如何練兵如何養馬如何選將佐如何
修城壁如何備器械如何聚糧食此六者尤為今日
急務惟速圖之不可緩也又數日再有旨促公赴
行在方就道差知揚州隆祐皇太后駕到惟揚欲
渡江往鎮江而辛道宗所統兵叛劫鎮江府焚之烈
焰北照揚州城太母促召公至舟中簾前公率發
運使梁揚祖同對太母問以鎮江事及欲揚州暫

留公以為便 太母遂遷入府治是年十月二十三
日 聖駕幸揚州公前期繕治 行宮分處三省密
院百司及衛兵營舍擾不及民而事辦十一月 召
對公奏劄云臣竊以金人裒百戰之兵一年之內兩
犯 京闕天祐 陛下不墮賊中躬有 神器臣竊
觀天下之勢以撥亂為急務成敗安危繫於施設臣
不敢遠引堯舜三代之事昔周世宗當中國殘弊之
後王朴獻策曰唐失道而失吳蜀晉失道而失幽并
觀所以失之由知所以平之術在平反唐晉之失而

己必先進賢退不肖以清其時用能去不能以審其
材恩信號令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恭儉節
用以豐其財徭役以時以阜其民族其倉廩寔財用
足人安將和則有必取之勢無不成之功 陛下睿
筭遠圖布昭聖武伏願任賢使能信賞必罰理財節
用積粟訓兵裁抑恩倖無令撓 朝廷之權搜選人
材使之任將師之責大開諫路而擇其善摠攬群策
而從所長則何為不成何戰不勝哉此劄甚稱 旨
公又旬餘日再 陛對進劄云淮南兩路北距海南

阻江土地膏腴形勢雄勝

陛下鑿與順動以慰天

人之心必得其宜矣臣嘗謂疆疆可以使之弱可以

致之疆昔漢高祖與項氏相持百戰百敗然垓下之

役一戰遂成帝業越王兵敗栖於會稽卑辭厚禮養

兵蓄銳有待而發一戰遂收霸功然則陛下駐蹕

淮甸豈非天意所以資陛下興王業乎伏願聚精

會神苦心嘗膽期於除禍亂致太平寔萬世無疆之

休也上面諭公曰卿忠言甚切當朕心又曰除

卿徽猷閣李士又數日除戶部侍郎兼知揚州明年

三月進戶部尚書劇賊張遇有衆四五萬自上江順

流而下破太平州真州至鎮江府金山寺屯泊朝

廷遣使招安遇雖聽命然不知甲四向焚劫朝廷

遣王淵劉光世楊惟忠韓世忠張俊康弼俱重等相

持而諸將號令不一未有統率遂命公節制諸大將

劉光世以下前去措置公携長子抗及辟差二三屬

官下砦于揚子橋公次日早遇單騎入賊砦中採訪得

張遇下第二名劉彥者為遇畫謀令不知甲及勿令

放散被虜人民彥尤兇悍視殺人如刈草芥公呼張

遇等近上首領十人詢問不依元約卸甲及不放散
被虜人民因依九人者皆指稱劉彥為首公令壯士
摔彥于庭下截其兩足釘于揚子橋柱其餘首領皇
駭震恐即日卸甲納于官公給公據放散被虜之民
凡三四萬人得被虜婦人五六千人以舟船載至揚
州奏給錢米召人識認皆不失所是年十二月改吏
部尚書公被 旨令密具邊防事宜乃陳備禦十策
一曰收民心二曰定廟筭三曰料彼己四曰選將材
五曰明斥堠六曰訓彊弩七曰分器甲八曰備水戰

九曰控浮橋十曰審形勢累數萬言公久在西北極
邊音諸知虜情料金人必犯淮南在版曹且屢乞先輦
致左藏庫官物過江及獻守淮之策甚備宰執不從
明年二月初三日金人以輕騎逼揚州 車駕倉猝
南渡公與禮部侍郎張浚聯馬追及 行在僅得渡
江凡百司官物及侍從臣寮等士庶盡為金人殺掠
公危從至秀州除資政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江
淮兩浙制置使引羸兵千餘人守揚子江公沿路召
募潰散之兵得四五千人就鎮江府之北枕江下砦

与金人對岸相持僅一月公日被甲乘輕舟時於江
中往來督責軍將官以舟濟渡江北被虜逃歸官負
士庶軍兵家小及選募敢死之士過江遇夜燒劫虜
砦又分遣兵將官沿江上下招集潰兵金人北去
朝廷命公兼領江寧軍府事公即日沂流西行又兩
日抵江寧府此三月初九日也忽有赦書至上遜
位于皇太子人情洶々不安十一日公之子擴時任
兩浙漕屬遣人齎蠟彈報公具道苗傅劉正彥及叛
及擅廢立仍推隆祐太后聽政改年曰明受公曰

今主上為賊臣所廢遷于杭州睿聖宮此不戴
天之讎也遂倡義曰我幸擁兵萬餘人必舉兵討賊
公遂上表云臣契勘自崇寧以來內侍童貫譚稹
互掌兵柄二十餘年賞罰不明號令失信西則侵陵
夏國北則与契丹敗盟致將帥解體士卒不用命皆
緣內臣基禍流毒天下遂令徒黨為害近聞將相大
臣被命勦戮內侍誠可以快天下之心紓臣民忿怒
之氣伏覩三月五日睿聖皇帝親筆詔書以謂即
位以來疆敵侵陵遠至淮甸其意專以朕躬為言朕

恐其興兵不已枉害生靈畏天順人退避大位以
仰見睿聖皇帝出於至誠不吝^全尊之位以紓敵
國之禍也恭惟太后陛下仁聖恭儉之德三十餘
年孚于四方^垂簾聽政擁佑皇帝陛下四海之內
孰不歸依但臣有愚見不敢受死而言方今疆虜乘
戰勝之威群盜有蜂起之勢興衰撥亂事屬艱難豈
容睿聖皇帝退避大位而享安佚伏望太后陛下
下皇帝陛下不憚^耳三祈請睿聖皇帝亟復
帝位親搃萬機從此以往屏絕內侍近習之人褒賞

立功將帥之士然後駕幸江寧以圖恢復如此則
宗廟社稷有無疆之休將相大臣有無窮之福不然
恐天下禍亂不可勝言既而遣屬官奉議郎李承造
往鎮江府約劉光世及遣官往平江府見張浚及以
書抵韓世忠張俊等同起兵討賊士大夫紛^以謂公
曰今苗傅劉正彥挾太母幼主以令天下何擅起
兵以取覆族之禍又公之子擴及家屬在杭州苗傅
聞公起兵令歸朝官馬柔吉監守之公曰主上在危
難中我何敢顧家屬至常州苗傅劉正彥差使呂齋

狀申公具道廢立本末因令使臣白公云朝廷已留
知樞密院闕以待公之來公斬其使臣督進兵行至
望亭招張浚自平江府四十里來見公遂同榻定
議討賊之策次日至平江府公遂撰檄書曰恭惟
宋有天下垂二百年太祖太宗開基創業

真宗仁宗德澤在民列聖相傳人心未戢昨因內
侍童貫首開邊禍遂致虜騎歷歲侵陵逆臣苗傅躬
犬彘不食之資取鯨鯢必戮之罪乃因艱難之際敢
為廢立之謀劉正彥以孺子狂生同惡共濟自除節

鉞專擅殺生仰惟建炎皇帝憂勤恭儉志在愛民
聞亂登門再三慰勞而傅等陳兵列刃兇焰彌天逼
脅至尊倉皇遜位語言狂悖所不忍聞大臣和解而
不從兵衛皆至于掩泣詔書所至遠近痛心駭戾人
情孰不憤怒願惟率土何以戴天况傅等揭榜闔市
自称曰余祖宗諱名曾不回避迹其本意實是有色

藏今者呂頤浩因金陵之師劉光世引部曲之衆張
浚治兵於平江韓世忠張俊馬彥溥各領精銳辛道
宗永宗陳思恭總率舟師湯東野周杞扼據衝要趙

哲調集民兵劉誨李追餽餉芻糧楊可輔等參議軍
事并一行忠義將佐官屬等同時進兵以討元惡師
次秀州四方響應用祈請 建炎皇帝亟復 大位
以順人心今檄諸路州軍官吏軍民等當念 祖宗
涵養之恩思 君父幽廢之辱各奮忠義共濟多艱
所有朝廷見行文字並是苗傅等偽命及專擅改元
即不得施行敢有違戾天下共誅之三月二十八日
公與張浚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等率兵趨杭州仍率
諸將列銜請 上復位師至臨平賊遣苗翊率步騎

萬餘人迎擊官軍公督韓世忠血戰大破之賊皇駭
率衆離杭州望衢州路奔走 上復位公以四月初
五日朝見初七日除宣奉大夫尚書右僕射一行官
吏將佐等第推恩時建炎三年四月也尋遷左僕射
公在相位又與張浚密謀誅范瓊一軍恬然無事是
時天下盜賊群起金人離淮甸未久李成扼據宿泗
靳賽薛慶裴澗等據通泰承楚京城隔絕山東河北
諸路命令不通四方寇盜不可勝計以前此 朝廷
賞罰失當將士解體公以謂若非大收將士之心

國家兵威不能復振無由恢復中原公又奏乞置三省樞密院賞功司應自軍興以來諸路立功將校借補等人並許綴元立功干照自陳 朝廷看詳隨宜推恩補轉官資於是四方將士莫不歸心 朝廷又自苗劉伏誅之後士氣稍振公措畫招收諸路潰軍盜賊殆無虛日又諸大將陳乞空名官告公奏臣三十年前曾在陝西鄜延環慶等路每見出師用兵成功則賞敗事則罰罕曾給降空名官告勅劄自童貫開邊後來統制官乘國家多事每遇出兵過有要求

多乞空名告劄軍前書填與親舊伎術無功之人致名器太輕無以激勸赴功力戰之士今乞將所降空名勅告等更不給降若寔有功績之人即具名保奏乞從 朝廷推恩庶革僥冒 上嘉此奏而行之是年九月間時有探報金人舉兵南來 朝廷措置禦敵之計遣兵守淮及要害分屯大兵于建康府等處控扼江上 車駕未有順動之意 隆祐太后前期往江西面奉 聖訓六宮並隨 太母行公奏留六宮在此以安人心及分撥內尚書直筆之類在此以

嚴命令蒙 上嘉納公初在相位力乞 車駕臨幸
浙西奏劄云臣累日來以浙西潰散人兵頭項尚多
恐殘害諸州及妨農務夙夕思慮寢食幾廢昨日與
執政共奏乞差重臣提兵前去撫定者蓋謂此也今
有一事望 陛下力行之庶幾克濟大業臣願

陛下到越州少歇數日留六宮百司在越州以近臣
一員及兵官一員主越州留務 陛下親總六師前
去鎮江府撫定浙西號令江淮如此則諸頭項潰兵
盜賊自然斂衽歸命矣蓋 車駕所至威聲氣焰自

可以龍言服人心故也昔漢高祖唐太宗取天下豈嘗
一日寧居黠布作亂是時謀臣猛將固不乏人然高
祖不憚親征太宗曰吾經營天下所至處買飯而食
就舍而宿是也 陛下便鞍馬精馳射蓋天之所授
將以撥亂安忍燕處清閒坐廢白日乎臣侵尋老境
常恐功業不成抱恨泯滅伏望 聖慈詢謀近臣察
其可否然後奮發獨斷施行十月金人渡江杜充既
敗走金人破杭州欲渡浙江逼 行在公憂憤不知
所為遂乃獻航海避敵之計 聖意浩然開納時廷

臣所論皆不合惟 聖意確然不移 車駕自明州
登海船精銳之兵萬餘人扈 駕行至台州港泊數
日乃趨温州是時金人已回至鎮江韓世忠以舟師
扼江路金人不得濟公力請 車駕回幸浙西宜下
親征之詔以為先聲亟以銳兵策應世忠夾擊之以
擒兀朮時 車駕已駐蹕于越州人心不樂浙西之
行又中丞趙鼎上章謂 車駕未可北去竟失機
會公罷相遂除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醴
泉觀使任便居住公自四明買舟往台州未幾被命

充江東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池州公力以疾辭 上
弗許差中使促行仍令過闕奏事公到 行在上
殿奏曰臣自去國以來不知金人探報之寔似聞今
已渡淮北去夫虜敵狡詐其情難測不可謂其去而弛
備臣近自海道北來伏見 朝廷聚集海船在明州
岸下竊慮車駕欲為避寇之備夫避寇之計固不
可不預辦然備戰之計尤不可緩也臣仰料 車駕
萬一避寇不過如温州及閩中爾伏望 聖慈鑒去
年虜敵騎追龍象之事選兵五萬分為兩項一項留屯浙

西一項往屯饒信分據水鄉或據山險邀其追襲之路而擊之使將士戮力如明州城下之戰則戰無不勝矣萬一金人今冬不渡江則臣去年所獻於四五
月間遣兵渡淮由京東以搆賊虛其事不可已也願
詔三省密院詳議其說而今冬預為之計於明年四
五月間遣兵二萬由海道趨登州以搆青齊別遣兵
二萬由淮陽軍徐州以搆濮鄆夫虜人用兵深忌夏
月我乘其忌而攻之此必勝之道也且中國衰弱其
勢已甚自淮以北皆非我有士大夫苟目前之安習

太平時驕隨不振之氣殊無北向以爭天下恢復中
原之心此臣所以感槩流涕而不能已也是年九月
公到江東路欲趨池州所治而大寇李成遣賊將馬
進圍江州守臣以蠟彈告急公曰江州乃池州上流
江州破則池州豈可保公時駐饒州會節度使楊惟
忠有兵七千人屯饒州惟忠乃公陝右同官素相好
公請惟忠同起兵以解江州圍聚兵得萬五千人自
饒州乘舟趨南康公遣大將巨師古往江州城下賊
設伏前後夾擊師右兵潰賊衆三萬與楊惟忠鏖戰

惟忠與公以衆渡江避賊陣于江北洲溪具奏衆寡不敵乞濟師上親御翰墨詔公曰卿躬臨行陣親冒矢石功雖不成忠節顯著已詔王瓌全軍萬人聽卿節制同救江州公聚兵鄱陽得瓌軍以兵二萬人再趨左蠡下砦會淮南崔增有兵八千人公以書招置麾下增舟師習水戰令與瓌引兵與李成兵戰于湖口大敗之江州守臣以糧盡棄城去賊兵遂據江州公曰我為江東帥今不竭力以禦賊則一路皆為賊境矣遂置砦于左蠡江岸明斥堠嚴紀律以遏賊

衝砦地乃池饒諸郡界首三面皆賊屯前後數十戰賊失利公兵益振朝廷遣大將張俊統兵三萬由江西洪州路討賊詔公謹守江東公分遣王瓌軍會張俊兵與賊大戰賊兵敗走成與馬進僅以身免御筆召公赴行在拜尚書左僕射公初自左蠡班師回鄱陽而巨寇張琪李捧引兵五萬人犯饒州邦人皇駭失措公帳下有兵不及萬人而公愛將閻臯方在撫州招捉胡江一寇公走人檄召閻臯而臯已招胡江在路臯得檄連夜趨帳下公召諸將令聽臯

節制以姚端軍為左崔邦弼軍為右臯將中軍公自
畫戰圖以令諸將臯等方出城五里而賊鋒已至前
軍張守忠失利少却賊恃衆輕犯中軍臯力戰而崔
邦弼姚端兩軍翼擊之賊衆大敗先是賊將別遣精
銳為水軍分道而進公自將水軍崔邦弼迎擊之賊
皆敗溺饒人安堵繪公像于郡中公再到 朝廷言
今天下之勢先平內寇然後可以禦外侮 聖意開
納于時邵清等攻通泰范汝為據建州曹成馬反之
徒擾江西公奏乞遣參知政事孟庾為宣撫使韓世忠

為副使遂平范汝為等及隨賊寇之大小分遣兵將
官以金字牌招安不聽命者加兵勦除諸路盜賊略
平公奏虜人今年既不渡江則諸事可以措手矣將
以創中興之業伏願 陛下發中興之誠心行中興
之寔事今當先定駐蹕之地據都會之要使號令易
通於川陝將兵順流而可下漕運不至於艱阻然後
速發大兵一頭頂往江西湖南以平羣寇一頭頂往
池州至建康府處置已就招安尚懷反側之人於明
年二三月間使民得務耕桑則大江以南在我之根

本立矣然後乘今年大暑之際遣精銳之兵與劉光
世渡淮犄角而北去由淮陽軍沂州入密州以搃青
鄆命張俊躬親統兵由河中府入絳州以撼河東乘
兩路餘民心懷我宋未泯之時知王師有收復中
原之意則中興之業可覲也若不速為之遂巡過春
夏則金人他日再來不惟大江以南我之根本不可
立而日後之患不可勝言矣又奏人事可為者二天
時可為者三乞為 陛下陳之昨自 車駕渡江以
來初經揚州之變兵甲器械十失八九未容喘息而

金人分遣重兵三路入寇二浙江東焚劫殆遍正兵
或散而為盜或器甲不全雖欲戰不能也 陛下憤
金人侵侮之甚連年宵旰專意軍政揀汰冗兵修飭
器械今張俊軍有衆三萬全裝甲萬餘副刀槍弓箭
皆足用韓世忠有衆四萬如張 軍有衆二萬三千
人王瓌有衆一萬三千人雖不如張俊軍盡皆精銳
亦非前日怯懦之比劉光世有衆四萬雖老弱冗散
者衆亦可得精銳二萬人神武中軍揚沂中統領以
來有兵萬人鎧甲亦足用此外又有神武後軍陳思

恭不下萬人 御前忠銳如崔增張守忠趙琦徐文
姚端等軍亦二萬人上考 太祖皇帝取天下正兵
不過十萬人況今日有兵十六七萬器械足用何憚
而不為 臣所謂人事可為者一也 建炎三年四年紹
興元年大盜縱橫鄧慶寇廣東李敦仁犯虔吉邵清
擾通泰張琪劫徽饒李成破江瑞范汝為據建劔馬
友李橫孔彥舟曹成張用劉超等散處大江之南為
害於荆湖等路 朝廷枝梧不暇力不能事外今則
悉為 王師撲滅民得安業矣 臣所謂人事可為者

二也嘗觀自金人南牧以來我師望塵奔潰莫敢嬰
其鋒近年以來張俊獲捷於明州韓世忠扼賊於鎮
江陳思恭邀擊於長橋張榮大捷於淮甸良由虜人
貪殘太甚逆天悖道人人有戰心天意殆將悔禍臣
所謂天時可為者一也 金人命劉豫僭位以來盡以
中原付之不欲南來而豫煩碎不知為國之體重歛
以失百姓之心豫之所為雖三尺童子決知不能立
國况兵不如我精將不如我能勝負固可料矣 覲守
文虛中密奏雖未能盡信然虜騎連年不至淮甸豈

無牽制之故哉。天意既示，可見臣所謂天時可為者二也。江浙等路連年失耕殖，又苦水旱，米價翔踊，每斛一貫至二貫。今年豐熟，米斛不及五六百。江上諸州米斛三四百。天時可為者三也。今韓世忠到行在，昭願聖心奮發，睿斷令世忠張俊與臣等商議，決策北向。明年三月半，令韓世忠由宿州南京路以入，令劉光世由徐曹諸州路以入，又於明州留海船三百隻，令范溫間臯乘四月間南風北去，徑取登萊州。凡此數路皆有糧可因，不必調發吾民以資饋運。而

登萊尤有積蓄可因也。大兵既集，劉豫必北走，所得

州郡擇逐州豪傑守之。初則示以羈縻之義，過則續

為後圖。雖敵人來年秋冬間必舉兵爭其地，然彼入

我出，彼出我入，此兵法也。擾之數年，中原必可復。賈

誼曰：日中必彗，操刀必割，捨此機會而不乘，後欲追

悔，何可及耶！今有兵十六七萬，費用不貲，朝廷竭

力經營錢糧，常若不辦，曠日持久，必取於民，怨衆

離，乃自困之道。禍亂之所起，可不畏哉！今日戰兵其

精銳者皆中原之人，數年之後，消磨必寔，少異時雖

欲舉事勢必不能可為深惜者也 上嘉歎不已以
公都督諸路諸軍事提師北向公師次鎮江病瘡踰
月蒙 上宣醫遣中使復召還公乞解機政以鎮南
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醴泉觀使寓居台州是
年冬公得趙丞相鼎字元鎮及二三大將書說及虜騎
犯邊尚留淮甸因以邊防机事奏曰豫賊不知用兵
之策而虜酋狃於常勝不知慮敵深入吾境此天亡
之時也願 陛下於此返寒之時虜人弓健馬壯之
際且 敕諸大將固守江岸俟其糧盡欲退併力追

襲此萬全之策也金人大酋如婁宿蟾月国王幹离
不皆已物故今次南來者撻辣郎君四太子臣在燕
山府皆聞之撻辣有謀而怯戰四太子之謀而麤勇
然四太子所統部曲比之撻辣極衆且精銳四太子
所向尤宜隄防也降 詔將獎諭曰 朕惟古所謂大
臣者以國為家以身任天下非有內外遠近之間也
周王之命諸侯曰維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而
况出入將相為時元老躬暨一德弼亮 朕躬有如
卿者哉疆敵虜陸梁脾睨江淮安危之分間不容髮卿

不遠千里倦、納忠料敵商變深得虜情運籌建策
皆契機會 朕既資其老謀而益嘉其得右大臣之
義三復來奏深用歎咨又數日再奉 詔云比以逆
臣嘯亂反易天常陰導守狄人提兵南嚮 朕親乘戎
輅號令六師將士協心人百其勇按甲江上時出輕
兵所向奏功俘馘載道虜勢既屈潛師遁逃念茲卻
敵之初圖為善後之計卿以舊弼乃心王家必能為
朕深思熟講凡今攻戰之利守備之宜措置之方綏
懷之略可悉條具來上 朕將虛己以聽擇善而從

君臣之間期於無隱利害之決斷以必行欽佇嘉猷
冀聞確論公條十事上之一論用兵之策二論彼此
形勢三論舉兵之時四論分道進兵之策五論運糧
供軍六論大兵進發日乞 聖駕駐蹕鎮江府七論
經理淮甸八論機會不可失九論舟楫之利十論并
謀獨斷又貼黃臣恐今日士論或以謂金人總退我
國家事力未全財用未充未能大舉臣曰不然若吝
惜用兵之費則秋冬間虜騎必再來所費愈不貲矣
况此舉乃因糧之策無大費哉今將兵閑坐糜費錢

糧與舉兵北去所費均也但少有飛輓之勞爾是年十二月除公荆湖南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潭州湖南以荒歲之後郴州桂陽監衡州茶陵諸處羣寇王權蕭和譚大蕭尚十等竊發公分遣統領官步諒裴鐸招捕悉平一路按堵明年十一月除少保克兩浙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臨安府兼行宮留守是時車駕在建康朝省百司庶務悉當區處臨安浩穰之地公決事明敏而又威令嚴重豪右震懼日總過午訟庭已寂然無事凡民間冤抑有十數年不能雪如

醫僧有謀殺婦人者之類公灼見其冤狀置之於法輦轂之下政若神明宮禁內外咸賴以安紹興八年車駕還臨安府除公少傅鎮南定江軍節度使充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行宮留守公五上章力辭依前以保鎮南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成國公免奉朝請九年二月五日召赴行在所七日賜親札云朕以河南新復境土陝西最為重地惟鄉舊弼元臣威望素著欲勤卿往調護諸將拊循遺民當體朕意趣裝亟來以濟事機毋為辭避常禮也

公奏曰金人殘破中原肆為荼毒交兵累年未見寧息今者無故割新黃河河南之地與我豈無意哉欲望聖慈與執政大臣子細商量及契勘陝西一路自割屬我朝以來諸路帥臣守臣曾與未曾申發到文字及三省密院知與不知陝西逐路州軍即今帥守之臣職位姓名如可以照見即遍以詔書差人鐫諭具宣德意儻無憑照見即須分遣臣僚迤邐前去訪問職位姓名傳宣撫問其鄙延環慶泾原秦鳳熙河路帥臣仍許以久任之意庶幾逐路州軍不致疑

鐫

璠

貳稍竅定疊徐為後圖所貴撫綏新附之邦不致失策施設次第粗為有序茲今日之上策也十四日再奉御筆趣就道公奏契勘陝西利害今日所繫國體甚重若一觸事機必貽後悔如張中孚等未見向背趙彬又係曲端門客本一書生其人尤桀黠伏望睿明曲留聖慮十八日差中使宣押公力疾造朝傳宣撫問宣醫丞相秦檜被旨同參政孫近李光到寓所問疾得請扶病東歸除少傅依前成國公致仕四月一日薨於正寢享年六十有九贈太師追封

秦國公謚忠穆子五人抗撻拯搢搆孫八人曾孫十人

直臣傳

張昭字子布本彭城人漢末避難南渡居秦淮嘗為孫策長史後輔孫權為軍師權每田獵常乘馬射虎虎嘗突前攀持馬鞍昭變色而前曰將軍何有當爾夫為人君者謂能駕御英雄驅使羣賢豈謂馳逐於原野校勇於猛獸者乎如有一旦之患柰天下笑何權謝昭曰年少慮事不遠以此慙君權於釣臺飲酒大醉使人以水灑羣臣曰今日酣飲惟醉墮臺中乃當止耳昭正色不言出外車中坐權遣人呼昭還謂

曰為共作樂耳公何為怒乎昭對曰昔紂為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為樂不以為惡也權默然有慙色遂罷酒初權當置丞相衆議歸昭權曰方今多事職統者責重非所以優之也後丞相孫劭卒百僚復舉昭權曰孤豈為子布有愛乎領丞相事煩而此公性剛所言不從怨咎將興非所以益之也乃用顧雍昭每朝見辭氣壯厲義形於色曾以直言逆旨中不進見後蜀使來稱蜀德美而羣臣莫拒權歎曰使張公在坐彼不折則廢安復自誇乎明日遣中使勞

據吳志書中

問因請見昭昭避席謝權跪止之昭坐定仰曰昔太后相王不以老臣屬陛下而以陛下屬老臣是以思盡臣節以報厚恩使泯沒之後有可稱述而意慮淺短違逆盛旨自分幽淪長棄溝壑不圖復蒙引見得奉帷幄然臣愚心所以事國志在忠益畢命而已若乃變心易慮以偷榮取容此臣所不能也權辭謝焉權以公孫淵稱藩遣張弼許晏至遼東拜淵為燕王昭諫曰淵背魏惧討遠來求援非本志也若淵改圖欲自明於魏兩使不反不亦取笑於天下乎權與相

反覆昭意弥切權不能堪案刀而怒曰吳國士人入
官則拜孤出宮則拜君孤之敬君亦為至矣而數於
衆中折孤孤嘗恐失計昭熟視權曰臣雖知言不用
每竭愚忠者誠以太后臨崩呼老臣於牀下遺詔顧
命之言故在耳因涕泣橫流權擲刀致地与昭對泣
然卒遣弥晏往昭忿言之不用稱疾不朝權恨之土
塞其門昭又於內以土封之淵果殺彌晏權數慰謝
昭昭固不起權因出過其門呼昭昭辭疾篤權燒其
門欲以恐之昭更閉戶權使人滅火住門良久昭諸

子共扶昭起權載以還宮深自克責昭不得已然後
朝會昭容貌矜嚴有威風權常曰孤與張公言不敢
妄也舉邦憚之年八十一嘉禾五年卒遺令幅巾素
棺歛以時服權素服臨弔謚曰文

伍

鄭俠字介夫其先光州固始人四世祖倂唐末隨王
氏入閩遂為福清人俠既冠遭妣黃氏憂念家貧親

老弟妹衆多慨然自誓當苦孝以成名治平二年公

隨父暉赴江寧府監稅得清涼寺一小室閉戶讀書

時王安石以中書舍人持服寓江寧公携所業往見

蒙安石稱許治平四年擢進士甲科年二十四調光州司法以歸安石服除起知江寧府相見愈厚及公赴浮光安石入參大政興利除害言無不行公平日雅重安石以為堯舜三代君臣相遇有為於世太平可期月而望已而青苗免役方田保甲市易等事相次施行民間不以為便會光有疑獄數事公以讞議傳奏為安石言之報下皆如公請公感知已欲盡忠以告秩滿不復移令遂為入都之行時熙寧五年春也公行所過田父野老必從訪問新法利害荅者無

一人言其是至京齊戒具書見安石甚獎之再見乃及試法之事時初行試法之令選人中者補京官公辭以未嘗習法三見而問近何所聞公略言青苗免役數事與邊鄙用兵在俠心不能無區區安石不荅左右遽請公退自是不復見但時於門下具寔封_反復極言新法之為民害皆不報一日鄉人張勸來訪忽責介夫何好矯之過公問所以勸曰丞相令介夫試法不就何也公曰朝廷新立此科以待練習文法之士必使無絲髮濫得然後可以勉飭後人俠素非

習法但因浮光有四五件疑獄所司議法殊不與人
情相近職在法官不得不詳審乃於本條中自令式
格律散行推考乃得其當故以傳奏輒蒙丞相是而
行下其餘條貫寔未嘗見丞相以此見謂明習故使
試法是以不能為能誤丞相之知以苟進取此則欺
天誣人俠雖餓乞所不敢為也久之得監在京安上
門辭安石安石曰却受監門去意殊不悅公在門局
會丞相以春社還由本門法當迎揖道左安石一見
惻然面加慰勞明日王又書來以其父度支欲與諸

公薦公試法切湏願就蓋丞相意也公對如荅張深
道之言事遂寢未久置脩經局安石使其姪婿黎東
美訪公云丞相欲令元澤辟公檢討公言檢討以備
闕遺俠讀書無幾將何以備檢討之責此與試法何
異因以書詩愧謝丞相已而黎生再來具言丞相致
意凡入仕宦且要改得一京官然後可別圖差遣何
得介僻如此公曰俠自浮光入京本求一席地執經
丞相門下耳初不知官有美惡高下不意丞相一旦
當路發言無非以官爵為先所以待士之來者如此

而已果欲援俠而成就之區、所獻有利民便物之
事行其一二使俠進而無愧不亦善乎黎生去後數
日復來問何事欲言時免行市利等稅錢京師細民
及商旅尤以為苦如負水拾髮擔粥提茶之類皆有
免行不輸錢者毋得販鬻市道門司商稅院並行倉
法專攔月賦食錢每正稅百文外收事例錢十文以
給之謂之市利錢逮法之行正稅不及十文者亦收
市利十文其末反重於本百姓至與專攔死爭監官
委曲諭以新法乃怫然投錢而去公覩其害言於丞
相數矣至是又具書并陳青苗免役等弊事因黎生
獻之未幾令下小夫裨販者免充行舊稅重者十減
六七其大者將謂以次施行已而竟無所聞時安石
有詩曰何處難忘酒君臣會一遇時高堂拱堯舜密席
坐臯夔和氣龍衣萬物歡聲連四夷此時無一盞孤負
鹿鳴詩公聞而和之曰何處難緘口熙寧政失中四
方三面戰十室九家空見佞眸如水聞忠耳似龍耳君
門深萬壘焉得此言通時亢旱日久自去年七月不
雨至于三月民間焦熬殊無生意公度安石終不可

諫乃以本門所見冬春以來三路流離之民每風砂
霾曠大者車乘小者負擔扶老携幼蔽塞道路羸瘠
愁苦身無全衣城外飢民朝晚入城買麻粃麥麩之
類合米為糜或茹木實草根以活及其質妻鬻子狼
狽困苦之狀至於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
者累！然於道公不忍坐視乃呼畫工列為一圖裁
書詣閤門援進不納遂於本門勾馬遞於銀臺通進
司奏為密急事仍自劾擅發馬遞之罪其書曰臣伏
觀去年大蝗秋冬亢旱迄今不雨麥苗焦枯黍粟麻

豆粒不及種旬日以來米價暴貴群情憂惶十九懼
死方春斬伐竭澤而漁大管官錢小求升米草木魚
鼈龜亦莫生遂蠻夷夷輕肆敢侮君國皆由中外之臣輔
相陛下不以道以至於此臣竊惟災患有可召之
道無可試之形其致之有漸而其來也如疾風暴雨
不可復禦流血藉尸方知喪敗此愚夫庸人之見古
今有之所貴於聖神者為其能圖患於未然而轉禍
為福也方今之勢猶有可救願陛下開倉廩賑貧
乏諸有司斂掠不道之政一切罷去庶幾早召和氣

上應天心調陰陽降雨露以延萬姓垂死之命而固
宗社億萬年無疆之祉夫君臣際遇貴乎知心以臣
之愚深知 陛下愛養黎庶甚於赤子故自即位以
來一有利民便物之政靡不毅然主張而行 陛下
之心亦欲人人壽富而躋之堯舜三代之盛耳夫豈
區區充滿府庫盈溢倉廩終以富衍疆大誇天下哉
而中外之臣略不推明 陛下此心而乃肆其叨憤
剽割生民侵肌及骨使之困若而不聊生坐視其死
而不恤夫 陛下所存如彼群臣所為如此不知君

臣際遇欲作何事徒只徒日起百資意指氣使而已乎

臣又惟何世而無忠義何代而無賢德亦在乎人君
所以駕馭之如何耳古之人在山林畎畝不忘其君
芻蕘負販匹夫匹婦咸欲自盡以贊其上今 陛下
之朝臺諫默默其位而不敢言事至有規避百為不
肯居是職者而左右輔弼之臣又皆貪猥近利使夫
抱道懷識之士皆不欲與之言不知時然耶 陛下
有以使之然耶以為時然則堯舜在上便有夔契湯
文在上便有伊呂以至漢唐之明君我 祖宗之

聖朝皆有忠義賢德之臣布在中外君臣之際若腹
心手足然君倡于上臣和于下主發于內臣應于外
而休嘉之德下浸于昆蟲草木千百世之下莫不慕
之獨 陛下以仁聖當御撫養為心而群臣所以和
之者如此夫非時然抑 陛下所以駕馭之道未審
爾 陛下以爵祿名器駕馭天下忠賢而使之如此
甚非 宗廟社稷之福也夫得一飯於道傍則皇
圖報而終身饜飽於其父則不知德此庸人之常情
也今之食祿徃徃如此若臣所聞則不然君臣之義

父子之道也故食其祿則憂其事凡以移事父之孝
而從事於此也若乃思慮不出其位尸祝不代庖人
各以其職不相侵越至于邦國若否知無不言豈有
君憂國危群臣乃飽食厭觀若視路人之事而不救
曰吾各有守天下之事非我憂哉故知 朝廷設官
位有高下臣子事君忠無兩心与其得罪于有司孰
与不忠于君父与其苟容于當世孰与得罪於皇天
臣所以不避萬死深冒天閭以告訴于 陛下者凡
以上畏天命中憂 君國而下念生民耳若臣之身

使其粉碎如一螻蟻無足顧愛臣竊聞南征西伐者皆以其勝捷之勢山川之形為圖而來獻料無一人以天下之民質妻賣兒流離逃散斬桑伐木拆壞廬舍而賣于城市輸官糴粟皇皇不給之狀為圖而獻前者臣不敢以所聞謹以安上門_逐日_逐所見繪成一圖百不及一但經聖明眼目已可嗟咨涕泣而况數千里之外有甚於此者哉如陛下觀圖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謾天之罪如稍有所濟亦乞正臣越分言事之刑時七年

三月二十六日也疏入

神宗皇帝覽畢反覆觀圖長嘯者數四即袖以入是夕上寢不寐翌早命翰林承旨韓維知開封府孫永鼐量免行錢先放元不係行人捉納到錢萬三千餘貫又寔計免行錢除每歲所須外並放又命三司使曾布鼐量市易司農寺發常平倉放商殺務及諸門稅錢三十文以下市利錢二十文以下令殿前馬步軍司及熙河路開具未用兵以前所管若干兵即日所管若干兵令三司具治平以前熙寧以後歲之

出入各著若干令河東河北陝西諸路具民物所以流
離之因又有 旨青苗免役並權罷追索方田保甲
並罷如此之類十有八事民間謹呼相賀四月一日
下 詔責躬許內外臣僚寔封言事越三日大雨遠
近霑足自公上疏至是纔及浹辰初七日早朝群臣
既賀雨

神宗出公所進圖狀宣示宰執且責之曰卿等每言
法度脩明禮樂興行民物康阜雖唐虞三代無以過
今來外事如此丞相以下各謝罪 上問丞相鄭俠

何如人王、安石對曰嘗從臣李是日有 旨放公擅
發馬遞之罪安石即還府第不入中書遷定力寺求
出於是中外方知三月二十七日以後所行皆因公
入文字一時用事者莫不切齒爭言於上或以為心
狂或以為非毀良法或以為擅發馬遞驚 御乞追
逮所司勘罪御史臺直請以公付臺推劾遂有 旨
下開封取勘是時臣庶欲應 詔言事者甚衆聞此
皆沮縮唯司馬溫公輩一二文字得達 上前檢佞
之黨日於匭函假名投書乞留王丞相堅守新法仍

乞治公狂妄之罪已而熙河小捷群姦乘此力進其
說呂惠卿鄧綰之徒言于上曰陛下網羅英俊數
年以來忘寢廢食僅成此數事天下方被其賜一旦
用狂夫之言罷廢殆盡豈不輕信至相與環泣上前
於是新法牢不可攻矣安石既已懇辭去位遂出知
金陵而薦呂惠卿代已即除參知政事惠卿拜職之
日京師大風霾黃土翳席逾寸公又上疏言天寶之
亂國忠已誅貴妃未戮人謂賊本尚在今安石雖去
而惠卿復用事雖不同勢豈少異蓋安石本為惠卿

所誤以至于此既已竟知仍復遂非以相拔援其寔
表裏自相膠固夫豈念宗廟社稷之重且惠卿能
終無背安石耶奏入不報又為市易事與呂嘉問力
辯乞不用嘉問舉狀是時西師屢動公上疏力言邊
兵不已為大不祥其言反復累十餘紙皆細書密行
且言大兵之入諸部虜人相率捍禦謂之賊兵夫中
國謂虜為賊者正謂其掠我赤子奪我畜產也今我
師亦然彼何得不以為賊乎且中國與四夷猶井上
井底之異也井底之人欲出而已井上之人豈有欲

入者哉。知此則居井上者常當安存，井底之人然後
井上可得而安也。又從而苦之，何哉？夫中國者，子女
玉帛之所聚，文章禮樂之所出，食稻梁衣文錦，決無
入蠻夷之心也。彼風沙晦冥，齧草飲水，寒則皴裂，暑
則^暖暍死，日夜思中國之樂而不可得，彼驅而來者，猶
拔井底之人而出之平地，此驅而去者，猶擠井上之
人而赴井底，是以屢戰屢敗也。上覽罷屬，熙河奏
捷，殺戮甚衆。上為惻然，諸姦患公入文字不已，遂
取開封所勘擅發馬遞事，行下刑部定罪，罰銅十斤。

也。然喜賓客，誨誘孝者

與飲率不遇蔬果一肉

適飽而已。且欲為陳古今忠孝之道，聖賢立身之本，
家雖不裕于財，嗇用而廣施，未嘗有靳吝之色。雖流
落頓挫之餘，一話一言，未嘗不在君父親政，役繁興
民物嗷，但顛顛願而已。嘗作觀棊詩，有傍觀饒好着
當局奈嘆言坐覘成敗者，安得不驚魂之句。憂國之
思深矣。宣和改元八月二日考終，享年七十九。邑中
長老諸儒相與立鄭公坊以表其閭，圖其像祀于孝。

建炎褒錄熙寧元祐忠讜之世贈臣朝奉郎授其孫嘉
正迪功郎越州山陰縣尉不數年以朝散郎知建昌
軍曾孫募舉進士嘉定六年賜謚曰介今清涼寺有
祠卽公讀書處也

卷四十八

景定建康志卷之四十九



承直郎宜差充江南東路安撫使司幹辦公事周應合 脩纂

治行傳

東漢史崇字伯勤家世杜陵建武中累遷右將軍青
冀二州刺史加驃騎將軍封溧陽縣侯天下既寧詔
遣公侯皆就封崇褰帷泣政求民之瘼治尚寬簡不
威而化畋漁相遜桑梓成陰年七十九贈司空使持
節徐兗二州刺史謚曰壯侯子孫因家溧陽遂為縣
人奕世濟美里俗呼崇為史祖廟貌至今存焉子顯

字叔升龍襲爵年七十謚曰文顯子**茅**字德英元初三
年襲爵除尚書遷侍中轉鎮西將軍雍州牧宰治得
宜寬猛相濟濟聲譽播于歌謠年六十七謚曰頃茅子
洽字君普龍襲爵除河內太守轉司隸校尉雍州刺史
羽儀當世骨鯁一時年八十一謚曰戴洽子**澤**字素
廣襲爵除左郎將轉上郡太守遷御史大夫正色立
朝貴戚斂手年七十一謚曰節澤子**鉉**字安鼎建元
四年襲爵改封蘭山侯遷冀州刺史崇本抑末章程
具舉年八十五謚曰康鉉子**藻**字睿文精究庶事明

君必厲士氣務求難合自重之士以養成禮義廣恥
之風臣等伏見英州編管鄭俠以小官觸犯權要冒
死不顧以成直言今來朝廷赦俠之罪復其舊官
經今逾年而俠終不赴吏部叅選考其終始出處之
大節合於君子殺身以成仁難進易退之說若朝
廷不少加優異則臣恐俠浩然江湖往而不返若一
旦命先朝露則有識必為朝廷興失士之歎已而
就除泉州李教授秩滿諸生願留州奏得再任元
祐八年丁通直憂服除授泉州錄事叅軍元符元年

準 敕再送英州編管

徽宗皇帝即位大赦東歸知廣州朱師復上表薦公
有旨復官又除泉州教授未幾改差監潭州南嶽
廟本被^勅復追毀前命勒停時崇寧元年也五年
八月復將仕郎許叙用公不復出矣取所居山名自
號大慶居士還鄉所存唯一拂而已故自號一拂居
士性^清澹儉布衣糲食終其身或以為言公曰無功于
國無德於民若華衣美食與盜無異州倅許景衡過
公廬見其飲具皆白鐵既去遺以銀器請易之辭曰

取 七日勒停本候郊霈調官出京日見群臣誣罔天
聽懷不能已復取唐書魏^徵姚崇宋璟及李林甫楊
國忠盧杞傳為兩軸題其一曰正直君子社稷之臣
事業罔其一曰邪曲小人容悅之臣事業罔迹在位
臣僚欺君誤國之事暗合林甫輩而反於姚宋者各
以類標題復為書上之事皆畫一執政大怒言於上
以為謗訕朝政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送汀州編管尋
追回推勘獄成改送英州編管公雖譴逐言笑自若
冒盛寒徒步至貶所未嘗有悴容真陽俗鄙率未知

向孝公至為陳君臣父子大誼翕然化之留英十年
孝者日衆樞密直孝士陳襄行經筵日論薦當世之
士自司馬公而下三十三人最後言鄭俠小臣愚直
敢言如此是亦發于忠義非
陛下矜憐其志而使
得生還誰復為俠言者

神宗未暇收用會

哲宗皇帝登極恩霈放還時內翰蘇軾還朝與孫覺
虞大寧等上疏薦公及王安國之子旂曰臣聞國之
興衰繫於習俗若風節不競即
朝廷卑故古之賢

察柱直下無謗言○史枉嵩字仁基崇之裔孫仕吳為

平越中郎將蒼梧鬱林二郡太守封撫陵侯崇裔孫
又有曰懿者吳征南將軍隴西太守曰爽者晉冠軍
將軍北中郎將五兵尚書從吳歸晉本國大中正零
陵郡公曰韶者交州屬國都尉陽羨侯曰楚者晉建
安太守安吉伯曰晃者晉輕車將軍南蠻校尉長沙
太守曰璜者晉蒼梧太守曰隱者晉尚書侍御史曰

淵者晉尚書左民郎江陽太守秭縣侯曰諒者晉琅
邪王府主簿平蘇峻担温有功封常安侯曰琬者晉

散騎常侍輕車將軍都亭侯曰陵者晉左中郎將御
史中丞豫章太守曰援者晉輕車將軍西中郎將。
史光字伯朗崇裔孫仕晉中書侍郎遷侍中皆稱其
職光子雅字叔安晉散騎常侍中書令陳留太守雅
子輝字季明晉積石將軍輝子疇字伯倫晉豫章太
守疇子憲字景法晉主待以殊榮再不應命制書責
誚起為尚書左民郎轉建安太守興利除害舉善黜
惡朝廷嘉之封山陰縣侯在郡卒年七十二贈江州
刺史。○史寔亦崇之裔以溧陽人知溧陽縣事蓋偽

吳大復二年也被牒云溧陽洛橋鎮遏使知茶鹽權
麴務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上
柱國史寔譽馳鄉里才達變通禦邊徼以多能緝兵
戎而有術加以洞詳稼穡善撫蒸黎賦輿深見其否
臧案簿窮知其利病以久無宰字尤藉招携俾分兼
領之榮庶養新歸之俗儻聞報政別議酬勞差兼知
溧陽縣事

潘乾字元貞陳國長平人楚太傅潘崇之末緒也察
廣除溧陽長布政優令儀令色矜孤顧者重義輕

利推泮宮之教反決拾之禮興脩孝官宗懿招德既
安且寧大侯用張發彼有的雅容載閑鐘磬縣具于
胥樂為詳見校官碑其銘有云翼翼聖慈惠我黎蒸
貽我潘君平茲溧陽彬文赳武扶弱抑彊餘辭鶴泐
不可讀。

晉劉超字世瑜琅邪臨沂人少有志元帝渡江為中
書舍人處身清苦衣不重帛家無儋石之儲所賜皆
固辭帝不奪其志尋出補句容縣令推誠待物為百
姓所懷入為中書通事郎

孫謙

字長遠為句容令清謹強記號為神明

唐楊於陵

十八擢進士調句容縣主簿器量方峻進

止有常度節操堅明終不失其正時人尊師之德宗
立遷戶部尚書以左僕射致仕

白季康

太原人為溧水令溫恭誠信為官貞白嚴重

見知于郡守流譽於朋僚既歿邑人祀之至今不廢
從姪居易嘗誌其墓宰相敏中季康之子也

岑仲休

為溧水令兄仲義為金壇令弟仲翔為長洲

令皆有治績宰相語本道巡察御史無遺江東三岑

馬之純字師文金華人也弱冠登隆興進士第與南
軒東萊講貫精詣天文地理制度之孝靡不洞究為
三山灑曹與上官爭是非民之全活者衆有欲薦公
中都官輒謝之其介峭恬退類此喬文惠公行簡葛
端獻公洪皆橫經執弟子禮慶元間以承議郎主管
江東轉運司文字廉平公正克相其長持畫婉婉邁
息維多建康留守節度使吳公琚有幾日不來春便
晚開盡桃花之句蓋與公倡酬也公篇章金韻詠初不
若思而意已獨至嘗作金陵百詠用唐律體樞密潛

齋王公桎稱其事核辭質義正趣遠興亡理亂之迹
盛衰因革之故瞭然在目覽之者足以慨六代之遺
風垂萬世之法戒同於詩史滿秩授通判靜江軍府
事不赴卒于家所著書解中庸太孝說周禮隨釋講
義春秋編年圖豫章沅芷雜著傳於時世號野亭先
生後六十年公之孫光祖一再開闢建康臨民莅事
壹以公為法民益德之思其祖而建祠事焉以孫資
政恩贈太傅 誥詞曰裡于宗類于帝駿惠方
行非其身在其孫慶源甚遠爰放禋典加賁泉扃具

官光祖故祖故官之純尚友古人潛心大業聯名鴈
塔韓歐為同榜之後游講道牛谿房魏多及門之高
第富有茂陵之藏景僅終康海之題輿惟嗇于前遂
昌厥後藏祀既陳於駢享分瞻首逮於麟符肆繇孤
卿晉陟帝傳祭則受福誕霽燭柴之恩沒而有知對
越面槐之寵

李朝正

互見耆舊傳

耆舊傳

紀瞻

字思遠丹楊秣陵人也祖亮吳尚書令父陟光

祿大夫瞻少以方直知名吳平徙家歷陽郡察孝廉
不行後舉秀才尚書郎永康初州又舉寒素大司馬
辟東閣祭酒其年除鄢陵公國相不之官明年左降
松滋侯相太安中棄官歸家與顧榮等共誅陳敏召
拜尚書郎與榮同赴洛在塗共論易太極瞻曰等庖
犧畫八卦陰陽之理盡矣文王仲尼係其遺業三聖
相承共同一致稱易準天無復其餘也夫天清地平

兩儀交泰四時推移日月輝其間自然之數雖經諸
聖孰知其始吾子云矇昧未分豈其然乎聖人人也
安得混沌之初能藏其身於未分之內老氏先天之
言此蓋虛誕之說非易者之意也亦謂吾子神通骸
解所不應疑意者直謂太極盡之稱言其理極無
復外形外形既極而生兩儀王氏指向可謂近之古
人舉至極以為驗謂二儀生於此非復謂有父母若
必有父母非天地其孰在榮遂止至徐州聞亂日甚
將不行會刺史裴盾得東海王越書若榮等願望以

軍禮發遣乃與榮及陸玩等各解船棄車牛一日一
夜行三百里得還揚州元帝為安東將軍引為軍諮
祭酒轉鎮東長史帝親幸瞻宅與之同乘而歸以討
周馥華軼功封都鄉侯石勒入寇加揚威將軍都督
京口以南至蕪湖諸軍事以距勒勒退除會稽內史
時有詐作大將軍府符收諸暨令令已受拘瞻覓其
詐便破檻出之訊問使者果伏詐妄尋遷丞相軍諮
祭酒論討陳敏功封臨湘縣侯西臺除侍中不就及
長安不守與王導俱入勸進帝不許瞻曰陛下性與

天道猶復役机神於史籍觀古人之成敗今世事舉
目可知不為難見二帝失御宗廟虛廢神器去晉于
今二載梓宮未殯人神失御陛下膺錄受圖特天所
授使六合革面遐荒東庭宗廟既建神主復安億兆
向風殊俗畢至若列宿之縮北極百川之歸巨海而
猶欲守匹夫之謙非所以闡七廟隆中興也但國賊
宜誅當以此屈已謝天下耳而欲逆天時違人事失
地利三者一去雖復傾匡於將來豈得救祖宗之危
急哉適時之宜萬端其可綱維大業者惟理與當晉

祚屯否理盡於今促之則得可以隆中興之祚縱之
則失所以資姦寇之權此所謂理也陛下身當厄運
纂承帝緒願望宗室誰復與讓當承大位此所謂當
也四祖廓開宇宙大業如此今五都燔蕪宗廟無主
劉載竊弄神器于西北陛下欲高讓於東南此所
謂揖讓而救火也臣等區區尚所不許况大人與天
地合德日月並明而可以失機後時哉帝猶不許使
殿中將軍韓績徹去御坐瞻叱績曰帝坐上應星宿
敢有動者斬帝為之改容及帝踐位拜侍中轉尚書

上疏諫諍多所匡益帝甚嘉其忠烈會久疾不堪朝請除尚書右僕射屢辭不聽遂稱病篤還第不許時郗鑒據鄒山屢為石勒等所侵逼瞻以鑒有將相之材恐朝廷棄而不恤上疏請徵之明帝嘗獨引瞻於廣室慨然憂天下曰社稷之臣欲無復十人如何因屈指曰君便其一瞻辭讓帝曰方欲與君善語復云何崇讓讓邪瞻才兼文武朝廷稱其忠亮雅正俄轉領軍將軍當時服其嚴毅雖常疾病六軍敬憚之瞻以久病請去官不聽復加散騎常侍及王敦之逆帝

使謂瞻白卿雖病但為朕卧護六軍所益多矣乃賜布千匹瞻不以歸家分賞將士賊平復自表還家帝不許固辭不起詔曰瞻忠亮雅正識局經濟屢以年耆病久逡巡告誠朕深明此搢重違高志今聽所執其以為驃騎將軍常侍如故服物制度一按舊典遣使就拜止家為府尋卒時年七十二冊贈本官開府儀同三司謚曰穆遣御史持節監護喪事論討王含功追封華容子降先爵二等封次子一人亭侯瞻性靜默少交遊好讀書或手自抄寫凡所著述詩賦牋

表。數十篇兼解音樂殆盡其妙厚自奉養立宅於烏衣巷館宇崇麗園池竹木有足賞玩焉慎行愛士老而弥篤尚書閔鴻太常薛兼廣川太守河南褚沈給事中宣城章遼歷陽太守沛國武嘏並與瞻素疎咸藉其高義臨終託後於瞻。悉營護其家為起居宅同於骨肉焉少與陸機兄弟親善及機被誅瞻卹其家周至及嫁機女資送同於所生長子景早卒景子友嗣官至廷尉景弟鑒太子庶子大將軍從事中郎先瞻卒

王諒字幼成丹陽人也少有幹略為王敦所擢叅其府事稍遷武昌太守初新昌太守梁碩專威交趾迎立陶咸為刺史咸卒王敦以王機為刺史碩發兵距機自領交趾太守乃迎前刺史脩則子湛行州事永興三年敦以諒為交州刺史諒將之任敦謂曰脩湛梁碩皆國賊也卿至便收斬之諒既到境湛退還九真廣州刺史陶侃遣人誘湛來詣諒所諒勅從人不得入閤既前執之碩時在坐曰湛故州將之子有罪可遣不足殺也諒曰是君義故無豫我事即斬之碩

怒而出諒陰謀誅碩使客刺之弗克遂率衆圍諒於龍編陶侃遣軍救之未至而諒敗碩逼諒奪其節諒固執不與遂斷諒右臂諒正色曰死且不畏臂斷何有十餘日憤恚而卒碩據交州凶暴酷虐一境患之竟為侃軍所滅傳首京都

陶璜字世英丹楊秣陵人也父基吳交州刺史璜仕吳歷顯位孫皓時交阯太守孫贇貪暴為百姓所患會察戰鄧荀至擅調孔雀三千頭遣送秣陵既苦遠役咸思為亂郡吏呂興殺贇及荀以郡內附武帝拜

興安南將軍交阯太守尋為其功曹李統所殺帝更以建寧爨谷為交阯太守谷又死更遣巴西馬融代之融病卒南中監軍霍弋又遣犍為楊稷代融與將軍毛炆九真太守董元牙門孟幹孟通李松王業爨能等自蜀出交阯破吳軍于古城斬大都督脩則交州刺史劉俊吳遣虞汜為監軍薛珣為威南將軍大都督璜為蒼梧太守拒稷戰于分水璜敗退保合浦亡其二將珣怒謂璜曰若自表討賊而喪二帥其責安在璜曰下官不得行惠諸軍不相順故致敗耳珣

怒欲引軍還璜夜以數百兵籠衣董元獲其寶物船載而歸珣乃謝之以璜領交州為前部督璜從海道出其不意徑至交趾元拒之諸將戰璜疑斷牆內有伏兵列長戟於其後兵纔接元偽退璜追之伏兵果出長戟逆之大破元等以前所得寶船上錦物數千匹遺扶嚴賊帥梁竒竒將萬餘人助璜元有勇將解系同在城內璜誘其弟象使為書與系又使象乘璜輶車鼓吹導從而行元等曰象尚若此系必有去志乃就殺之珣璜遂陷交趾吳因用璜為交州刺史璜

有謀策周窮好施能得人心滕脩數討南賊不能制璜曰南岸仰吾鹽鐵斷勿與市皆壞為田器如此二年可一戰而滅也脩從之果破賊初霍弋之遣稷吳等與之誓曰若賊圍城未百日而降者家屬誅若過百日救兵不至吾受其罪稷等守未百日糧盡乞降璜不許給其糧使守諸將並諫璜曰霍弋已死不能救稷等必矣可須其日滿然後受降使彼得無罪我受有義內訓百姓外懷鄰國不亦可乎稷等期訖糧盡救兵不至乃納之皓以璜為使持節都督交州諸

軍事前將軍交州牧武平九德新昌土地阻險夷獠
勁悍歷世不賓璜征討開置三郡及九真屬國三十
餘縣徵璜為武昌都督以合浦太守脩克代之交土
人請留璜以千數於是遣還皓既降晉手書遣璜息
融勅璜歸順璜流涕數日遣使送印綬詣洛陽帝詔
復其本職封宛陵侯改為冠軍將軍在南三十年威
恩著于殊俗及卒舉州號哭如喪慈親子威領交州
刺史在職甚得百姓心三年卒威弟淑子綏後並為
交州自基至綏四世為交州者五人璜弟濬吳鎮南

大將軍荊州牧濬弟抗太子中庶子濬子湮字恭之
湮弟猷字恭豫並有名湮至臨海太守黃門侍郎猷
宣城内史王導守右軍長史湮子馥于湖令為韓晃所
殺追贈廬江太守抗子回自有傳○陶回丹楊人也
王敦命為參軍轉州別駕敦死司徒王導引為從事
中郎遷司馬蘇峻之役回與孔坦言於導請早出兵
守江口峻將至回復謂庾亮曰峻知石頭有重戍不
敢直下必向小舟揚南道步來宜伏兵要之可一戰
而擒亮不從峻果由小舟揚經秣陵迷失道逢郡人

執以為鄉導時峻夜行甚無部分亮聞之深悔不從
回等之言尋王師敗績回還本縣收合義軍得千餘
人並為步軍與陶侃溫嶠等并力攻峻又別破韓晃
以功封康樂伯時大賊新平綱維弛廢司徒王導以
回有器幹擢補北軍中候俄轉中護軍久之遷征虜
將軍吳興太守時人饑穀貴三吳尤甚詔欲聽相鬻
賣以拯一時之急回上疏曰當今天下不普荒儉唯
獨東土穀價偏貴便相鬻賣聲必遠流北賊聞此將
窺疆場如愚臣意不如開倉廩以振之乃不待報輒

便開倉及割府郡軍資數萬斛米以救乏絕由是一
境獲全既而下詔并勅會稽吳郡依回振恤二郡賴
之在郡四年徵拜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征虜將軍
如故回性雅正不憚疆禦丹陽尹桓景佞事王導甚
為導所昵回常慷慨謂景非正人不宜親狎會熒惑
守而斗經旬導語回曰南斗揚州分而熒惑守之吾
當遜位以厭此適回荅曰公以明德作相輔弼聖主
當親忠貞遠邪佞而與桓景造膝熒惑何由退舍導
深愧之咸和二年以疾辭職帝不許徙護軍將軍常

侍領軍如故未拜卒年五十一謚曰威四子汪嗣爵
位至輔國將軍宣城內史陋冠軍將軍隱少府無忌
光祿勳兄弟咸有幹用

張闓字敬緒丹陽人吳輔吳將軍昭之曾孫也少孤
有志操太常薛兼進之於元帝言闓才幹貞固當今
之良器即引為安東參軍甚加禮遇轉丞相從事中
郎以母憂去職既葬帝強起之闓固辭疾篤優命敦
逼遂起視事及帝為晉王拜給事黃門侍郎領本郡
大中正以佐翼勳賜爵丹楊縣候遷侍中帝踐阼出

補晉陵內史在郡甚有威惠所部四縣並以旱失田
闓乃立曲阿新豐塘溉田八百餘頃每歲豐稔葛洪
為其頌計用二十一萬一千四百二十工以擅興造
免官後公卿並為之言曰張闓興陂溉田可謂益國
而反被黜使臣下難復為善帝感悟乃下詔曰丹陽
侯闓昔以勞役部人免官雖從吏議猶未掩其忠節
之志也倉廩國之大本宜得其才今以闓為大司農
闓陳黜免始尔不宜便居九列疏奏不許然後就職
帝晏駕以闓為大匠卿營建平陵事畢遷尚書蘇峻

之役閻與王導俱入宮侍衛峻使閻持節權督東軍
王道潛與閻謀密宣太后詔於三吳令速起義軍陶
侃等至假閻節行征虜將軍與振威將軍陶回共督
丹陽義軍閻到晉陵使內史劉耽盡以一部穀并遣
吳郡度支運四部穀以給車騎將軍郝隆又與吳郡
內史蔡謨前吳興內史虞潭會稽內史王舒等招集
義兵以討峻峻平以尚書加散騎常侍賜爵宜陽伯
遷廷尉以疾解職拜金紫光祿大夫尋卒時年六十
四子混嗣閻牋表文議傳於世

樂道融丹陽人也少有大志好孝不倦與朋友信每
約已而務周急有國士之風為王敦叅軍敦將圖逆
謀害朝賢以告甘卓卓以為不可遲留不赴敦遣道
融召之道融雖為敦佐忿其逆節因說卓曰主上躬
統萬机非專任劉隗今慮七國之禍故割湘州以削
諸侯而王氏擅權日久卒見分政便謂被奪耳王敦
背恩肆逆舉兵伐主國家待君至厚今若同之豈不
負義生為逆臣死為愚鬼求成宗黨之恥邪君當偽
許應命而馳襲武昌敦衆聞之必不戰自散大勳可

就矣卓大然之乃与巴東監軍柳純等露檄陳敦過
逆率所統致討又遣齋表詣臺卓性不果決且年老
多疑遂待諸方同進出軍稽遲至豬口敦聞卓已下
兵卓兄子邛時為敦叅軍使邛求和於卓令其旋軍
卓信之將旋主簿鄧騫与道融勸卓曰將軍起義兵
而中廢為敗軍之將竊為將軍不取今將軍之下士
卒各求其利一旦而還恐不可得也卓不從道融晝
夜涕泣諫卓憂憤而死

葛洪字稚川丹楊句容人也祖系吳大鴻臚父悌吳

平。後入晉為邵陵太守洪少好孝家貧躬自伐薪以
資紙墨夜輒寫書誦習遂以儒孝知名為人木訥不
好榮利閉門却掃未嘗交游於餘杭山見何幼道郭
文舉目擊而已各無所言時或尋書問義不遠數千
里崎嶇冒涉期於必得遂究覽典籍尤好神仙導養
之法從祖玄吳時學道得仙號曰葛仙公以其鍊丹
祕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孝悉得其法焉後師事南
海太守上黨鮑玄亦內孝逆占將來見洪深重之
以女妻洪傳玄業兼綜練醫術凡所著撰皆精覈

是非而才章富瞻太安中石冰作亂吳興太守顧祕
為義軍都督與周玘等起兵討之祕檄洪為將兵都
尉攻冰別率破之遷伏波將軍冰平洪不論功賞徑
至洛陽欲搜求異書以廣其學洪見天下已亂欲避
地南土乃叅廣州刺史嵇含軍事及含遇害遂停南
土多年征鎮檄命一無所就後還鄉里禮辟皆不赴
元帝為丞相辟為掾以平賊功賜爵關內侯咸和初
司徒導召補州主簿轉司徒掾遷諮議叅軍于寶深
相親友薦洪才堪國史選為散騎常侍領大著作洪

固辭不就以年老欲鍊丹以祈遐壽聞交趾出丹求
為句漏令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為榮以有丹
耳帝從之洪遂將子姪俱行至廣州刺史鄧嶽留不
聽去洪乃止羅浮山鍊丹嶽表補東官太守又辭不
就嶽乃以洪兄子望為記室叅軍在山積年優游閑
養著述不輟著書凡內外一百一十六篇自號抱朴
子因以名書其餘所著碑誄詩賦百卷移檄章表三
十卷神仙良吏隱逸集異等傳各十卷又抄五經史
漢百家之言方伎雜事三百一十卷金匱藥方一百

卷肘後要急方四卷洪博聞深洽江左絕倫著述篇章富于班馬又精辯玄蹟析理入微後忽與嶽䟽云當遠行尋師尅期便發嶽得䟽狼狽往別而洪坐至日中兀然若睡而卒嶽至遂不及見時年八十一視其顏色如主^生骸亦柔軟舉尸入棺甚輕如空衣世以為尸解得仙云

許邁字叔玄一名映丹楊句容人也家世士族而邁少悟靜不慕仕進未弱冠嘗造郭璞璞為之筮遇泰其上六爻發璞謂曰君元吉自天宜孝道時南海太

守鮑靚隱跡潛遁人莫之知邁乃往候之探其至要父母尚存未忍違親謂餘杭懸雷山近延陵之茅山是洞庭西門潛通五嶽陳安世茅季偉常所游處于是立精舍子懸雷而往來茅嶺之洞室放絕世務以尋仙館朔望時節還家定省而已父母既終乃遣婦孫氏還家遂携其同志徧游名山永和二年移入臨安西山登巖茹芝渺爾自得終焉之志乃改名玄字遠游與婦書告別又著詩十二首論神仙事王羲之造之未嘗不弥日忘歸相與為世外之交自後莫

測所終

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也祖隆王府參軍父貞
孝昌令弘景以宋孝建三年丙申歲夏至日生幼有
異搯年四五歲常以荻為筆畫灰中字書至十歲得
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
雲覩白日不覺為遠矣父為妾所害弘景終身不娶
及長身長七尺七寸神儀明秀讀書萬餘卷一事不
知以為深恥善琴碁工草隸未弱冠齊高帝作相引
為諸王侍讀除奉朝請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唯

以披閱為務朝儀故事多所取焉家貧求宰縣不遂
永明十年脫朝服挂神武門上表辭祿詔許之賜以
束帛敕所在月給茯苓五斤白蜜二斤以供服餌及
發公卿祖之征虜亭供帳甚盛車馬填咽咸云宋齊
以來未有斯事于是止于句容之句曲山立館自號
華陽陶隱居性愛山水每經澗谷必坐卧其間吟詠
盤桓不能已沈約為東陽郡守高其志節累書要之
不至弘景為人負通謙謹出處冥會心如明鏡遇物
便了言無煩舛有亦隨覺永元初更築三層樓弘景

處其上弟子居其中賓客至其下与物遂絕唯一家
僮得至其所本便馬善射晚皆不為唯聽吹笙而已
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為樂有時獨
游泉石望見者以為仙人性好著述尚竒異顧惜光
景老而彌篤尤明陰陽五行風角星筭山川地理方
圓產物鑿術本草帝代年歷以筭推知嘗造渾天象
高三尺許地居中央天轉而地不動以機動之悉与
天相會云脩道所須非止史官用是齊末議禪代弘
景引圖讖數處皆成梁字梁武帝既早与之游及即

位後恩禮愈篤書問不絕冠蓋相望帝每得其書燒
香虔受帝使造年歷至己巳歲而加朱點寔太清三
年也帝手敕招之錫鹿皮巾後屢加禮聘並不出國
家每有吉凶征討大事無不前以諮詢月中常有數
信時人謂為山中宰相二宮及公王貴要參候相繼
贈遺未嘗脫時多不納受天監四年移居積金東澗
自隱處四十許年逾八十而有壯容仙書云眼方者
壽千歲弘景末年一眼有時而方簡文欽其風素召
至後堂以葛巾進見与談論數日而去甚敬異之無

疾自知應逝逆剋亡日為告逝詩大同二年卒時年八十五顏色不變屈伸如常香氣累日氤氳滿山詔贈太中大夫謚曰貞白先生不娶無子從兄以子松喬嗣所著孝苑百卷孝經論語集注帝代年曆本草集注効驗方肘後百一方古今州郡記圖像集要及玉匱記七曜新舊術疏占候弘景妙解術數逆知梁祚覆沒預制詩云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詩祕在篋裏化後門人方稍出之大同末士人競談玄理不習武事後侯景篡果在昭

陽殿

劉係宗丹楊人也少便書畫為宋竟陵王誕子景粹侍書誕舉兵廣陵城內皆死敕沈慶之赦係宗以為東宮侍書泰始中為主書以寒官累至勳品元徽初為奉朝請兼中書通事舍人負外郎封始興南亭侯帶秣陵令齊高帝廢蒼梧明旦呼正真舍人虞整醉不能起係宗歡喜奉敕高帝曰今天地重開是卿盡力之日使寫諸處分敕令及四方書疏使主書十人書吏二十人配之事皆稱旨高帝即位除龍驤將軍

建康令永明初為右軍將軍淮陵太守兼中書通事
舍人母喪自解起復本職四年白賊唐寓之起宿衛
兵東討遣係宗隨軍慰勞遍至遭賊郡縣百姓被驅
逼者悉無所問還復人伍係宗還上曰此段有征無
戰以時平蕩百姓安恬甚快也賜係宗錢帛上欲脩
白下城難于動役係宗啓適役在東人丁隨寓之為
逆者上從之後車駕出講武上復行白下城曰劉係
宗為國家得此一城永明中魏使書常令係宗題答
祕書局皆隸之再為少府欝林即位除寧朔將軍宣

城太守係宗久在朝省閑于職事武帝常云孝士輩
不堪經國唯大讀書且經國一劉係宗足矣沈約王
融數百人于事何用其重吏事如此建武二年卒官
梁紀少瑜字幼錫丹楊秣陵人也本姓吳養于紀氏
因而命族早孤幼有志節常慕王安期之為人年十
三能屬文初為京華樂王僧孺見而賞之曰此子才
藻新拔方有高名少瑜常夢陸倕以一東青鏤官筆
授之云我以此筆猶可用卿自擇其善者其文因此
道遜年十九始遊太子備探六經博士東海鮑敬雅

相欽悅時皦有疾請少瑜代講少瑜既妙玄言善談吐辯捷如流為晉安國中尉即梁簡文也深被恩遇後侍宣城王讀當陽公為郢州以為功曹參軍轉輕車限內記室坐事免大同七年始引為東宮李士邵陵王在郢啓求李士武帝以少瑜充行少瑜善容貌工彙草吏部尚書到漑嘗曰此人有大才而無貴仕將拔之會漑去職後除武陵王記室參軍卒

陶子鏘字海育丹陽秣陵人也父延尚書比部郎兄尚采末為倖臣所怨被繫子鏘公私緣訴流血稽顙

行路嗟傷逢謝超宗下車相訪回入縣詣建康令勞彦遠曰豈忍見人昆季如此而不留心勞感之兄得釋母終居喪盡禮与范雲隣雲每聞其哭声必動容改色欲相申薦會雲卒初子鏘母嗜葷母沒後常以供奠梁武義師初至此年冬營葷不得子鏘痛恨慟哭而絕久之乃蘇遂長斷葷味

陶季直秣陵人好李澹于榮利為建安太守政尚清淨百姓便之還遷黃門侍郎辭疾还鄉里就家拜太中大夫梁祖曰梁有天下惜乎不見此人

丁咸序 秣陵人耽儒孝進修士業授衡陽判官太守
賢之

淳于量 字思明建康人父文成仕梁為梁州刺史侯
景之亂量與王僧辯平之

張松 建康人兄悌坐罪當死松及弟景各欲代其死
縣以讞上武帝以為孝義特降其死

盧郢 金陵人好李有俊才以狀元登第遷至南金守
頗著治績

史務滋 溧陽人先為溧陽侯累吏勞遷司賓卿天授

元年九月進拜納言武后革命詔務滋等十人分行
天下雅州刺史劉行寔兄弟為侍御史來子詢誣其
反詔務滋與來俊臣雜治俊臣言務滋與囚善掩其
反狀后命俊臣并治遂自殺

沈恪 丹揚人也永定初為宣猛將軍陳霸先謀篡使
中書舍人劉師知引恪勒兵入宮衛送梁主如別宮
恪排闥見霸先扣頭謝曰恪身經事蕭氏今日不忍
見此分受死耳決不奉命霸先嘉其意不復逼更以
盪主王僧志代之

許淹 句容人多識廣聞精詁訓與魏模公孫羅名家

劉鄴 字漢藩句容人父三復以善文章知名少孤母

病廢三復丐粟以養李德裕為浙西觀察使奇其文
表為掌書記德裕三領浙西及劔南未嘗不從會昌
時位宰相擢三復刑部侍郎洪文館李士鄴六七歲
能屬辭德裕憐之使與子共師李德裕既斥鄴無所
依去客江湖間陝號高元裕表為推官高少逸又辟
鎮國幕府咸通初擢左拾遺召為翰林李士_學賜進士
弟歷中書舍人遷承旨鄴傷德裕以朋黨抱誣死海

上令孤絢久當國更數赦不為還官爵至懿宗立絢
去位鄴乃神其寃復官爵世高其義後與崔沆皆相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許叔牙 字延基句容人正規時遷晉王府參軍事弘

文館直學士于詩禮尤邃獻詩纂義十篇太子寫附
經御史大夫高智周見之曰欲明詩者宜先讀此

張常洳 句容人建中四年父歿廬墓三年墓側產瑞

芝十二莖太守樊泌表奏旌表大和六年姪孫公珽
亦以孝聞

徐鉉字鼎臣廣陵人也十歲能屬文與韓熙載齊名
江南謂之韓徐仕南唐為翰林李士御史大夫吏部
尚書今攝山栖霞寺西來賢亭即其居也 王師圍
金陵煜遣鉉朝京師求援兵緩
太祖以禮遣之後隨煜至京師
太祖責之鉉對曰臣仕江南國亡不能死臣之罪也
太祖歎曰忠臣也以為太子率更令太平興國初直
學士院從征太原加給事中出為左散騎常侍坐事貶
黜卒年七十六李穆嘗使江南見鉉及其弟鍔文章歎

曰二陸不能及也鍔仕江南為內史舍人而卒鉉好
李斯小篆尤得其妙隸書亦工尺牘為士大夫所得
皆珍藏之有集三十卷又有質疑論稽神錄行于世
皇朝李華字君儀溧陽人父沒居喪毀瘠盡哀母老
得疾廢于牀垂泣憂懼置家事不問專意奉養抱持
卧起進粥藥以至盥悅纖悉必躬必親不出戶庭衣
未嘗解帶者十餘年尤篤于友愛同氣五人從容季
孟間相親以睦內外無間言有田十餘頃歲水旱誓
不一言減縣官租穀翔貴亟發廩平價食其一方虛

甌待炊者日以千計大觀政和間蝗數害稼群飛下
其田輒去不食旁畝愧駭且以相告華曰偶然爾勿
復言年八十六卒子朝正字治表性剛直不苟于勢
利游太孛登第歷勅令所刪定官知溧水縣民詣府
舉留知府葉參政夢得薦于朝被召賜對轉一官賜
銀緋從民所欲命還溧水陞辭乞易所得章服封母
從之秩滿除太府寺簿母憂服闋再除勅令所刪定
官俄除戶部郎改右司遂權戶部侍郎奉祠知平江
府紹興二十五年卒年六十官至朝奉大夫

潘祺字長吉溧陽人好孛問尚氣節游太孛知名與
陳諫議東為心友陳欲獻書闕下過祺謀可否祺曰
祺親老不能與子俱子不可不勉陳意遂決祺性至
孝父疾革露章請于帝願減己筭益父壽父疾果瘳
僉以為孝誠所感登弟調宣州司戶卒年三十八里
人痛惜之

錢戩溧陽人居父憂有少年數人來曰而父在京師
逋我金數百萬戩欲償之兄弟有難色且令舉其要
戩獨曰大人与交信厚彼必不我欺且被謂吾父

貸宿鏹吾拒以無左驗辭雖直顧非孝子待親之道
卒与之家為瘠不悔元夕家人出覘燈鄰不肖子聞
其間潛入家廟中伺夜將為盜覘識之亟遣守舍僕
呼之前攜諭曰爾良家何為乃至是取一白金合子
与之使速去終不語人其子時敏始生有烏鵲銜青
銅五銖錢一置庭中香案上識者知其陰德之證以
時敏思贈奉直大夫時敏字端脩早穎悟讀書一覽
即成誦屬之敏速氣岸軒豁勇于為義年十八縣以
明經上于郡庠貢辟雍擢上舍弟繇大理寺丞遷祕

書丞除駕部郎充奉迎兩宮扈從禮儀使司屬官改
兵部郎檢察郊祀大禮儀使遷古司郎兼權右史充
禮部貢院叅詳官又兼外制拜權工部侍郎俄權兵
部侍郎除敷文閣待制奉祠告老紹興二十三年卒
年六十八特贈正議大夫。

錢周材字元英溧陽人質重氣和退然似不能言望
而接之知其為篤厚君子七歲能屬文鄉賦第一登
第繇大理司直擢普安郡王府教授歷遷校書郎著
作郎兼教授如故除起居舍人遷刑部侍郎使虜還

拜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兼寔錄院修撰兼待講知常
州奉祠 孝宗登極以舊學召對便殿留奉內祠

兼侍講復為中書舍人遷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母憂
服闋屢詔不赴以龍圖閣直學士奉祠告老乾道三
年卒年七十二官至朝議大夫

閻彥昭字德甫世家建康之江寧徙居溧陽性敏悟
遇事繁劇剴決愈精明輕財尚氣義自浙西帥司機
宜監六部門遷太府寺丞除倉部郎奉使淮東參議
浙東江西帥幕除兩浙運判奉祠乾道九年卒年七

十九官至右奉直大夫子晃昴晟晃子一德歷江陰
建昌二軍及泰真三州太守累官至宗正寺簿。

刁衍昇州人初仕南唐直清輝閣院中外章疏甚被
親昵江南既平李昉蒙在翰林勉衍出仕因獻聖
德頌于朝乃復故官出宰相廬凡七年不迂恬澹
夷雅多推尊之太平興國七年上疏言淫刑酷法非
律之所載者望詔天下悉禁止之 上覽疏甚悅

秦傳序江寧人也淳化五年賊攻陷嘉戎瀘渝涪忠
萬開八州時傳序為開州監軍力戰而死 上降詔

嘉獎其子奭泝峽求其父尸至夔州船覆而死人謂
父死于忠子死於孝奏至 上嗟惻久之 錄傳序次
子煦為殿直賜錢十萬

邵必丹陽人博學有雅望慶曆六年差為編修唐書
官必言史出眾手非是卒辭之

陳克字子高金陵人不事科舉博學專以資為詩呂
祉師建康辟置為屬

潘溫之字溫甫溧陽人好學王荆公稱為江東書櫃
子登弟終絳縣令

宋存字

補

金陵人也嘗讀吳大帝而下六朝書具

詳歷代興亡成敗之迹南唐時作覽右古詩二百章章

四句沿初洎末爛然甚布閱詩者嘉其用心之勤云

朱舜庸字

補

建康人也好古博雅鄉黨推敬太守

聘為府學正皆尊禮之嘗編金陵事積二十年自里

巷口傳至僊佛之書無不研綜畚容大秩餘數萬言

慶元中節度使吳公琚來任留守得其編而契于心

乃為之訂證銓次刻梓以傳目曰續建康志

隱德傳

嚴光字子陵一名遵會稽餘姚人也少有高名与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光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嘗結

廬溧水上

十道四蕃志太平寰宇志皆云溧水縣東南十五里有東廬山有水源三嚴子陵嘗

結廬于此

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

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舍于北軍給牀褥太官朝夕進膳司徒霸与光素舊遣使奉書使人因謂光曰公聞先生至區區欲即詣造迫于典司是以不獲願因日暮

自屈語言光不荅乃投札与之口授曰君房足下位
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霸
得書封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態也車駕即日幸其館
光卧不起帝即其卧所撫光腹曰咄、子陵不可相
助為理邪光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
著德巢父洗耳士固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
竟不能下汝邪于是升輿歎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
舊故相對累日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
奏客星犯御坐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卧耳

除為諫議大夫不屈乃耕于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
為嚴陵瀨建武十七年復特徵不至年八十終于家

帝傷惜之詔下郡縣賜錢百萬穀千斛

溧水乃初隱處
富春乃歸隱處

晉陶潛字元亮大司馬侃之曾孫也潛少懷高尚博

學善屬文穎脫不羈任真自得為鄉鄰之所貴嘗著

五柳先生傳以自况以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後為

鎮軍建威參軍事時劉裕為鎮軍將軍潛其屬也揣

知裕意即有遯世之志嘗賦詩曰望雲慙高鳥臨水

愧遊魚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謂親朋曰聊欲絃

歌以為三逕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為彭澤令公
田悉令種秫曰令吾常醉足矣素簡貴不私事上官
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東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為
五斗米折腰事鄉里小人邪乃賦歸去來辭解
印去縣徵著作即不就潛自以曾祖晉世宰輔不復
屈身後代自劉裕稱宋不肯復仕凡著文章所題年
月義熙以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書甲子
而已宋元嘉中卒年六十三

魯勝字叔時代郡人也少有才操為佐著作即元康
初遷建康令到官著正天論嘗歲日望氣知將來多
故便稱疾去官中書令張華遣子勸其更仕再徵博
士舉中書郎皆不就

儒雅傳

劉瓛字子珪沛郡相人晉丹陽尹恢六世孫也篤志
好學博通訓義年五歲聞舅孔熙先讀管寧傳欣然
欲讀舅更為說之精意聽受曰此可及也宋大明四
年舉秀才除奉朝請不就兄弟三人共處蓬室一間
為風所倒無以葺之怡然自樂習業不廢聚徒教授
常有數十丹陽尹袁粲于後堂夜集聞而請之指聽
事前古柳樹謂瓛曰人謂此是劉尹時樹每想高風
今復見卿清德可謂不棄矣薦為祕書郎不見用後

拜安成王撫軍行參軍坐事免璪素無宦情自此不
復仕袁粲誅璪微服往哭并致賻助齊高帝踐祚召
璪入華林園談語問以政道荅曰政在孝經宋氏所
以亡陛下所以得之是也帝咨嗟曰儒者之言可寶
萬世又謂璪曰吾應天革命物議以為何如璪曰陛
下戒前軌之失加之以寬厚雖危可安若循其覆轍
雖安必危及出帝謂司徒褚彥回曰方直乃耳李士
故自過人救璪使數入而璪自非詔見未嘗到宮門
上欲用璪為中書郎使吏部尚書何戢喻旨璪笑曰

平生無榮進意後以母老闕養拜彭城郡丞會稽郡
丞李徒從之者轉衆除步兵校尉不拜璪姿狀纖小
儒業冠于當時都下士子貴游莫不下席受業當世
推其大儒以比古之曹鄭性謙率不以高名自居之
詣于人唯一門生持胡牀隨後主人未通便坐門待
荅住在擅橋瓦屋數間上皆穿漏李徒敬慕不敢指
斥呼為青溪烏竟陵王子良親往脩謁十年表武帝
為璪立館以揚烈橋故主第給之生徒皆賀璪曰室
美豈為人哉此華宇豈吾宅邪幸可詔作講堂猶忽

見害也未及徙居遇疾卒門人受李者弟子服臨送
璫有至性祖母病疽經年手持膏藥清指為爛母孔
氏甚嚴明謂親戚曰阿称便是今世曾子稱璫小名
也年四十餘未有婚對建元中高帝與司徒褚彥回
為璫娶王氏女王氏穿壁挂履土落孔氏牀上孔氏
不悅璫即出其妻及居母憂住墓下不出廬足為之
屈杖不能起此山常有鴟鵂鳥璫在山三年不敢來
服釋還家此鳥乃至梁武帝少時嘗經伏膺及天監
元年下詔為璫立碑謚貞簡先生所著文集行于世

雷次宗字仲倫豫章南昌人也篤志好李尤明三禮
毛詩隱退不受徵辟宋元嘉十五年徵至都開館于
鷄籠山聚徒教授置生百餘人會稽朱膺之潁川庾
蔚之竝以儒李總監諸生時國子李未立上留意藝
文使丹陽尹何尚之立玄李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
史李司徒參軍謝玄立文李凡四李竝建車駕數至
次宗館資給甚厚久之還廬山公卿以下竝設祖道
後又徵詣都為築室于鍾山西巖下謂之招隱館使
為皇太子諸王講經次宗不入公門乃使自華林東

門入延賢堂就業二十五年卒于鍾山子肅之頗傳其業

伏曼容字公儀平昌安丘人晉著作郎滔之曾孫也父甯之宋司空主簿曼容早孤與母兄客居南海少篤孝聚徒教授以自業為驃騎行參軍宋明帝好周易嘗集朝臣于清暑殿講詔曼容執經曼容素美風采明帝嘗以方嵇叔夜使吳人陸探微畫叔夜像以賜之為尚書外兵郎嘗與袁粲罷朝相會言玄理時論以為一臺二絕昇明末為輔國長史南海太守作

貪泉銘齊建元中為太子率更令侍講衛將軍王儉深相愛好建武中拜中散大夫時明帝不重儒術曼容宅在瓦官寺東施高坐子聽事有賓客輒升高坐為講說生徒嘗數十百人梁臺建召拜司徒司馬出為臨海太守天監元年卒官年八十二曼容善音律射馭風角醫筭莫不閑了為周易毛詩喪服集解老莊論語義

王端朝字季羔本澶淵人過江愛溧陽風土因家焉少以該洽聞年十八舉建康第一後薦太子又為弟

一登弟中博李宏詞科歷太李錄祕書省正字江東
帥司機宜除宗正丞提舉兩浙市舶知永州乾道二
年卒年四十四官至承議郎

劉岑字李高本吳興人後遷居溧陽天姿英偉李問
該貫忠誠許國寬弘愛士有古君子之風文章雄瞻
字畫道勁登弟累擢至著作郎再使虜通判興國軍
除湖北運判辟川陝隨軍轉運使除金部郎累遷權
戶侍後出知太平州池州移鎮江府除刑部侍郎遷
戶部侍郎知信州責單州團練副使全州安置在全

五年移建昌軍居住又歷九年紹興乙亥冬自便復
官奉祠起知泰州移揚州温州除戶部侍郎

車駕親征除御營隨軍都轉運使奉祠告老除徽猷
閣直學士乾道三年卒年八十一官至左朝散大夫
先世葬烏程之杼山故號杼山居士熙寧中曾祖述
字孝叔為御史知雜以忤荆公出知江州司馬溫公
折簡與孝叔有道勝名立之語杼山既居溧陽乃以
道勝名其堂

四上華次

崔敦禮與弟敦詩本通州靜海人同登紹興庚辰弟

愛溧陽山水買田卜居傍舍鑿金池、上有讀書之堂
扁曰雙桂子湖張孝祥筆也敦禮字仲由歷江寧尉
平江府教授江東撫幹諸王宮大小李教授淳熙八
年卒官至宣教郎敦詩字大雅性端厚議論疏通知
大體博覽彊記為文敏贍以詞李自結 主知繇秘
書省正字除翰林權直兼崇政殿說書兼權給事中
家難服闋除樞密院編修官李士院權直遷著作郎
兼權吏部郎官又兼崇政殿說書進國子司業改權
直李士院拜中書舍人加侍講直李士院淳熙九年

卒年四十四特贈中大夫

李處全字粹伯徐州豐縣人邯鄲公淋之曾孫後遷
居溧陽天資超軼貫穿古今忠誠許國寬大好賢慕
劉杼山之為人文章闕肆詩體兼衆長字畫適麗登
弟繇宗正寺簿遷太常丞知沅州提舉湖北茶監除
秘書丞兼禮部郎官遷殿中侍御史遂除侍御史母
憂去朝奉祠後知袁州處州移贛州未赴改舒州淳
熙十六年卒于任年五十九官至朝議大夫姪柄字
子權知無為軍舒州淳熙四年卒年四十二官至宣

教郎

潘彙征字泰初寓居溧陽記問該洽議論醇正宗瀛
洛先儒之季四薦三魁登嘉定申成弟廷對剡功漫
塘劉公宰嘉其志不苟求季行才猷兼備深器重之
時杜丞相範為湖州錄參彙征為儀真郡文季漫塘
遂併薦于朝歷番陽推官安慶教班改宰崑山邑
號難治人咸服其廉平再調繁昌年六十有九自號
鶴山猶叟亦近世人物之賢者也

錄彙乃
楊儀二
字志中
海陵人

字脩之建平人也慶曆中為尚書虞部員外郎

分司南京止輕車都尉往復道出江上賦百篇二韻
命曰金陵覽古百題詩各註其事于題之下与南唐
朱存詩並傳于時

陳已字九成豫章武寧人也自幼能屬文通周禮及
書春秋亦工于詞賦壯遊金陵從季者衆因家于鎮
淮橋西之竹街受其業者与計偕登上第皆有聞于
時晚年獻科舉業潛心義理之季吟詩著書以自適
淳祐中帥閩嘗薦于朝称其問季搢守窮堅老壯將
表章之遽以疾終有周礼詳說四書講義南窓漫錄

傳于世

紀少諭

許叔牙

朱存

朱舜庸

並互見老舊傳

貞女傳

貞義女史氏溧陽人吳王僚五年伍子胥去楚奔吳
中道而疾乞食溧陽值女子輟手繇于瀨水管中有飯
子胥跪而乞餐女子飯之子胥餐已欲去謂女子曰
掩子壺漿無令其露女子歎曰嗟乎妾獨与母居三
十年自守貞明不願從適何宜饋飯而与丈夫越虧
礼義妾不忍也子行矣子胥行反顧女子已自沉于
瀨水其後闔閭十年子胥破楚入郢還過溧陽瀨水
之上長歎息曰吾嘗飢乞食于女子女子飯我遂自

所天下報母恩春風三十花落無言乃如之人擊手漂
清源碧流素手縈彼潺湲求思不可秉節而存在
東奔乞食于此女分壺漿滅口而死聲動列國義形
壯士入郢鞭尸還吳雪恥投金瀨池報德稱美明
千秋如月在水

景定建康志卷之五十

承直即宜差充江南東路安撫使司幹辦公事周應合修纂

拾遺

戰國策范環對楚懷王曰且王嘗用召滑于越昧之

難越亂故楚南察瀨湖而野江東鮑氏註云察猶

治也楚有而治之以江之東為野此言楚亂有唐

昧之難而能得越地以召滑亂之也然鮑註瀨湖

乃以為南陽之屬殆非也南陽未嘗屬越又与江

東全不相近正謂漂陽之瀨水明矣

史記伍子胥去楚入宋奔鄭適晉還鄭奔吳橐載而出昭關未至吳而疾止中道乞食張勃曰子胥乞食處在丹陽溧陽縣案昭關在今和州含山縣北十八里正當孔道自昭關趨溧陽甚近也

漢溧陽長潘乾元貞校官碑靈帝光和四年所立時歲在辛酉杜少陵所謂骨立通神者蓋此類也石淪于固城湖中紹興十三年癸酉溧水尉喻仲遠得之輦置聽事之側蓋相距九百六十二年矣時時見光采弓兵宿直或以褻衣頓于趺上必夢大

龜遂而齧之乾道戊子有官告院吏出職為尉願碑字多闕蝕以為無用且厭人之來呼隸史曹彥與謀將沉之宅後廢沼內一寓客素好石為尉所敬聞其說往詰之尉慙謝而止邑宰陳容之為徙諸縣圃作屋覆焉至辛卯歲金陵守作文一篇欲識石陰遣匠來甫鐫兩字遭碎屑激入目旋易宅匠皆然竟不能施工夷堅志

校官碑長樂陳長方記曰兩漢石刻多在關中東南所存無幾吾友喻居中尉溧水得後漢光和中溧

陽長潘君碑于固城湖之傍漂水故漂陽也風雨
摧剥幾不可讀居中譯以今字四百餘其不可讀
者尚數十因舉而置之官舍庶幾傳遠老杜八分
歌稱若^若縣光和尚骨立蓋苦老子廟碑是光和中
八分書老杜稱以為最古以是校之未知先後

晉簡文帝命曲安遠為句容令吏部尚書王彪之執
不從曰句容近畿三品佳邑豈可任卜術之人無

才用者耶

王彪之傳

賀循為太子舍人時廷尉張闓住小市將奪左右近

宅以廣其居乃私作都門早閉晏開人多患之訟
于州府皆不見省會循出連名諸循質之循曰見
張廷尉當為言及闓聞遽毀其門詣循致謝其為
世所欽服如此晉本傳

陸龜蒙云予為兒時在漂陽聞白頭書佐言孟東野
貞元中以前秀才家貧受漂陽尉漂陽昔為平陵
句縣南五里有投金瀨南八里許道有故平陵
城周干餘步基址坡陁裁高三四尺而草本勢甚
盛率多大櫟合數人抱叢篠蒙翳如塢如洞地窪

下積水沮洳深處可活魚鱉輩大抵幽邃岑寂氣
候古澹可喜除里民樵罩外無入者東野得之忘
歸或比同或間日乘驢後小吏暮投金瀨一往至
則蔭木櫟隱叢篠坐于積水之旁苦吟到日西而
還尔衮去曹務多弛廢令季孫^下急不佳東野
之為立白上府請以假尉代東野分其俸以給之
東野竟以窮去吾聞淫畋漁者謂之暴天物天物
不可暴又可挾摘刻削露其情狀乎使自萌如至
于槁死不能隱天能不致罰耶

洪內翰邁嘗言古今忠臣義士其名載于史冊者萬
世不朽然有不幸而泯沒無傳者南唐後主時有
淮人李雄當王師弔伐出守西偏不遇其敵雄以
國城重圍不忍端坐遂東下以救之陣于溧陽與
王師遇父子俱沒諸子不從行者亦死他所死者
凡八人李氏訖亡不霑褒贈其事僅見于吳唐拾
遺錄頃嘗有旨合九朝國史為一書它日史官
為列之于李煜傳庶足以慰斯人于泉下
南唐將亡數年前修昇元寺殿掘得古記視之詩也

其辭曰莫問江南事江南事可憑抱雞昇寶位趨
犬出金陵子建居南極安仁秉夜燈東隣嬌小女
騎虎踏河冰王師以甲戌渡江後主寔以丁酉年
生曹彬為大將列柵城南為子建也潘美為副將
城陷恐有伏兵命卒縱火即安仁也錢俶以戊寅
年入朝盡獻浙右之地

江南保大中浚秦淮得石志案其刻有大宋乾德四
年九六字他皆磨滅不可識令諸儒參驗乃輔公
祐友江東時年號後一太祖受命國號宋改元乾

德江左始衰弱豈非威靈將及而符讖先著也

南唐將亡前數年宮中人按薔薇水染生帛一夕忘
收為濃露所漬色倍鮮翠因令染坊染碧必經宿
露之號為天水碧宮中競服之識者以為天水趙
之望也開室中新修營得一石記凡數百字隸書
從頭云從他痛從他痛如此連寫至末云不為石
子盡更書千萬箇從他痛從他痛不知其識也未
幾王師渡江云

金陵才士鍾輻少年氣豪一老僧相之曰君及第則

家亡時樊若冰愛輻之才以女妻之及宴尔應詔
洛中果中甲科由是狂放携一女僕青箱過華州
蒲城其宰乃故人延留累日一夕盛暑追涼縣樓
痛飲而寢是夕夢樊氏出一詩示生怨責頗深詩
云楚水平如練雙雙白鷺飛金陵幾多地一去不
言歸生夢中愧謝戲答一篇曰還吳東下過蒲城
樓上清風酒半醒想得到家春已暮海棠千樹必
凋零既寤因趣裝歸至采石渡青箱心疼數刻暴
卒生忽忽藁葬于一新墳之傍泊至家門巷空間

妻妾止數月詢之親鄰樊亡之日乃夢于縣樓之
夕也青箱葬處乃樊之塋地也不植它樹惟海棠
數株葉莖号凋謝正符詩意鍾款曰浮屠老僧之說
信哉竟不仕隱于鍾山著書養氣年八十餘

陳喬仕江南為門下侍郎掌機密後主之稱疾不朝
喬預其謀及王師問罪誓以固守時張洎為喬之
副嘗言于後主苟社稷失守二臣死之城陷喬將
死後王執其手曰當与我同北歸喬曰臣死之即
陛下保無恙但歸咎于臣為陛下建不朝之謀斯

計之上也。制其手去入視事廳內語二僕曰共縊殺我二僕不忍解所服金帶与之遂自經後主求喬不得或謂張洎曰此詣北軍矣喬既死從吏撤扉而瘞之明年朝廷嘉其忠詔改葬後見其屍如生而不僵髭髮鬱然初求屍不得人或見一丈夫衣黃半臂舉手影自南廊而過掘得屍以右手加額上如所覩者

金陵人胡恢博物強記善篆隸臧否人物坐法失官十餘年潦倒貧困赴選集于京師是時韓魏公當

國恢獻小詩自達其一聯曰建業關山千里遠長安風雪一家寒魏公深怜之令篆太孛石經因此得復官任華州推官而卒

徐常侍鉉仕江南日嘗直澄心堂每幙被入直至飛虹橋馬輒不進裂鞍斷轡筆之流血制手韉却走鉉貽書于餘抗沙門贊寧荅云下必有海馬骨水火俱不能毀惟漚以腐糟隨毀者乃是鉉斲之二丈餘果得巨獸骨上脰可長五尺膝而下長三尺腦骨若改柱積薪焚三日不動以腐糟漚之遂爛焉

南唐後主留心筆札所用澄心堂紙李廷珪墨龍尾石硯三物為天下之冠自李氏亡龍尾石不復出景祐中校理錢僊芝知歙州訪得其所乃大溪也李氏嘗患溪深不可入斷其流使由它道李氏亡居民若溪之回遠導之如初而石乃絕僊芝移溪還故道石乃復出遂與端溪並行

元豐中王荆公在金陵東坡自黃北還日與公游盡論古昔文字公歎息謂人曰不知更幾百年方有如此人物東坡渡江至儀真和游蔣山詩寄金陵

守王勝之

之益勝

公亟取讀至峰多巧障日江遠欲浮

天乃撫几曰老夫平生作詩无此二句又在蔣山時以近製示東坡云積李芳縞夜崇桃芳炫晝自屈宋沒世曠千餘年無復離騷句法乃今見之荆公曰非子瞻見諛自負亦如此然未嘗為俗子道也

余為兒童時嘗聞祖母集慶郡夫人言江南有国日有縣令鍾離君與鄰縣令許君結姻鍾離女將出適買一婢以從嫁一日其婢執箕箒治地至當前

熟視地之穴處惻然泣下鍾離君適見恠問之婢
泣曰幼時我家父于此穴地為毬窟道我戲劇歲
久矣而穴處未改也鍾離驚曰而父何人婢曰我
父乃西政前縣令也身死家破我遂落民間而更
賣為婢鍾離君遽呼牙僧問之復質牙老更其得
其寔是時許令子納來有日鍾離君遽以書抵許
令而止其子且曰吾買婢得前令之女吾特怜而
悲之義不可久辱當以吾女之奩篋先求婚以嫁
前令之女也更俟一年別為君女營辦嫁資以歸

君子可乎許君荅書曰蘧伯玉恥獨為君子君何
自專仁義願以前人之女配吾子然後君別求良
奧以嫁君女于是前令之女卒歸許氏祖母語畢
歎曰此等事前輩之所常行今則不復見矣余時
尚幼恨不記二令之名姑書其事亦足以激天下
之義矣

興化尉胡滋其妻宗室女也自言夢人衣金紫云王
待制來為夫人兒妻尋產子介甫聞之自京師至
金陵與夫人常坐于船于簾下見船過輒問得非

胡尉船乎既而得之舉家悲喜亟撫視涕泣遺之
金帛不可勝數邀與俱還金陵滋言有捕盜功應
詣銓求賞介甫使人為營致除京官留金陵且半
年欲勻其見其母不可乃遣之

金陵道士章齊一善為詩好嘲詠一被題目即日傳
誦人皆畏之凡四百餘篇曲盡其妙後得疾嚼舌
而死

建炎中車駕南渡百僚倉皇渡江舟人乘時射利停
撓水中每渡一人必須金一兩然後登船是時葉

宗譔為將作監逃難至江汭而寔不携一錢彷徨
無措忽覩婦人于其側美而艷語葉云事有適可
者妾亦欲凌江有金釵二隻各重一兩宜濟二人
而涉水非女子所習公幸負我以趨葉從之且舉
二釵以示篙師肯首令前婦人伏于葉之背而行
甫扣船舷失手婦人墜水而沒葉獨得逃生悵然
以登南岸葉後以直龍閣閣帥建康其家影堂中
設位云揚子江頭無姓名婦人豈鬼神托此以全
其命乎

陳侍郎巖肖云紹興初予之官建康艤舟漂陽却亭
見壁間題云十年棄微官歸來事却掃扁舟訪安
期要覓如瓜束不知膏梁珍惡食詩自好田園若
無多生理何草草濁酒時一樽孤斟從醉倒然不
著名氏不知何時所作觀其言淡而旨遠決非汨
沒名利而不知返者也

漂陽豪民吳璋以財橫鄉曲非特外人畏之其家子
弟亦甚嚴憚每坐堂上則无敢過其前必先穴壁
覘窺伺璋不在方敢入弟十九郎者因窺隙見金

紫人向堂立後有服朱綠數人少長儼列驚異之
疾走入門乃無所覩私竊自喜以為家慶殊未艾
既而璋以不法為邑丞龔澄所治至于竄流遠方
弟亦連坐黥徙袁州家貲皆估籍劉侍郎岑買其
居緣居室之故為請袁守免其弟歸因得服役門
下適劉當歲除享祀偶于壁隙窺之金朱綠袍恍
然曩日所見者始以語人

碧服周先生者常州人以善相游公卿問劉侍郎致
仕寓居漂陽周徃從之嘗從容薄暮起曰侍郎明

日有隕墜敗面之厄劉曰當來共食以驗不然當
罰爾曰定矣旦未及食鄰家失火劉倉卒奔避礙
于戶限仆地面傷焉其它大率類此

劉侍郎以先世葬烏程之杼山故自號杼山居士杼
山曾祖述字孝叔熙寧中為御史知雜以忤荆公
出知江州溫公折簡與孝叔有道德名立之語杼
山既居溧陽乃以道勝名其堂

淳熙十一年溧陽倉斗子坐盜官米黥配而籍其家
得草書二軸題云庚由歲書其名權花押正如一

劍之狀蓋鍾離翁也其詞云露滴紅蘭玉滿畦閑
拖象屐到峰西但令心似蓮花潔何必身將槁木
齊古塹細香紅樹老半峰殘雪白猿啼雖然不是
桃花洞春至桃花亦滿溪李粹伯跋之曰字畫放
逸有翔龍舞鳳之勢脫去尋常畦迳非得于心而
應于手者不能爾飄然神僊風度固有所本云真
本藏于建康府治軍資庫緜素標飾處皆断裂独
字畫不動庚申歲者豈非 藝祖創業建隆元年
乎

洪輯居溧陽縣西寺事觀音甚敬幼子佛護病痰喘
醫不能治凡五晝夜不乳食證危甚呼醫杜生診
視之杜曰三歲兒抱病如此雖盧扁復生無如之
何矣輯但憂泣辦凶具而其母以嘗失孫愁悴尤
切輯益窘懼投哀請禱于觀音至中夜妻夢一婦
人自後門入告曰何不令服人參胡桃湯覺以語
輯洒然悟曰是兒必活此蓋大士垂教耳急取新
羅參寸許胡桃肉一枚不暇剝治煎湯灌兒一蜺
殼許喘即定再進遂得睡明日以湯浸去胡桃皮
取淨肉入藥与服喘復作乃只如昨夕法治之信
宿有瘳此藥不載于方書蓋人參定喘而帶皮胡
桃則斂肺也

溧陽甍橋巫能以異法治骨鯁雖与被鯁者相去遠
或不見其人亦可療淳熙九年長岑村人王四因
食鵝遭鯁三日不能下飲食盡隔執且死遣子持
錢詣巫、即于竈內取灰篩布地上炷香焚經誦
呪召神結印次以葦筒作小犁狀耕灰中云此骨
甚深九耕至一再筒中忽微有聲巫傾注水盃間

乃鵝翅骨也。甌橋距長卷四十里。王氏子還家父
平復已半日矣。其病之淺者一犁即愈云。

建炎初有婦人題黃連步接官亭之壁云。妾鄱陽人
也。女工之外從事詩禮。不幸嚴霜下墜。泰山其頽
飄泊一身。所適非偶。薰蕕同器。情何以堪。昨浮家
洞庭。怒帆一張。良人倏為鬼錄。吁。臣不事二生女
不事二夫。其柰何哉。偶携稚子來登客亭。感時傷
心。遂成小絕。知我者其天乎。詩云。故里蕭條一望
間。此身飄泊歎空還。感時有恨無人說。愁歛雙蛾

對暮山

聖湯延祥溫湯元序金陵屬邑溧水溧陽舊多蠱毒
丞相韓滉之為浙西觀察也欲更其俗絕其源終
不可得時有僧住竹林寺每絹一疋易藥一圓遠
近中蠱者多獲全濟值滉小女有惡疾浴于鎮之
溫湯即愈乃盡捨女之粧奩造浮圖廟于湯之右
謀名僧以歲寺事有以竹林市藥僧應之滉欣然
迎置且求其藥方久之僧始獻于是其法流布仍
刊石于二縣之市唐末喪亂石不復存而溫湯之

寺至今在烏鎮之大族夏氏世傳其法藥以温湯

為名誌其所自也温湯元方五月初挑皮末

二錢生用

蟹螯末

一錢先以麥麩炒去翅足

大戟末

二錢生用

右三味以米泔

淀為圓如棗核形如中一切蠱毒食前用米泔下

一圓修合時于淨室中切忌婦人孝子猫犬見崇

寧間住持僧智淳得其方于府帥曾氏家

南唐李後主獵青龍山一牝狙觸網見主兩淚稽顙

屢指其腹主戒虞人保守之是夕誕二子還幸大

理寺親錄囚繫一大辟婦以孕在獄未幾產二子

煜感牝狙之事罪止于流其山去城東二十五里

溧水縣東南二十五里有烏鯉廟昔民有女感黑龍

于田野歸而有娠後產鯉魚投于水中復能變化

隨母所後乘雲而去母亡每春時必來墳所鄉人

因立廟祠焉

開寶七年南唐後主金陵苑囿中鹿忽一旦人語牧

者叱之鹿亦叱牧者曰明年今日汝等俱為鬼物

苑囿荒涼焉能拘我明年王師渡江牧者俱死闔

敵苑囿亦廢矣

裴長史新羅國人忘其名後主朝行建州長史開寶
八年王師攻金陵未下建州守查元方知長史善
伎術進赴金陵五月路由歙州長史託疾不行密
告刺史龔慎儀監軍輪鎬曰有狀託以附奏言金
陵事者五一金陵立春節後出災謚寧無事二潤
州不過九月當陷王朱令贇舟師氣候不過池州
四江州血氣覆城明年春末夏初血塗原野五大
朝明年十月有大喪後皆如其言

杜秋娘李錡妾也錡滅籍入宮有寵于景陵後賜歸

故鄉杜牧過金陵為之賦詩牧謂秋為金陵女國

史補本事詩云李錡之擒婢配掖庭者曰鄭曰杜

杜名秋娘建康人也有寵于穆宗穆宗即位以為

漳王傳姆太和中漳王得罪國除詔賜秋歸老故

鄉中書舍人杜牧為詩以嗔之詩云京江水清滑

杜秋都^不勞朱粉施老^鼻即山^鑄後庭^小蛾眉^秋
持玉筍飲與唱金縷衣^灑既白首^叛秋亦^紅份^滋
吳江落日渡灞岸垂楊垂^聯裾見^天子盼^獨紅
依樹壁垂錦幕鏡奩蟠蛟^蝟低鬟認^新窈窕復
融怡月上白壁門桂影涼參差金階露^新重^閑捻
紫簫吹葢苔夾城路^南苑鴈初飛^紅粉^羽林^伏獨
賜辟邪旗歸來煮豹胎^饜餒不能^飽咸池昇日^慶
銅雀分香悲雷音後車遠事往落花時燕^禡持皇

子壯髮綠綰：畫堂授傅姆夫人親捧持虎睛珠
絡襟金盤犀鎮帷長揚射熊館武帳弄啞吟漸拋
竹馬戲稍出舞雞奇嶄一：整冠珮侍冥坐瑤池眉
宇儼圖畫神秀射朝輝一尺桐偶人江充知自欺
王幽茅土削秋放故鄉歸舩稜拂斗極回首尚遲
遲四朝三十載似夢復疑非潼關識舊吏東髮
如絲却喚吳船渡舟人爭得知歸來四鄰收茂苑
草菲：清血洒不盡仰天問誰寒衣一匹素夜
借鄰人機我昨金陵過聞之為戲敬自古皆一貫
變化安能推夏姬滅兩國逃作巫臣妻西子下姑
蘇一舸遂鴟夷織室魏豹俘作漢太平基誤置代
藉中兩朝尊母儀光武紹高祖本係生唐兕珊湖
破高齊作婢春黃糜蕭后去揚州突厥為閑氏女
子固不定士林亦難期射鈞後呼父鈞翁王者師
無國要孟子有入毀仲尼秦因逐客令柄歸丞相
斯安知魏齊首見斷廁中屍給喪蹶張輩廊廟冠
峨危珥貂七葉貴何妨戎虜支蘇武却生還鄧通
終死飢主張既難測翻覆亦其宜地盡有何物夫

高復何之指何為而捉足何為而馳耳何為而听
目何為而窺己身不自曉此外何思惟因傾一尊
酒題作杜牧詩愁來
獨長詠聊可以自怡

李珣字溫叔都官外郎之幼女也八歲能作詩後適

江夏人王常同泛舟射利江湖間婁徹為江州清

風亭記常方歎美珣曰未之盡也何不云好山綠

水萬里有盡處清風明月千古無老時一日舉其

文子徹：卒用其言為破題不久常死珣溺舟于

三山磯下後三日尸忽出于水中士人異之為立

廟熙寧中都山張芝遇廟作三絕焚于廟中
一云風軟

潮生江水平遙蜂隱、漫寒青自從香骨沉波底
獨我為詩吊尔靈二云輒、櫓聲離遠浦蕭、帆
影落寒濤慙懃磨酒陳佳果將此深心慰寂寥
云江雨初晴遠岸低心因啼鳥陟思歸尔如會我
題請意魂夢既夜一青衣召云娘子奉俟久矣芝
相求一處飛
日娘子為誰青衣曰早來獻詩與誰耶芝乃悟見
一婦人謂芝曰早來佳章欲託以夢寐是或不真
不能盡所懷故求面見妾溺此時水官令賦詩及
枝九江會源錄一夕而畢水官大悅令江神出其
尸顯其靈今有祠在此血食于人謝子之詩意所
不敢當答以詩
梅天半霽江水漲水搖花影紅蕩
漾東風拋雨過江西截江一瞬生

銀浪間然不見鷗鷺飛漁唱四沉煙暝蕩忽然晴
霽碧雲闊水色天光月下上柳風和軟浪無聲客
櫓嘔軋中流鳴兩岸沙頭捻翠女嬉笑携手相將
行秋入空江源水靜澄流一碧如寒鏡遙帆滅沒
入雲中菱唱微茫晚風順西風脫木露三山隱
樵君亂石間霜猿哀落巖前月杜宇枝開更啼血
蓬窻風緊客衣單中夜危賜幾欲絕我本名家閨
中女聘得良人共途路相將雲水二十年所得歡
心亦无數豈期天禍及一身夫死身沉大江去
風吹雲無定踪盡日陰愁難得雨秋高水冷白骨
寒孤兒稚女歸何處因公遺我白玉篇慰此窮
泉生和氣明朝僂舸宿何州回首寒江煙雨暮
見詩歎賞久之俄出白金二百星贈芝曰煩確一
石載妾前事亦有奉報芝受其金送芝出幄則已
五鼓矣芝後因循不為立石舟再遇三山磯下幾

至傾覆是久又夢其女深詬責之事見翰林名談
晉譙閔王承^承遭王敦之難其子無忌以年小獲免咸
和中無忌拜散騎侍郎累遷屯騎校尉中書黃門
侍郎江州刺史褚裒當之鎮無忌及丹陽尹桓景
等餞于板橋時王廙子丹陽丞耆之在坐無忌志
欲復讎拔刀將手刃之裒景命左右救捍獲免御
史中丞車灌奏無忌欲專殺人付廷尉科罪成帝
詔曰王敦作亂閔王遇禍尋事原情今王何責然
公私憲制亦已有斷王當以骸骨為夫豈可尋繹

由來以亂朝憲主者其申明法令自今已往有犯
必誅於是聽以贖論

晉元帝渡江隨帝有王離妻者洛陽人將洛陽舊火
南渡自言受道於祖母王氏傳此火并有遺書二
十七卷臨終使行此火勿令斷絕火色甚赤異於
餘火有靈驗四方病者將此火煮藥及灸諸病皆
愈轉相妖惑官司禁不能止及季氏死而火亦經
時人號其所居為聖火巷在今縣東南三里禪衆
寺直南出御街又齊武帝末年先是匈奴中謠言

云赤火南流喪南國於是匈奴始規為寇帝方患
而憂之是歲果有沙門從北來齋此火而至火色
赤于常火云可治疾貴賤爭取之多得其驗二十
餘日京師咸云聖火詔使吏澆滅之而民亦有竊
蓄者治病先齋戒以火灸挑板七炷而疾愈吳興
丘國賓竊還鄉邑邑人揚道慶虛疾二十年形容
骨立依法灸板一炷即痊是月武帝崩建康寔錄法注
愍帝建興五年春正月琅邪王出師路北躬擐甲胄
移檄天下徵兵時有玉冊見於臨安白玉麒麟神

璽出於江寧其文曰長壽萬年日有重暈皆以為
中興之象

國史纂異云王羲之告誓文今之所傳即其藁本不
具年月日其真本維永和十年三月癸卯朔九日
辛亥而書亦真開元初潤州江寧縣瓦官寺修講
堂匠人于鴟吻竹筒中得之與一沙門至八年縣
丞李延業求得上岐王以獻便留內不出王家失
火圖書悉為灰燼此書亦見焚矣

張舜民芸叟曰李後主雜記數千言德慶堂題榜大

字如截竹木小字如聚鍼丁似非筆迹所為者歐陽永叔謂顏魯公書正直方重如其為人若以書觀李主可不謂之倔強丈夫哉然亦何柔弱駸駸之甚也孔子所謂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聖人親見其面猶不能知其心況以字畫揆人者哉

德慶堂字列在

清涼寺今存

西清詩話曰自古文人雖在艱危困踣之中不忘於述作蓋性之所嗜雖鼎鑊在前不卹也況下於此者乎後主在圍城中猶書長短句未就而城破所

謂櫻桃落盡春歸去蝶翻金粉雙飛子規啼月小樓西曲攔珠箔惆悵卷金泥門卷寂寥人去後望殘煙柳低迷嘗見殘藁點染晦昧心方危窘意不在書耳

昔黃太史有跋王荆公書陶隱居墓中文云熙寧中金陵丹陽之間有盜發墓得隱起塋於塚中識者買得之讀其書蓋山中宰相陶隱居墓也其文尤高妙王荆公常誦之因書于天慶觀齋堂壁間黃冠遂以入石予常欲摹刻于黠道有李祥者欣然

龍石來請斯文既高而王荆公書法似晋宋間草

書此固多聞廣見之所欲得也

今刻石江東漕解

晋戴安道年十歲在瓦官寺畫王長史見之曰此童

非徒能畫亦終當致名但恨吾老不見其盛耳

世見說新書

頽愷之建康宴錄注云京師寺記興寧中瓦官寺初

置僧衆設會請朝賢鳴利注疏其時士大夫無有

過十萬者頽愷之字長康直打利注一百萬長康

素貧時以為大言後寺成僧請勾疏長康曰宜備

一壁遂閉戶往來一百餘日畫維摩一軀工畢將

欲點眸子謂寺僧曰第一日開見者責施十萬第

二日開可五萬第三日可任例責施及開戶光明

照寺施者填塞俄而果百萬錢也

蘇魏公題維摩像據畫龕工用

云頽生首創維摩誥像有清羸示病之容隱几忘言之狀陸探微張僧繇效之終不能及至唐寺廢杜牧之為池州刺史道過金陵歎其將已募工榻寫十餘本遺好事者其一乃汝陰太守某人也不能携去至今置於州解丞相臨淄公鎮穎日嘗言從事鏡石以記其始末嘉祐壬寅予領郡事暇日數取以觀之案長康晋人故所畫服飾器用皆當時所尚其意態位致非常畫之比也杜本已為後人竊取今所存者蓋再經謄榻矣而氣象超遠髣髴如見當時之人物已可愛也况收之所傳乎况

長康之真跡乎。韻語陽秋云：存經兵火，壁既不存，而畫亦不可得見。往歲京口都潔聖與來為建康提領，詢維摩不存之因。寺僧莫能答，因語之曰：某守南雄嘗有人示右碣云：唐會昌中杜牧嘗寄題官維摩摹本于陳穎，張彥遠刻于郡齋。某因求穎之本，又刻于南雄，尚有墨本在篋笥，以付于里。妙之戒壇，庶幾舊物復歸，而觀者皆知願筆祀。

梁張僧繇名畫錄云：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睛，每云點之則飛去，人以為妄誕，因請點之。須臾破壁，二龍乘雲上天，未點睛者見在。初吳曹不興圖青溪龍，僧繇見而鄙之，乃廣其象于龍泉亭，其畫留在祕閣時，未之重，至太清中震龍泉亭，遂失其壁。

方知神妙。又天皇寺明帝所置也。內有栢堂，僧繇畫盧舍那佛及仲尼十哲，帝恠問釋門內如何畫。孔聖僧繇曰：後當賴此，爾及後代滅佛法，焚天下寺塔，獨以殿有宣尼像，乃不令毀。

開寶中王師伐金陵，所得府藏悉充軍中之賞，有步卒李貴徑入佛廟，得建康人王齊翰所畫十六羅漢，鬻於市，有富商劉元嗣以白金四百兩請售之。元嗣入都，復質於相國寺普滿塔主清教處。及元嗣往贖，並為所匿，訟于京師時。真宗方尹京，按

證其李清教辭屈乃出元畫為真宗嘉歎各賜

白金十兩釋之後十六日即位名曰應運國寶羅

漢藏于祕府聖宋名畫錄

艾宣金陵人工畫花竹翎毛孤標雅致別是夙規敗

草荒榛尤長野趣又有昇州厲昭慶工佛像尤長

於觀音句容郝登以丹青自樂周文規能畫鬼神

冕服車器人物昇元中命罔南莊最為精絕江寧

沙門已然畫烟嵐晚景當時稱絕建康蔡潤善畫

舟船及江湖水勢曹仲元工畫佛道鬼神竺夢松

工畫人物女子宮殿臺閣顧德謙工畫人物劉道

士工畫佛道鬼神因畫見聞志云

王荆公晚年刪定字說出百家語高而意深嘗自

謂平生精力盡於此書好書者從之請問口講手

畫終歲幾至千餘字金華俞紫琳清老嘗冠秃巾

衣掃塔服抱字說逐荆公之驢往來法雲定林過

八功德水逍遙游亭之上龍眠李伯時曰此勝事

不可以無傳也遂畫以為圖韻語陽秋曰京師學士院有無侍郎山水

圖荆公有一絕云六福生絹西五峯暮雲樓閣有無中去年今日長千陌遙望鍾山與此同後張天

覺有詩云相君開卷憶江東髣髴鍾山與
此同今日還為一居士儵然身在畫圖中

